

藏弃集



尺牘新鈔二集

藏 弄 集

明·周亮工纂



第一輯
第三十七種

據賴古堂原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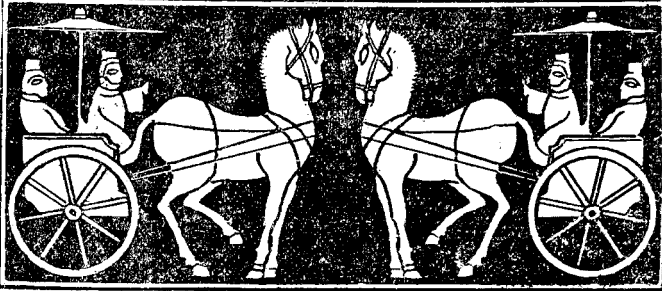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第三十七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初版

藏弄集

普及本實價四角五分
 特印本實價六角

編纂者 周亮工
 校點者 張靜
 主編者 施蟄存
 發行人 貝葉山房
 總經售 張靜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三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
 中中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目錄

卷之一

趙南星	九通
琦	九通
口坤	三通
尚攀龍	四通
繆昌期	三通
鄒守益	五通
顧大章	二通
丁乾學	二通
米萬鍾	一通
鹿善繼	二通
孫奇逢	二通
朱之馮	一通

尺牘新鈔二集目錄

孟兆祥	一通
金鉉	四通
汪偉	一通
梁以樟	一通
劉理順	一通
沈光裕	一通
申佳胤	一通
萬表	一通
沈懋學	一通
申涵光	三通
高爾儼	一通
魏裔介	六通

卷之二

一

尺牘新鈔二集目錄

孫承澤	王相說	郁伯仁	金文甫	何棟如	張壇	胡介	安致遠	段一潔	王永吉	黃甲	顧夢圭	高濂	董斯張	孫出聲	趙宦光	蔡復一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九通	十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十一通

金彩	失名	吳宗信	徐菊知	羅孚尹	胡玉昆	張可度	盧象昇	施閩章	羅燿	許友	龔鼎莘	高阜	王袞	嵇永仁
一通	七通	五通	一通	十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七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二	八通	五通

卷之三

卷之四

曾楚卿 楊循吉 徐芳 周崇極 朱一是 尹民興 侯一元 張大復 趙寬 范允臨 馬世奇 葛一龍 成性 倪天樞 王命新

一通 一通 四通 一通 一通 十通 二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五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尺腹新鈔二集目錄

釋本昇 陳周政 吳宏 王家屏 章貞 陳瑛

卷之五

劉宗周 倪元璐 駱問禮 李日華 黃洪憲 卓彝 諸九鼎 孔自洙 計東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九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

丁澎 五通
胡介 七通
孫國教 四通
孫汧如 四通
陳九經 一通

卷之六

蔣鳴玉 十一通
傅占衡 一通
孫謀 二退
孫石 一通
張大侯 一通
王亦臨 一通
余懷 一通
顧天峻 一通
顧璩 一通
陸深 三通

董光宏 二通
歸有光 二通
阮自華 一通
董以甯 四通
龔百藥 一通
周積賢 一通
鍾震陽 五通

卷之七

王履 二通
王衡 一通
邵寶 三通
周立勳 三通
張潛 一通
鄧漢儀 四通
唐汝詢 一通
紀青 五通

張一儒	一通
程 邑	二通
嚴首昇	十八通
趙貞吉	二通
宋登春	二通
喬 鉢	一通
張四維	三通
李 楷	一通
孫枝蔚	二通
郝 敬	三通

卷之八

宗元鼎	四通
王惟儉	一通
張民表	一通
侯 恪	二通
王 鐸	七通

尺 履 新 鈔 二 集 目 錄

梁雲搆	二通
彭而述	一通
馬筠初	一通
陳希稷	一通
周文煒	十三通
阮漢聞	一通
劉體仁	一通
唐 堂	一通
閔派魯	一通
周 圻	五通
周亮節	一通
周在延	一通

卷之九

王錫爵	一通
龔鼎孳	一通
方拱乾	二通

五

徐允祿 徐絨 杜濬 盛于斯 申用嘉 申繹芳 王豸來 高兆 孫枝蔚 張明弼 蔣鳴玉 蔣超 張芳 徐汧 陳焯

二通 一通 二通 五通 一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八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卷之十

熊文舉 艾南英 徐芳 章世純 曾裕 傅占衡 陳孝逸 施男 吳晉

六
十通 一通 三通 七通 二通 一通 十九通 一通 三通

錢某 魏裔介 陳玉璣 董以寧 胡周籛 陳龍巖

一通 四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卷之十一

鄒祇謨	二通
陳允衡	一通
李清	四通
張可大	二通
張選	四通
釋髡殘	三通
釋道韶	一通
余大成	一通
盛時泰	一通
楊端本	四通
周銘	四通
陸燦	八通
杜祝進	一通

卷之十二

蕭士瑋	十八通
陳際泰	一通

尺牘新鈔二集目錄

湯顯祖	一通
羅萬藻	六通
李明睿	一通
方孝標	三通
李以篤	一通
陳宏緒	五通
黃國琦	十一通
倪燦	一通

卷之十三

曹珖	四通
王象春	四通
藍田	一通
邢侗	一通
張鳳翔	三通
張爾忠	一通
來儀	七

傅國

一通

盧世灌

十六通

劉鴻采

一通

劉孔和

一通

馮源

一通

高珩

二通

釋髡殘

二通

袁楷

一通

康范生

一通

王若之

五通

李煥章

五通

胡周鼎

六通

李澄中

二通

蔡宗襄

一通

程康莊

一通

徐日久

一通

方應祥

一通

陳龍正

一通

高道素

一通

高永清

一通

馮肇杞

一通

卷之十四

侯方域

五通

龔鼎孳

二通

余懷

三通

孫沂如

一通

梅之煥

一通

程正揆

六通

朱泰禎

一通

徐芳

二通

鄧汝高

六通

黎士宏

一通

林古度

一通

李長日
何喬遠
黃文煥
黃瓚
林嗣環
汪懋麟
周在浚

一通
一通
九通
一通
二通
二通
三通

卷之十五

孫金礪
馮震
唐時升
釋宏儲
釋大嵩
賀裳
賀宿
堵廷棻

二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四通
四通
二通

尺牘新鈔二集目錄

汪琬
俞琬綸
安韶芳
失名
雷士俊
胡介
陳舒
黃虞稷
胡周燾
房天駟
高岑
高遇
王巖
杜濬
宋琬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九通
四通
二通
二通
八通
三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三通
三通
二通

卷之十六

九

尺牘新鈔二集 目錄

曹爾堪	六通
王猷定	二通
白玉奇	二通
陳允衡	二通
陳維崧	一通
劉體仁	一通
何平	一通
黎遂球	一通
宗元鼎	四通
張賁孫	一通

蘇惟霖	十一通
謝良琦	一通
周荃	一通
袁于令	一通
王士禛	一通
王士禛	二通
紀映鍾	一通
汪楫	一通
李日華	五通

一〇
十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五通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一

豫儀

周在梁園客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鈔

趙南星

夢白儕鶴北直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我公國家之寶臣也。星相去秦華都婁不識也。而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途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某取之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歎門門者。謂有公書。星疑且駭。啓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既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公遂結以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懽。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於是乃益歎。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自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秦華都婁不識也。而公乃諧指而交於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公之貴。而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且亦何私於星也。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黜章徹。故喜不可量。夫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魂淩纖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公之貺星者至厚矣。星何以

報恩。惟深自砥礪。無敢自舍。異日者公爲國春秋。星鑑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尙冀公矜其憊。而時督蒞之也。

答傅商盤

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謙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章首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獲。不暇研思極覽。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

與邢子愿

得來禽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本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必傳。吾兄以高才早起。悉用之於此。宜其過人。世言處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尙忘天地。佛亂其思。而斐媿其言。何暇他慮也。

與友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示人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又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

又

士之高明者。多逞前之禪。士之窮愁者。多逃而之禪。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

又

存心令一念不妄起。惟有真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惟吐真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真理。宜以此自勉。

又

世之欲爲善者鮮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默相之。如得爲。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爲惡者多矣。卽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爲。則其禍可知也。

馮

琦

用韞琢菴山東臨朐人
宗伯集

寄山陰王相公

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則有意。有意卽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相疲。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

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

與徐雲衢同年

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紫卉。爭欲先春。藏之窟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耶。遲開而久延敷。丈人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仕。而至宮僚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態。文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

答趙心堂司寇

今天下嗷嗷朝夕急矣。其本原在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弗克爾。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卽嘔。而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效。上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觚而人。貂璫之輩。乘昭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

寄楊夢山太宰

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臥桃花嶺上。如此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野馬。足一笑也。

答郝稽雲令

客自南來者。未嘗不聞公治狀。間有謂微傷嚴忌者。未知信然否。然僕有聞。不忍不告。凡爲政真寬。嚴皆可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爾。似寬猶稱之曰長厚。似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古人困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賜環賜玦。仆碑立碑。上在宸衷。下在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爾。

答鍾侍御

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云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用矣。來諭所謂闕之當在。未徵收之前。賑之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登東省敢專承之。卽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皆被仁人之賜。

與王辰玉

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

與人論文

大作筆蒼語健。絕不襲人口吻。但思致稍有滲漏。格力尙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策。當更別求進步處爾。凡文字必欲勻稱。非是平常。卽錦綺之類。亦須全匹如一。非謂布帛宜勻。錦綺遂不必勻也。

呂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上座師龍江相公

秉政識人尤爲第一。和衷最是難事。今之當事者。皆取附己爲賢。愚以爲疏密之間。便是辨人品一大題目。夫納賄者。非金珠幣帛之謂也。我喜諛。則人以稱誦爲賄。我惡謗。則人以彌縫爲賄。我有所喜。則人以薦引爲賄。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爲賄。我有所欲行。則人以將順爲賄。我有所好尙。則人以趨向爲賄。此之爲貪。甚於金帛。能不爲沾沾煦煦。餌言卑辭者所中。可謂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

答孫月峰

禪家滋味。最易滯人。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譏。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豈惟宋人。晉唐以來。縉紳沈酣。此中。授儒入墨。四十三章之後。大都諸大部經。多此輩所撰。吾輩若不叛孔子。卽博涉此書。爲羊棗昌歎。有何不可。近見鄒南臯亦濃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弟少讀書。闔若禪家六籍。亦所飽讀。然亦不爲所囿。兄晚年不必苦心於此。只將高僧語錄。則斷際中峰六祖大慧趙州數種。簡明直捷。所謂教外別傳。南宗正派。以爲醒困之一助。未常不可也。

答康莊衢禮部

夫世情皆薄郡邑而羨廟廊。不知廟廊之政。皆行之郡邑而止。郡邑之政。皆達之廟廊而終。拮据於守令

時纔毫不廢。乃輕熟於部院後。受用無窮者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僕更爲知己望之。

高攀龍 存之景逸無錫人
忠憲公遺書

答錢昭甫

丈夫坎壈在一世。精神在千古。今人謂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卽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保此無價之珍而已。

與友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履薄。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

又

讀書如吃飲食。吃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中。最難得道。

別友（絕筆）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繆昌期

當時西谿江陰人
從野堂集

答沈君聚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年丈者。蓋亦有說。昔人謂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若夫繡衣持斧之使。擔帷所指。風稜橫薄。遂使閒雲走而野鳥愁。幽花羞而弱柳怯。故不如關門令尹。管山管澤。便管漁樵。握牙握籌。亦握不律。廚傳可以供賓客。樓船可以蕩中流。又年丈所居。呼雲嘯雨。正在瀟湘衡嶽間也。麗藻相宣。風流自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答周季侯

武康好石好水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政事。真所謂新婦配參軍矣。訟庭稀簡。囹圄空虛。散衙之暇。裁花飼鶴。攤書理詠。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快活否。每想仁兄樂境。令人飛颺。適沙縣兄入都。津津沙縣之好。其衙齋背面皆山。山皆有竹。竹下皆泉。幽蘭叢於階前。丹荔槎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止得四十二餘事。事無越訴。訴無匿情。歲課幾三萬。咄嗟便了。無纖毫掛欠。主人以一時坐堂。三時臥閣。而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陵桃源處處不乏。仙都去人非遠。香案即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哉。

答李孝廉廣霞

不肖支離吝進可笑人也。譬之不才之散木焉。莊生所謂種種壽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王之大獵。矰矢並發。狗馬齊奮。而此散木者。蒙茸障蔽於其側。遂惡其礙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夫獵者期於得獸。而章以災木。豈獵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如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之以青黃。是又益其災也。仁

兄玉璫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於不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鄒守益

謙之東廓江西安福人
東郭先生集

答周道亨

盡其心以事親謂之孝。盡其心以事兄謂之弟。盡其心以事君謂之忠。以交友謂之信。句句步步。從實地上做工夫。此孔門忠恕之教也。今天下俗相馳於功利。相靡於詞章。若流蕩之人。東西奔逐。而莫顧其家。間有覺其非。而反求諸身心者。則羣訾之以爲禪。遂使來學之志。莫知所從。狃於習俗之同。則畏難而自諉。怵於禪學之似。則疑忌以自沮。道之不明不行。奚足怪也。嗚呼。彼其功利辭章之學。固不近於禪學矣。其將謂之聖學乎。身心之學。固近於禪矣。然而爲聖學者。將外身心而求之乎。勉矣道亨。及時自勵。無蹈疑畏之弊。將師友所傳。家庭所習者。日省而月試之。若登浮圖之頂。至其巔而後已焉。則樓臺亭榭。溝渠糞壤。昭昭乎無能逃吾明矣。

答楊淑文

疲精瘁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斂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滯。芳餌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爲萬物之役。

答余相之

向在南都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墳硃摹者一點一畫，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遂謂初墳硃摹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與唐荊州

近會舜渠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恆懼紛華撓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不得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症候，就閣了多少豪俊，安得繁劇如常定，岑寂而常充乎。

輿賀義卿

秋初虞卿約聚東鄉，東鄉士夫畢集于淑，以造室亦至，頗悔向者不識學問之味，有多少可惜恨者。因告之曰：昔人以旅枕一夢，遂決志從仙，今諸君奔走官轍，數十年亦已寤矣。猶思復入枕中乎？在座皆大笑。不識義卿靜觀，亦思超於塵坌之外，以了此生乎？抑猶未免流戀枕中滋味也。

顧大章

伯欽塵客常熟人
遺稿

啓尙書王公

刑部繫奸細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皆高度不問，恐得罪原參衙門也。顧公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皆飢庾死，存者僅五十餘人耳。乃以此啓尙書王公，公爲嘆息，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真者三人。

以大章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大章尙便宜。况以一官易五十命耶。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屑爲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托孤之誼。故聊復及之。

丁乾學

天行自菴順天宛平人原籍山陰遺稿

與客（公典試江右以試錄序獲罪逆閹百計構隙必欲致之死法有密報公者公爲此復之）等死耳。死佞寧死忠乎。擲管之時。早知爾爾。又何可向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耶。

又

詞臣以文字得罪。生死惟君父。肯以賄全頭顱哉。

米萬鍾

仲詔友石順天宛平人

與客（公居京師與璫隣。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曲却。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爲此謝客）

僕卽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

鹿善繼

伯順乾岳直隸定興人

在職方上葉內閣書

時事之壞。由於債帥。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愛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

復太宰（孫公督師公請從時吏部缺司官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

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善繼髣髴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上孫閣部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有胸心。誰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樞。一莽男子爾。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此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次樞何敢望。某

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蓬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函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

答友人

來教以貧爲苦。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蔬食單瓢。嫡派也。

朱之馮 德止勉齋順天人

遺子弟書（公爲宜撫寇陷城公南望九叩從容寫遺疏并家書解腰帶自縊死）

囑吾弟吾兒。用心報國恩。讀書須讀經世書。咕嚕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慷慨。朝聞道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

孟兆祥 允吉肖形直隸交河人

與客（癸未公子章明成進士客有賀公者爲此復之）

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

（甲申之變。公自經死。章明同妻王氏亦從容就義。嗚呼公之志早定於此兩語矣）

金 鉉 伯玉順天人

與友人

每事思退。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與陳幾亭

近因深切自反。覺於道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幾時。且刻刻作切己工夫。將來或有所聞。復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兩地懸懸。此心殊不寧貼。又米鹽瑣屑。皆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遇行有不得處。一味自反。頗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此亦學問常談。而弟却是向來未見底意思。甚矣根之鈍也。明眼導師。何以爲之鞭策乎。

與友人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又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皆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蓋天下國家。皆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之。兄謂如何。

汪偉 叔度長源江寧籍休寧人
文烈公遺集

遺筆示子

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以爲朝廷。位卑言高。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尤可異者。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於城將陷之先。恬然從我而死。遂題於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吾鄉擅名者。不獨趙昂發夫婦而已。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

梁以樟 公狄確齋直隸清苑人

答鄧孝威

登舟在且暮。期明春爲吳陵遊。湖田幾輻。春雨半犁。作十日平原也。旅懷詩凄婉幽宕。入人甚深。樓歸湖上。與寒流古木相贈答。亦可自傲其不貧耶。

劉理順 滄六河南杞縣人

訓子

二曜光華。人人仰其尊高無匹。抑知野馬塵埃而上。雲潰羽沒。人世艱危。莫極於此。而日月在中。獨往獨

來逍遙莫駐。蓋能處人所不能處。方能做人所不敢做。刀山劍樹。學人安身立命之所也。爾曹識之。

沈光裕

仲連直隸宛平人

與程穆倩

鉅議鋪炕爲何胤也。組表草珠。以刺時也。此等皆謂以文爲戲。其實入於不仁之甚。而不自知也。丈夫不有令德豐功。至於文字流連。希賢飽食。雖無顯辱。亦有隱恥。而復喪志於細務。營情於庖俎。誠重名教之罪。必召神明之惡。誦讀之士。以筆爲田。遇此等如蝗蝻病稼。必除驅之。秉畀燄火可矣。

申佳胤

孔嘉素園直隸永年人
瑞愍公集

遺札示子

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厚恩。誓以死報。

萬表

民望鄞縣人世襲指揮後官至都督同知
鹿園集

與子（公遇倭身中流矢）

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我身不任兵。晚年添一箭瘢。不亦美乎。

沈懋學

君典宣城人
郊居遺稿

與湯伯御孝廉

文章器識。自古後先之。而君子且曰。文人無行。夫行本也。文末也。譬之木然。根枝花實。一氣貫通。豈文人必無行哉。獨其博物誇多。摘花炫彩。衆不及此。便覺氣驕。凌鑠時流。雖黃古道。虛名標榜。引以自高。總之氣小易盈。無當於用。及其不達。漫曰忌才。嗟夫。忌才者古今有之。即使不忌。而置之高位。天下事豈驕姿者所能任耶。今之以富貴驕人者。無智愚皆鄙之。文藝驕人。亦猶是也。

申涵光

和孟冕盟直隸永年人
素園先生子

與周減齋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便鴻爲難。晉問愈闊。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光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闢徑路。恐亦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聲氣。非必真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真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膏質二字。真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

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又

去夏醉暑晉陽。與襄老快聚月餘。每飲必細問周先生動履。並飲食嗜好。無不周悉。又徧觀書畫。踴躍疎
仄宜人。種種自闢扉戶。儼然元亮先生在胸臆間。他日相見。執手一笑如舊識也。未晤先生。未親滄海。自是生
平兩闕。策蹇束行。數日可并了之。

與楊猶龍

凡人彈駁之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復敢言。於是譽者在膝矣。足下之
詩。清森秀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弟何能知足下詩。妄爲丹鉛。而足下顧俯聽之。足下於是爲
不可及矣。

高爾儼

岱輿直隸靜海人
古處堂集

與致虛妹丈

昨宵樂甚。碧天一色。澄徹如畫。又松竹影交加。翠影被面。月光落酒杯中。波動影搖。吹洞簫數闋。清和婉
妙。聽之怡然。响絕餘音。猶繞耳間不退。出戶一望。空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晨於袖中得紙
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然亦殊可愛。以爲有騎鶴之趣。把筆效之。不能及已。因卽以昨日所就者

請正。

藏弄集卷之一終

尺版新鈔二集

尺廣新鈔二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二

魏裔介

石生昆林貞菴直隸柏鄉人
約言錄

與人

禪學亦不可不看。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儒之所謂精妙也。

又

人卽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發明。然師友極難其人。若非其人。反爲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周張程朱。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又

終日乾乾。可謂自強不息矣。而夕尤惕若。蓋嚴之於白日。恐怠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吃緊爲人處。古人清夜不媿。正此意也。故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喚醒最切。學者須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大言以

欺人。余近扁所居曰楊菴。每以此自警。

又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也。元學如藥物。尙可藉之以養生。然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易於陷溺耳。

又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卽一日之間。陰陽消息如此。而况於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又

袁了凡曰。書言天難誑。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自取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鄴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諉之氣數者。豈得遂爲知道哉。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涿菴全集

與何相公

嚮者引王文成上楊逵菴之書。而致於張江陵之任。欲相公進爲伊尹。今猶是心也。江陵之難爲也。人難其時地。而不肖難其才志。臆識孫月峯集云。人言隆慶時。江陵序居五。而大用舍。大興革。必待之決。或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非也。此老胸中人物多。形勢熟。識見透。人自出他範圍不得。轡者不思江陵所以能操權之故。而憾權之不我歸。過矣。愚謂月峯此語有味也。相公以爲何如。議論與任事。實相低昂。議虛而任實也。虛者日重日勝。而實者日輕日蹙。晚宋之弊。不意於今見之。且頭緒太繁。褒貶太易。臆斷太銳。害中外非小。相公能無計所以主持挽回乎。

與李斗初

翼軫共星。河山各地。尋久睽之約。而又有幾合之離。所以牛女限於盈盈。風人跂乎河廣者也。與周文聚數日。形影相依。緒言難吐。追尋已落夢境。亦正如五年前別兄時耳。稽駕剡舟。一入宦場。便爲礙事。進賢冠俗人。定不虛矣。澧於三道有優暇名。弟居之殊覺切切。雖緣新冗。亦是才具相懸。董允欲效費公。豈可得哉。

答溫青霞侍御

小雪後二日。陰雨霏霏。病榻苦寒也。而忽有陽和之氣。自天而下。驚問則台臺午餽臨焉。隣六花之候。而

拜五絲之祝。至人冬鑿鼎而夏造冰。於今見之。抑閔苑日長。故春秋八千。則今雖寒律。從仙家跡之。安知非尙
隔草嬉舟之日哉。大睨藉手。轉申浦觴之薦。神憶梅熟。心與雁飛。

與畢東郊

粗筵未足。仰展墨妙。猶冀以名箋錫之。菩薩瞻佛光無厭足。想弟亦如是。

與商等軒

聞當事者。意在持平。而不能盡自主。然其心終有嘖嘖。而公論亦如雨淋螢火。不盡晦滅。

與譚友夏

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又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且
吾輩終日獻酬人事。神明如珠。豈能從萬斛泉中湧出。滔滔莽莽。趁筆而爲之。豈能盡滿作者之。而何以接
天下後世之眼。子他日爲我精選數十篇。令其可傳足矣。

與徐匡嶽老師

鑰能鑿金。而真在火。盡天下聖學禪學仙學。火之以名與官。而其真立見。

與鄭太白吉士

天下一大奔場。而古今則其譜耳。國手不拘譜。未聞其初之離譜。而自國手也。夫能窮古今經濟之譜。則
未有如翰林者也。以奔天下有餘矣。

與劉衡堃

鄒約三卷呈覽。雖布穀之舌徒勤。而越雞之卵難化。卽不肯罪案矣。

答馮文所

承委集序。驟聞駭然。旋思之。翁丈假此接引。使後世或知有不肖。此石尙歸厥君也。古之序文者。非必力敵皇甫士安。豈能重左太冲。夢得之序子厚。猶自爲夢得也。非昌黎集序。烏有李漢哉。然還慕曹子建者。至托於夢中屬序。而道宜欲序法華草狀。爲請於諸佛。許之而後涉筆。則某今日之緣更勝矣。容以仲春花時呈草。因家叔欲還。作書數十通。甚疲。劉南昌日發百函。何絕人乃爾。然晉宋書尺。率不過數十字。亦差易出手也。

答鄧虛舟

謝康樂所至。伐木開道。所取山水。含清開乃從。枕席收攀嶂。碧流之勝。且礮鑿鑿鑿中。雜出漁歌牧唱。斯更奇矣。兄云非隱非吏。意在仙宮洞府。足當之也。辰郡掛山頭。而敞署甚陋。覓一坐處。稍置花木。不可得有。亭在寢室後。弟雅不能與婦孺居。意殊邑邑。欲張景物以敵兄。如樂天嚮之在浙。互誇杭越官署之勝。豈可得哉。隨天合食。以飯色爲福。差別。弟與兄雅俗判然。所著之地亦不爽。世儒虱處褲中。謂無天宮佛國客。眞可笑也。

趙宦光

凡夫吳縣人
寒山集

與某

不肖伏處山中。四三年於茲。以家大人襄事未厝。實宅營葬。野鹿園已屬之。烏有先生。世人耳目。爲無賴。以不肖自視。謂賢於平泉。古人有寶身營葬。奚獨我哉。

孫出聲

振鐸山東濰縣人

與張薇菴

先生素書。弟何書。以先生深於易。僭以此書相質。然門外人說屋裏話。其中謬誤必多。又點污先賢之壁。陷大愆而不知。如蛾赴燈焰。未嘗不求明。蠅觸紙窗。未嘗不求出。先生何以教我。

董斯張

退周浙江烏程人
吹景集

與韓仲弓

措大略知把管。便以睨傲人。如卑田院乞兒。訟路唱楊花。自以爲激楚奇唱。

又

居家骨肉。未能免鬪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又

山林語易俊。臺閣語易醜。野人對田里景物。粗知下句。至兵戎慷慨之氣。佩玉雍容之體。搖手莫辨。輒云

都可廢却。是珠風而礫雅也。

高 澱

宗呂自稱石門山人閩縣人

示人

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耳。吾不爲也。

顧夢圭

武祥昆山人官布政

與人

北河擢船者邪許之聲。曰腰灣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也。

黃 甲

首卿江甯人

與友

皮相之士。不足以求人才。夜糴之人。不足以論國是。僞鳳悅楚。真龍驚葉。蓋自昔嘆鑿裁之難焉。

王永吉

中初無錫人壬戌進士時爲定興令

復孫鍾元孝廉

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用之物。

（魏廓園光生在難擬賦五千孝廉孫君釀金救之謀而中詔王各立出百金作此以復孝廉世論高之）

段一潔 玉鑑直隸長垣人家祥符

與吳介茲

野梨酸澀類枳。斷桃根接之。稍可咬。再接再之。三接之。甘脆遠過哀梨。可見人不可不相與好人也。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蘭室堂集

與周櫟園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徒廬思存。或楓葉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司命風雅。而小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民。廿年結想。自分如迷影阿閼。不可復過。乃一旦登堂握手。親炙威儀。夙分累劫。夫豈偶然。自晉接以來。琳琅滿懷。錫自天上。觴詠交錯。夢入仙遊。倒屣投縞。前修以爲美譚。不知先生吐握襟期。於古人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身之爲今人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既無師授。又少專功。垂髫棘試。七

戰輒北帖。括有鬼筆墨無靈。性復戀愛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憔悴。甚至門無長鬚。才慚穎士。空乏腫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劇城。是漢張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椎野。尋常驢足所到。東西則營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溟海。週迴二三百里中。皆橋舌騷雅。汨情慶吊。憤悱既絕。思韻隨枯。人生心力幾何。一荒於制藝。再困於貧。三辱於獨。而先生猶以爲孺子可教也。暨如幽草觸日彩。以懷新。相被慵魚。聞雷聲而思奮矣。比讀顧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於法。遠想長思。徑致獨絕。年來七子浮餓。息而復然。止須此老筆深掇。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揚鐸音而已。

謝惠尺牘新鈔

昔人之評山林宮闕者。曰壯麗。曰奇峭。曰幽邃。而李勉於靈隱。獨嘆爲標致。標致二字。前亦無人拈出。後亦無人雷同。若此選之亭亭秀出。蓋亦書中之靈隱也。

與方輿三

明日端午。是敝鄉孟嘗君生辰。足下且以一詩爲此公妝點。不必爲文吊湘纍也。新詩一帙。是入春所作。秋心草一種。是舊游記。皆青郡五六十里中風物。一邱一壑。願先生知之。茲有一異事。近聞郡城頗不覺。麥浪如雲。黃花徧壩。一夜霜飛。腰鎌者已滿野矣。弟有麥田數十畝。卻幸而免。詢之老農云。麥太稀薄。陰寒易散。始知威令極嚴冷時。窮措大也有討便宜處。可嘆可笑。

與壽光李乾一

孟翁詩即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幸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爛焉盈目。中有一支離叟。摩娑吟眺。亦是雲林一幅淡墨圖也。

又

某君讀書窮士。藜衣草履。內負至痛。即非素識。寧能爲石人耶。敢以謀之門下。費君之財。成君之義。亦不至作折本事。若只向幾庸衆人討生活。世間寥落失職之士。自當置之首陽峯頭。

與蔡漫夫

鍾譚常苦王李不韻。弟亦苦鍾譚不韻。王李整而不韻。鍾譚碎而不韻。其爲不韻一也。弟於近代甚愛袁中郎。及陳大樽。然中郎奸捷而近佻。大樽閒麗而近靡。若夫蘊藉風雅。合比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韻。其當上溯信陽乎。但弟與古人有羨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愚。不可臨摹他人面孔也。

又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損人懷抱。每讀未幾幅。忽而裂。忽而皺。忽而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斑剝。害同蟬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不得已。則以詩話畫苑消之。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卽下堂走七步。上涅槃堂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餘言若

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個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

又

作景趣詩。當以韻致勝。正如昔人論畫小樹。簡於枝柯。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妙

手耳。

與李奉倩

九巷舊遊地。每四五日一夢至其間。寄想昔年。真是飢思瑤柱。渴望江梅也。

又

承諭弟秋事十首。過於悽惋。信然。唐衢桑苧胸中。不有極憤懣處。自不至以哭泣向人。

胡

介

彥遠錢塘人
旅堂集

與林鐵厓

伏枕聞裏言。如投之參。薄溫劑。但村酷自斟。斷齏不備。寒士風味。未易承愛。非鐵厓古處。能不齟齬而起

乎。

答劉逸民

橫逆之來。偶動肝氣。弟亦常同此病。然寒潭不爲過雁留影。天心不爲疾雷加勞。此卽履道之素。養生之

旨道人見已過此。旅人敢復用臙月扇耶。

與程仲玉憲長

乍偶覓得玉蕊蘭二盆。寄呈罽齋清供。此閩南所產。知非憲府所乏。昔人云。罽諸草木。吾臭味也。不妨藉此存我輩臭味。他日攜歸南郭堂中。榮榮窗下。亦庶幾如見故人也。

與金夢蜚

經年之別。亦須匝月盤桓。非擊石火閃電光。一見可了也。杜工部之於許主簿曰。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旅堂斷齏畫粥。一味荒寒。獨所藏斗酒。幾入聖位。能無關長者之懷乎。午後襖被一條。且過故人同操黃連樹下琴。何如何如。

與魏縣

朔風走馬。塵土滿面。忽逢臨邛故人。解驂適館。坐之胡牀。攜以名酒。兼以文生秀慧。翰墨之氣。蕩人懷抱。是何減劉阮飽胡麻之飯。張鶩泛星漢之槎也。恨以驛使頻繁。不欲久停安邑。以費芻蕘。縷縷之懷。當于罽畫溪頭。再圖傾倒耳。

與申彛盟

懷想君子。比于饑渴。昨衝炎馳馬。雖得握手清詒堂下。時體方委頓。偃仰在牀。寸心未盡。前路日斜矣。嗟乎襄陽異昔。東武誰吟。坐語桑間。獨拜牀下。同風相遇。疑別有千古。茲百里相望。眇若河山。况異時千里之思。

耶。未識嗣音。率爾展訊。

與劉太守

秋清如此。舊山桂子。時形寤寐。麋鹿之性。望長林豐草。如執熱以濯。躑躅馬蹄。自傷悞我矣。知門下與節度公之風高誼厚。然盡權竭情。昔賢所戒。况託教愛之末。異日中原奉教。亦有日乎。馬首欲東。歸思不可收拾矣。鑒亮鑒亮。

與楊猶龍學士

長安十丈塵中。每過元亭。輒有高山大澤之氣。入座披對。古心古貌。使人自親。不見君子。幾不信人間功名得意中有如許人物也。辱君子下交。忘年忘分。有布衣昆弟之雅。此意尤今人所不一二見也。康生南下。再辱惠書。兼拜遠贈。昔人云。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先生義深縞紵。若此。心勸之矣。

與李乾一（係安靜子。扎誤入此）

春行盡矣。連日做何等事。讀何等書。見何等人。弟於中庭滿貯缸水。每晨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桃花。曲曲仙源。如在目前。

張

壇

步青錢塘人

與沈甸華

尺牘新鈔二集

弇州爲晉人解嘲。稱宋儒喪衣講道。無補於亡。何責於清談誤國。僕謂不然。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此後卽羈竄無定。至歿猶禁人不得會葬。此何等時。而猶厚責道學之延國脈耶。江表諸公。自宰執以下。揮塵而談清虛。而所謂神州陸沉。中原板蕩。當時已歸罪王莽甫。安得借此爲解也。敢以質之高明。

何棟如

子極子充天玉無錫人家秣陵南音

獄中與友

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

金□□

文甫

與人

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日有力。

郁伯仁

履臣華亭人

與人

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藁。而後眞焉工矣。

王相說 鞠劬泰州人

與宮紫元

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於兩餐。少一餐便飢。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與會所至。不妨多數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罵坐客。便可拂袖去。亦不少個甚。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苑籍山東益都人
藤陰劄記

與友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災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卽散之村姬。良有以也。

又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猶曰吾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夫前人體之。後人侈以爲工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高阜

康生江甯人
蘿栖集

青州道中復周櫟園

十年前聞人說黃河之險。心甚駭然。及揚帆而過。涵湧尙不及長江十五。但風景較慘澹耳。途中稍動悲涼。輒念櫟園先生不置。便如行山陰道上。千里蒿萊。不爲荒遠矣。况重以手翰。黃花晚驛。疾發躊函。遂與冠五雪客。噴飯不止。故人相見時。歡樂不可言。故人未相見時。歡樂尤不可言也。留於北海堂前。一契斯語何如。

又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爲老人珍愛。卽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眼矣。何也。天下有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妄動。留爲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爲哉。不然。三家村中。豈少唯唯進履之人。彼老人亦將賞而目之曰。此孺子可教耶。

與紀伯紫

古人立言簡至。雖曰用意深厚。亦曰氣運醇龐。留所未盡。以待後人之剝換耳。此又造化全副本領。合數千百年操觚染翰之人。共爲一篇文字。如以古人作冒。後人作項。古人作項。後人作腹。前後相爲淺深詳略者。不然。後人之言。仍是前人之言。豈不雷同可笑。然使後人之言。竟非前人之言。則此數千百年中無限之人。遂有無限道理。不令人無所適從也哉。

與吳冠五

辭取達意。卽一口道破。豈非千古至快。何取費不費之心計。以自苦於繁浩乎。不知古人數句之文。數字之句。亦必有無限機鋒。無限蘊蓄。而後其意始幾幾得達。而猶不能盡達焉。非如三家村中。橫口便說。我欲穿衣。我欲吃飯。便可謂之達意也。不然。吾師豈特地輕輕便以辭達二字。約盡古今操觚執筆之人哉。

與吳介茲

文章之道。同歸殊途。迹其標流。唯有千態萬狀之不同。而其體勢規格。正未始大相懸絕也。但隨其理。隨其事。隨其氣與勢。逐節變化之。使其正側機警。前後渾成。遂似有無限不可舉似之篇法耳。譬之弈棋。枰則止此枰也。子則止此子也。橫道直道。止此橫道直道也。以至對局時之四角中間。布成大勢。止是此四角中間也。其間一子略易。便異前局。况易一子。必至易數子。以至數十子。又况先之布置於四角中間者。已自有不止於易一子數子者乎。

與振公

文章貴卓然一家者。能以己意構造。言所欲言。不似襲人牙後耳。非必姿度氣格。千篇一律之謂也。善作者雖有意規摹。雜用諸家之體。猶是一人撰制。而况筆之所到。偶與之近似者乎。譬之畫家。或畫山水。或畫人物。或畫花鳥。總是一人筆法。卽同一山水。而時用荆關。時用倪黃。賞者未始不望而知爲一也。然則學士家。又何必拘拘守定一格。而後爲自成一家言哉。

與楊永菴

一切諛誦上官鋪揚吉會之文俱宜少變其體使從乎簡質不然盡革而不用亦一快也吾獨怪彼此耳目即復棄去不覩之帙而必繁其筆札專專焉奉一記室司之若以爲不可易之規者此何爲乎世間金珠犀革丹漆羽毛一切市賣不可充用之物終年不去人眼目間不知其何故也

答林那子

止大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具如此妙相莊嚴止水明鏡其理現前說得雲花雨遂令聞者不覺信心不覺歡迎身一切世尊費盡唇舌處止是要人歡喜要人信心而已其中固無多也不然何故不一言兩言道破而必磨磨數百言以至於數千萬言而不憚哉然則佛不過千古一大文人焉耳

王 袞

補之幼迂初名滾青州益都人
四雖軒集慧業軒集

與楊八丈

僕性好嘯味若爲詩者而苦無詩恃才尚氣鍾一也無詩資家貧生事單薄不免時時驅心策慮以圖口實二也無詩日束髮制義遂淪苦海濡足滅沒逾拔逾墜三也竄蹟飢寒之中亦復一二發爲聲響以抵吟呻噫豈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哉漢武胎牲貪暴而好僭梁武躁競盈胸而好佛夫二武根器去道何啻千里然積嗜濡心久就薰性是因不可以拂拭振壓而去也冬日無事偶檢新舊作書爲一帙出正足下幸教之

與王生宇

念親家爲六詔遊。意不能無惘惘惜別者。然竊聞其地山水清麗。氣候常如吾家三四月時。蓬萊閩風。何必不在人間。人生豈如林下果蕪。而以移根爲苦耶。

與蕭純玉

翁兄十年不見弟。寤知第一且老羸如此。頭白眼花。掀卷歷字。如在烟霧。慙矣無能爲矣。幸吟諷之興。老而未厭。數月間。篋輒滿卷軸。如蠶作繭。雖日纏縛。當其作時。翻以爲樂。至後了結云何。姑付之不可知而已。

與高平仲

聞廣陵之命。舉手稱慶。仁兄固是木天藜火中人。豈宜復辱以簿書之事。然從古名臣功業。切磨剔歷。未不自州縣始者。長孺之淮陽。長倩之三輔。固無論。如今世劉忠宣。例入玉堂。而自乞補外。以彼經綸滿腹。豈肯拘繫燕中一尺地。皖皖然作土偶人哉。願仁人無自厭薄。若末弟老矣。髮種種。無能爲矣。且夫造物者。既有意困頓我。我乃躍冶爐中。誓爲莫邪。徒自不祥。其如造物何。今將復遊燕中。聊覲絃歌。以爲三徑資。資足則拂衣歸矣。中賊之後。家四壁立。以燕中之食玉炊桂。誰能徒手往哉。竊不自外。謹重繭其使。而謁之仁兄臺下。蓋山陰九萬箋。非王逸少不辨此舉。且弟亦但向謝仁祖乞食耳。念仁兄必不我拒也。

與王冲孺

君欲邀僕出。僕意亦爾。僕之從君。如驂之有韉。豈敢自外。

嵇永仁

字留山吳門人
留山堂尺牘

索梵林畫

昔先中散避難亭郡。土人名其居趾爲嵇留山。僕雖無山可留。還憶巢由未嘗買山而棲。則游屐所至。何處非僕之青山乎。僕近字留山。以此恨無王右丞手腕。寫輞川圖。流傳千古。然而知己命意。或能暗合山川。敢求梵師。以繪風繪水之手。點染峯巒。門前五柳。井上二桐。依稀茅屋。彷彿竹灘。位置一披髮讀書之野人。又不啻贈十萬貫山錢也。

□□□□□□□□□□□□□□□□折其函。朱絲小格。書疊疊若篆籀。蠅頭蚊足。文奇事險。細讀之。爲先生賦侍史鄧馱。馱行也。先生向以情義自持。故所遭奇宜也。余奔而謂高子曰。夫鐵與絮相懸。不啻萬曆義之所至。情之所移。遂使絮無異鐵。高子曰。嗟乎。究且鐵化爲絮矣。絮不自知其爲絮。妄與鐵抗。鐵勢終衰。不復作堅育。余曰不然。是絮化而爲鐵也。絮之者鐵漢子也。使絮而非鐵漢子也。焉能以腐體而絮鐵也。高子曰。然。鐵絮合而千古之誼存焉。今而後知並心一曲。馬尾戒玉之不謬矣。亦附一詩。請正。

羅 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詩虎堂集

答肯薦公

三晉歸。蕭然無藉。適承來諭。深契鄙心。前抵白洋淀。寓一菱室。題曰警齋。自是坦然矣。三晉之說。雖出該談。實實至理。持以自處。得失窮通。咸可齊致。蓋况而每下。何往不適。足下慰我。視我之自慰何如。

施閨章 尙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與彭禹峰

長安塵土中。忽見中原偉人。諸子逡巡。髣髴虬髯客。值李公子時也。此道廣大精微。無所不有。溫柔敦厚。詩教也。近日北音嗶嗶。南音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訟。可一撫掌。弟才木弱劣。人皆目爲清俊。竊努力爲沈鬱。

雄高之作。而不敢以矜氣出之。蹠心乘之。昨讀近詩。皆洪鐘大呂。金戈鐵馬之聲。見獵心喜。輒擬奮臂大呼。當偏師一面。未審大將軍收我否。分手之時。夜闌酒困。仰天爲歌。迨詰旦。走筆追送。車騎已渡桑乾矣。公視其言。雖不工。亦足豪也。頃與張許諸君子。班荆賦詩。酣歌展夕。一時聲動長安。以不得先生建旗鼓爲憾。先生行矣。滿湘雲夢之間。波濤拍天。鼓角動地。風蕭馬鳴。極目萬里。於此時橫槊磨盾。短歌見志。卽不及曹氏父子。當虎視王粲從軍諸什。南風之便。幸不惜雙魚。以開蜀北愁顏也。寒曹如水。致缺晨待。言之祇增愧悚。

復顧見山

九疑在几席間。獲戾不少。硜硜如故。甚矣愚山之愚也。佳什直逼古人。公餘多暇。當更努力精進。剝去近今皮毛。不必盡求好看。便是杜工部堂奧。此語不敢爲時賢道。年兄必深知之。而弟復云爾。實恨有志未逮。當今同調如見山。亦安能多屈一指耶。

寄余廡之先生

歷下山色抱城。泉聲滿郡。差強人意。兵燹頻仍。書籍灰燼。所聞濟南先代舊家。如李于鱗。邊廷實。殷正甫。輩。子孫存者絕少。殷氏諸生一二。邊氏無讀書者。于鱗之族。止一童子李濬。已青其衿。且碑于鱗之墓。爲文以祭。祭之先一夕。夢五丈夫皆古衣冠。偉然見過。若言謝者。而以黃紗籠其面。未通姓名。及造其墓。則五塚。蓋自其先三世。及李駒。墓皆在焉。則五丈夫也。爲之驚異。若許殿卿。則後人不可問矣。臨清謝茂秦亦然。百年之間。凌替至此。盛名難居。餘澤易斬。良可嘆也。亦可懼也。

與同門李嵩岑

縉紳先生行古之道者。年丈一人而已。行至高。誼至篤。而官轍獨遠。天之待素心有道類如此矣。然居官恬淡寡欲。至斷酒肉。作苦行僧。亦復何地不可。才足理劇。而廉不愛一錢。雖荒服蠻貊可格也。蒼梧弟所舊遊。山川雲物。足以愁人。而不甚苦瘁。夏秋驟雨後。巖洞鳥獸百物之毒。皆流入江水中。慎勿汲。有冰井泉獨甘冽。以元次山得名。余嘗就而飲之。作甘井行。忘其身。在嶺表。此足以濯塵纓。沃清吏矣。

寄丁樂園

記單車出關時。遺致不腆。得報書。讀之腸裂。及遊武林。與尊仲氏談讌。悵望朔風。愁不可耐。不謂北轅復返。既得爲中土人。又得濯積塵於西湖上。此樂冷泠轉如蓬島間事。雖累重費煩。不啻蝨負。經營過此一劫。抱膝支頤。長吟朗詠。百城不與易矣。夫鳩毒積於晏安。智慧生於憂患。古人之能所不能者。皆其堪人所不堪者也。吾兄鬻雪邊陲。累易寒暑。其詩之嘯風雨。泣鬼神。當視昔過倍。老杜出塞詩。臆度語耳。豈能與身親者。繫痛癢哉。弟辱有草木之臭。數年來亦曾有句見及否。便中幸示一二。頃病且益抽。捉襟露肘。不能助萬一。結友如我輩。所謂緩急無足恃。眞鄙人耳。士貴知心。要之曠日。嗟嗟爲壽。其鬱積誠不能自陳也。

與陳伯璣論景陵

往讀伯敬集。不數葉。輒擲去。譬如體羸人。不敢嘗苦寒藥。恐傷元氣也。昨承寄到。適在筍輿中。更無他書。遂至讀盡其文。良勝詩。寧不厚不渾不光。飾不周詳。而必不肯俗。其手近隘。其心獨狠。要是善意讀書人。可謂

之偏枯不能目以膚淺。其于師友骨肉存亡之間。深情苦語。並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史論諸篇。有別解。筆力從左國秦漢中來。次則題跋銘贊。著意矜慎。其序贈之作。稍涉泛濫。畢竟爲應酬所累。韓昌黎一生贈序文字。僅十餘篇。潔不惹厭。又是何等辣手。大抵伯敬之集。如橘皮橄欖湯。在醉飽之後。洗濯腸胃最善。饑時卻用不得。然當伯敬之世。天下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獨推爲俊物。善讀其書者。心目中嘗存一嚴冷不屑之意。其去俗自遠。不數讀可也。伯敬謂後生學中郎不成。不如學于鱗。吾兄又謂近人學于鱗不成。似不如仍學伯敬。並是救時之言。詩豈從二家出。舍二家窵遂無詩。真能詩文者。華不俗。清不弱。別有本領。今之爲詩文。所謂不誠無物也。曹能詩非遠勝伯敬者。評伯敬清而有痕。伯敬力辯之。而不能逃此。又于鱗所謂天寶生才不盡也。兄固好飲橘皮橄欖湯者。走筆報况。或以佐下酒物亦可也。

又

前書謂伯敬文字。止是不肯俗。此俗字勿輕看。今人之所謂波瀾光燄。結構事實。以爲必不可無者。高眼看之。總是俗處。愈好愈俗。古人文字。不輕易討好。好在其中。近雖晴鶴翁曉此。下筆又不易言。非好學深思。清濁總無著手也。青原毗盧閣記。前囑其勿遽刻。乃竟災石矣。聞之悶甚。速語公霖其志銘稿。且藏之。文集序亦不必太忙。雖伯敬志魏太易。其文非可必傳。而伯敬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蓋慎之也。弟亦待心清氣定時。斟酌無憾。正爲報石莊先生地耳。私心且不欲與伯敬比。但恐志大才疎。未免爲聞者掩口。一日尙存。不敢勝學也。

盧象昇九台宜興人

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驅馳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以定省。流氛未靜。艱危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彝鼎。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毋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歌恆舞。斯造物之侈。民庭以內。悃悃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我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吾一身。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良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身無餘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稚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答陸筠修方伯

今日居官。何嘗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降。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佛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尙在入世間。又未能投體

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尙在九天。清恙宜霍然。歸心亦宜淡然也。天之生才有限。以文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爲吾丈解。幸毋我迂。

張可度 季篴屬篴江甯人

與周減齋

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踰炙人口。然皆一往而盡。一邱一壑。身目易盈。若少陵則千巖萬壑。雲霞生焉。虎豹伏焉。陳繼儒嘗題杜詩後云。鬼脫如飛神鶴見。珠沈無底老龍知。少年莫便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亦道得一半。

胡玉昆 元潤揭公江甯人

留柬減齋

真意亭中草深一丈。幾如敗寺退居。然小池空碧。遠岫間青。荊籬木榻。茗椀爐香。亦自消受不淺。此人之所棄。天之所留也。先生固安之。僕亦願先生安之。

羅孚尹

瑕公上元術人永陽籍原名光重
鐸壁稿

與減齋

不佞生長下里。所謂垣規瓦壓。無出頭時。願獨好作詩。今老矣。貧病侵尋。日手一編。揣摩塗乙。家人辭語。付若罔聞。客秋有感於先生之言。此事須自己生前料理。遂似石墜懷間。日夜思量。芟繁就簡。刻成小本。多寡只在道州東野間。然已如造阿育王浮屠。材具易辦。舍利難求。刻已又思量多買陟屺。便如鐵門限八百本。行世。卻又似闕棧道。通西南。既無長卿之難蜀。又少博望之鑿空。恐此生終無滿願之日。而况爲吾亡友。現丈六金身。光明相好者哉。嗚呼難矣。張子晉兄。名潛。別號曲林。華亭人也。住東門外。環堵不周。苦竹無烟。嘗賣字賣文賣畫。以供朝夕。所著詩篇。根極理要。敷愉自得。時笑謂僕曰。猷子願以糟粕腐氣。作十里霧。埋殺世間學。鍾譚者。卽所尙可知。已廿年以來。頗惠長箋。動至溢幅。洋洋灑灑。不餒不矜。僕已背成小卷。特錄呈數首。使猷子姓字。稍稍見聞於天下。而後從容爲曲林著作計。未晚也。然其年已六十五矣。危哉。

與無懷道人

開甫以了然一身。走雁少猿多之地。茅屋幾椽。沙照妻孥之色。竹籬半曲。雪埋釜餽之煙。二十年老友。將何以爲情也。

與馮若采

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虛光景絕微

與竹峰

寇氛未靖。生死之外。又添出一重生死。所以久離法席也。嗟嗟。生死反手爾。安得一重之外。更有一重。假令一重之外。更有一重。則千重萬重。有何休歇。某俗子身。前偶讀天童書。頗有自覺輕快時。聞老和尚在渠堂上。親喫一棒回。不識於某輕快底。有同有別麼。

與卓蓮旬

從虎踞一帶。到石城門。驢背上聽蛩吟四壁。真古人所謂蟲思草無邊也。華嚴無邊世界。徑從鼻孔裏現出。

又

弟新居之中。無華堂而有淨榻。無夜讀而有朝梳。無花飲而有竹飯。

又

十竹俱活。對坐翛然。念我蓮旬。僅以二物持贈。政如泥繩拱立。從天謝雨。

又

對大江而飯。胃氣達目。眼山川則腹豁谷。飯比常加倍。古人以樂侑食。能有此江光石韻松聲竹響耶。

與丁菡生（致江上敬峯跋）

弟偶畏小女之挽鬚。偷坐一處。雖去家不一里。無殘紙筆墨。遂以硃題數語於卷末。取報命之速也。佛頭著髮。弟決不敢當。聊於佛脚下效蟲鳴可耳。又何如華嚴海之廣大乎。貴體違和。想不得之。江上數峯。得之閨中三豔耶。一笑。

又

見潭邊美人。吃飯潑衣。皆用荷風。未免生妒。可奈何。

又

麻壁加聖。非飾觀也。以安此君之影也。蓋愛人者必兼愛其影。如漢武致李夫人之魂。黃魯直設東坡之像。如是而已。

與羅元玉

吾輩作時藝。如業屨然。屨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祇計其售爾。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詞。若鑄宜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

徐菊知 若瑟淡止上元人

與趙止思

選詞復上。大率情致婉麗。似春鶯喚柳者。則甲之。氣味高古。似秋鶴聞空者。則乙之。此亦女郎曉風殘月。

將軍鐵板唱大江東去意也。

吳宗信

冠五休甯人
履心集

與周園客

白門爲風雅淵藪。官其地者。咸愛與布衣遊。布衣之士。往往邀几於公卿間。不少爲脂韋乞憐狀。僕嘗聞文太青官南光祿。署國子鴻臚。京兆四家一時風雅之士。趨之如歸。傳遠度。秣陵諸生。嗣有詩云。紗帽山人文太青。當時豔傳之。今日官非太青。客非遠度。詞人墨客。一見烏紗。搖尾乞憐。無所不至。無怪乎烏紗視此輩爲奴隸也。與其見面而輕。何若使之聞聲相思。某公雖頗有愛士之名。吾輩不可不有以自處。

與靖公

昔日遊此地。荒涼風味。如嚼諫果。久而自甘。且香。今與乃公遊。正是日暮途窮。不得不倒行逆施耳。

與吳介菴

人心非復混沌不可。何以言之。傀儡亦作聰明。天機洩盡矣。若何若何。

代東葉中祕

某寒士也。囊書從軍。原非獲已。不料捷徑中冒爾倖進。念此靈枕。耐耐睡去。夢理難明。孰吉孰凶。先生知我。幾時報我黃梁熟耶。某謹奉教。

代謝劉秉三先生

苦爲矯宄所刺。求與老年翁片晷閒話不可得。煩衷勝于溽暑矣。昨者有致弟言曰。此間非做官。實當官。斯言酷肖。弟受事未及兩月。回視當官之狀。如一部萬病回春藥方。無所不載。究竟于醫罔效。頃承翰教。知老年翁愛弟之深。相得益彰。弟豈無意。第念針砭難以久坐。又何敢借捉刀人爲牀頭生色哉。風月而思元度。容有待何如。

失名

答夏邑彭孝先

某歷落疎塞之士也。黠情古學。而未嘗鑽厲。傾心壯圖。而不改弱劣。行年及立。自顧茫然。如是下謬探浮聲。獎其竇行。此如家有和璧。而勤聞砥砮。使石能言。能無慚負耶。遠承尊公暗惠之誠。又辱足下綢繆之論。言念晉微。增其苑結。讀所寄文。冲深雅練。辭意兼長。抽拔妙實。竟日彌永。鄙意嘗以作文之旨。徑情取達。則寡抑揚之致。委折持態。則鮮雄峭之氣。采飾爲工。則以塗澤見誦。虛素成體。則以信樸被嗤。要使曲直互理。文質錯陳。運用之功。亦非輕造。足下之才。固是超乘而上。以足下愛我深。故錄其平日之言。冀有獨得之論。嗣教不遺。發我蒙覆耳。

答胡學博

再辱賜書。謬以風雅之任見推。下走弟。忤忤焉。震其說。然雜志所屬。敢爲知已道之。國家右文之化。幾三百年。作者間出。大都視政事爲隆替。孝宗聖德。饒美唐虞。則有獻吉仲默諸子。以爾雅雄俊之資。振拔景運。世宗恢宏大略。過于周宣漢武。則有于鱗元美之流。高文壯采。鼓吹休隆。當此之時。國靈赫濯。而士亦多以功名自見。至萬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樂。百事頹壞。而文人墨客。所爲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囊牘之談。爲清真。則學步香奩。以鬻膏刺粉之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如老儒。則柔媚若婦人也。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貴鄉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極愛空談。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響沉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證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遊閒之縉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詩。意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搢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洪範所爲言之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弟慨然欲廓而清之。學既荒淺。地又卑薄。不能爲乘高之唱。一返正始。今天子紹啓禮樂。以應緝熙。斯道之興。可日而待。以足下之才。主盟壇坫。弟敢不奉教。繫以從事耶。辱承下問。故忘其愚陋。妄爲之說。

答黃仲霖

經生家言。既棄去。當讓後生。弟作諸生時。便不甚道也。足下舉筆。恐不能免。褒刺。俱是雁行。易生嫌怪。此甚細事。可聽人碌碌。足下其亟罷之。弟非瞻顧官格。實處己之道身。尊教所諭。兩生竊壇坫餘光。刺刺不已。弟久已厭憎。然自有天地來。不能絕此。極如青蠅。然不使其集衣。嗜膚而已。若與相逐。蓄澗間。舉手仰穢。自古名

流。不至此一段拖沓耳。鷹鷂之逐。尙有大者。張網何人哉。願與足下相長益。弗怪其誕率也。

與夏彝仲（時夏爲長樂令）

兩接聲問。兼採流傳。知足下爲政精勤。振刷剝弊。雖古之循卓。何以加焉。然某竊有一得之愚。獻於左右。蓋古之言治道者。曰爲政去其太甚。又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方今法度凌奔。風俗險詐。豈能以結繩革厲。秦之緒哉。然方今之勢。如人有七年之病。必宜舒徐涵育以起之。若欲以三年之成。責于期月。雖仲尼有所不能也。且物來無窮。而我力有限。以簡御煩。則無掛漏之患。以逸自勞。則鮮疲竭之憂。是故窳子賤之帶琴。名不損於巫馬期之戴星也。平陽侯之清靜。治不減于武鄉侯之綜核也。足下負非常之才。固當試之盤錯。然要當使力嘗餘于事。不當使事嘗餘于力。迺爲可久之道。夫操履潔白。士人本行。然清之實不可不勉。清之名不可不避。古人所謂清畏人知。乃保身容衆之要道也。貪黷之人。非唯好利。亦且嫉善。猶盜憎主人也。立乎桑濮之間。而曉曉告人曰。我共姜也。我伯姬也。彼淫者必將羣嘲之。謗污之。而後已焉。夫廉猶白璧。惡不善藏之。蒼蠅營而來矣。若夫誣訟越告。律有明禁。然而不能盡絕也。舍郡縣而上訴。我國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下之所深疾也。絕其上訴之路。彼亦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亦上之所深恨也。至于官局有守。如農之畔焉。若勘別邑之田。理別邑之訟。此披怨遭尤之道。所斷不可受也。孔稱不謀其政。正謂此也。

與戴石屏

高秋蕭瑟。霜在荒廬。玉札見投。昏幽神遠。鄙方歌謠。君復悲憤。何天降割。適同其運哉。吳會雲開。容韞之

境。晨炊暮鐸。隱轉朝樹。乃蔽邑則僻壤。而珂里固名都也。弟今年三適吳矣。而未聞足下亦在苦次。生芻杳然。弟則非人哉。憶曩時受知京山先生之時。皆在英妙。今來屈指。十有三載。白日如馳。冉冉將暮。足下英姿偉度。猶爲叩牛抱膝之談。弟則行將簿書之役矣。寂寂笑人。何以自遣乎。足下宏我以大道。進我以詩人。任重道遠。豈蹇足所屈。嬰之其人自有天授。非可強也。古命世之士。必宏毅淵默。不爲人先。而弟輕躁好議論。一不似也。必寬深不測。外物不能動之。而弟性多愁激。小物玩志。不能移情。二不似也。必沈幾先物。四應不窮。而弟遲緩寡智。每多事後之悔。三不似也。必廣大博攬。宏收衆長。而弟疚惡太深。不能容物。四不似也。石齋先生嘗指弟爲有規簡之叔夜。無鋒稜之文舉。此皆古之英人。儁士。弟何敢當。要其形似之間。不過此輩後塵耳。安能等而上之耶。惟俟學問稍充。漸棄其驕心惰氣。于世少有見聞。然後退而匿影。讀老氏之遺經。拜龐公于牀下。庶幾得足下所云浮雲物外耳。若方馳騫而默悟至道。此聖人合內外之學。非淺語所敢期也。足下旣負大略。又通宗趣。必有身世咸宜之用。幸有以教之。別諭已命之僮人矣。

與張庶常

漳浦之獄。元老保全善類之心甚篤。此足下左右之功也。昨已持箋伸謝。但此時聖怒方深。進諫之方。解釋之機。元老必有妙用。鄙意偶有所及。敢爲商之。大凡進諫於君者。惟申救最難。蓋人主所最恨者。人臣之有黨。而申救者。必將稱人之善。是故稱其忠良者。必以爲護私。稱其直諫者。必以爲翹過。稱其扛抑者。必以爲市恩。自古納諫之難。而因諫以相激。至於不可言者。比比是也。况執正道。齋讜言。與人主爭曲直者。諫官之事耳。

至于大臣。當從容諷解。使人主之意漸釋可也。昔李元禮等繫獄。陳仲舉上疏力爭。盛稱其賢。而並仲舉策免東漢之禍。遂至決裂。宋神宗時。蘇軾下獄。吳充力救未釋。而王安禮以微言解之。夫盛怒之時。遂折其意。未有能勝者也。以可居之罪歸人臣。以有餘之地處人主。則其情易動。其氣易平。今主上之深怒漳浦。疑其聚黨植私。爲海內倡率耳。但當乘間言。某生長山草。孤介寡合。素無交遊之助。特其文章。時爲人所稱說。一時朝士見其守清節。有文名。羣然惜之。于其實無傾蓋之雅。若罪之無益。而重疑天下之心。赦之益以見其聖度之大。而羣論自息。至於供引牽連。出於輿隸之口。恐不足據。如此則上意未必無轉移也。巽言納誨。以默迴當守。機不可以預設。然大旨不出於此。弟之鄙塞。非足以上贊淵深。而不避其辭之繁者。拳拳之懷。不能自己也。不敢具書以瀆元老。謹以商之足下。

上黃座師

前讀大疏。及得彥升書。知吾師東山之志彌確。在今日觀時自處。自當以此爲正。稍爲舒徐。再理前請耳。某前有彈冠之言。而後有攀裳之論者。大君之知遇。當報之以有爲。執政之惡聲。當守之以不辱。吾師所以持之甚堅。而寡識者有藪澤之視也。主上不世之聖。名世之生。豈偶然。舍我其誰。可以自信。翼亮之勳。吾師度內事耳。運機通塞。不爽且暮。其如蒼生之汲汲何。

金彩 字貫華 吳縣人

與西林

流光迅速人壽無幾。世事無常頃刻變幻。一雁之外。與我公看盡世人。蠅營狗苟。

藏弄集卷之三終

尺牘新鈔二集

尺腹新鈔二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四

會楚卿

元贊莆田人
棠坡集

答吳浮弋座主

耶中無甚佳况。但妻孥無累。僮僕甚稀。飯一盂。蔬一盤。坐度朝夕。讀書之外。稍以餘力酬應。較昔年營珠桂。似覺安閒。然病亦時作。可見造化於受用一路。絕不肯輕以畀人。人在世法中。決不能多取造化之贏。效以自厚奉也。

楊循吉

君謙吳縣人

與人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直吐胸懷。實敘景象。婦人女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鉅釘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線索。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咸然。古人豈

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

徐芳 仲光拙巷江西南城人

懸榻編

與林涵齋書（諱之蕃一字孔碩）

涵齋生平人品文章事業。俱臻絕頂。無所歉。獨年踰始衰。未有嗣續。爲可慮耳。而涵齋貧且介。無明珠十斛。爲後宮娉婷之具。如必待齊姜宋子以爲之母。吾恐孔釋抱送。必實諸空桑之腹。而後可也。故嘗竊進芻蕘。以爲芝草醴泉。根源正不必擇。事求其可已耳。而涵齋果以此得。殷洪喬謝晉武生子。謂臣無勳而受寵賚。帝笑曰。此事豈可容卿有勳。如今日者。弟于涵齋。豈得無微勳耶。喜極輒復該謔如此。想當一笑。

答苗九符邑侯（二）

郡城無一不可厭者。適日乃大繫人夢思。則以陶彭澤故。憶此時楞華閣畔。莞爾亭邊。荷吐香紅。竹函古翠。公餘靜對。亦不減北窗高臥時。高人到處有羲皇。寧必栗里也。欣賞晨夕。倦焉于心。乃倦鳥逢巢。遂大恣其懶癖。近小樓無別課。惟酣耐熟寐。訪圖南于睡鄉。問蒙莊于蝶野。冥濛愴恍。若或遇之。至周公之封。華胥氏之鄙。則尙窅然不能得其徑也。以是流連一往。閣外步地。經旬未嘗涉足。大篇至更起捧誦。昏沈始破。然又以曠編珠貫璧。引腕皆珍。織錦裁絨。揮毫成彩。公自矢廉至此殊貪。弟輩夙憐公貧。到此又不能不羨其富矣。往歲聽知開封。蘇子瞻乘其据案時遺之詩。蘄操筆立報。子瞻曰。電掃訟庭。響答詩筒。近所未有。蓋文俗之難兼久。

矣。彼固偶爾酬和者。如以缺掌盤錯之身。理騷壇噱笑之業。李賀之奚囊日滿。唐球之瓢團不虛。若黃皇先生。則何數開封矣。

答苗九符邑侯(三)

道無東西。頭頭皆是。如印印紙。縱橫翻覆。皆得符契。段太尉倒用。更勝正用也。又如策馬穿城。南北東西。是門可入。縱使三叉路口。不免狐疑。要之十字街心。絕無淆謬。解此則苦縣漆園。固是一鼻兩孔。卽鶖嶺號釋。尼山稱儒。亦是沙從錐盡。水向犀分。強立門庭。割裂混沌。而况一身之中。四體五官。妄生分別。以齒勁而憾頰。舌之委蛇。緣腕靈而笑腓。踵之頑鈍。亦見其支離乖隔。舉臂而遺裏矣。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于有可有不可見之。適莫非可也。模稜顛預。非無不可也。接回示中。參看數段。語語入妙。開人悟頭如許。至猶龍南華一段註脚。尤爲點睛得髓。如此至言要道。非明府安從聞之。

答苗九符明府(五)

全部瀑音。再一展讀。虎鳳爭躍。韶鈞迭鳴。始信學士詞宗。將軍武庫。王子安當日耦擬。最爲確當。李太老云。讀之可增十年壽。芳謂讀之可省十年書。未知其孰是也。

周崇極 無所湖廣黃岡人

與盛休菴

承諭當忍耐。我輩不得意事。正是分內事。若得意反爲分外矣。實話實話。

朱一是

近修海南人爲
可堂初集

與顧修遠書

修遠足下。自與修遠高會處山。距今八九年耳。事在轉瞬。便如隔代。人生大都如夢。無如此夢最惡之。死而生。艱難奔竄。備極驚怖。急求出此夢。尙未得也。僕性不喜禪。偶於被賊時。僧服脫禍。因而不改。生平又疾世人。凡事爲其貌而亡其實。已服僧服。于是強學禪以實之。久而似有得。覺其理與儒近也。往時學儒。拘牽文義。竟墮雲霧。今去而求禪。則反近。如繇旁竇得窺堂皇。但未入而處此耳。誠恐處此無日。所見猶虛。爲儒爲釋。閱歷終是夢境也。聞嘗讀坊本辟疆園諸書。知修遠擅鑿人倫。爲時衣被。其功甚大。從古人才。類有大君子爲之。鼓勵主持之。故漢季許子將不廢月旦。雖以曹孟德之雄才。得其一言。沾沾自喜。况修遠雅望。什百子將。爲薄海北而宜矣。去歲過鴛湖。有求友者。就訪於僕。僕曰。吾浮屠也。夫何知。必也修遠乎。其急見之。辛示以各地之英髦。力爲鼓吹。咸集。置大樽於中衢。使人皆滿飲而去。眞修遠事也。

尹氏興

嘉賓宣子湖廣嘉魚人
菴園集

示姪士頂

凡讀文章。毋卽逆故。易俗移性。行於不知之間。新者旣昌。故乃散亡。

與凌蒼嶼

揚之水不流束薪。此言淺學之士。躓於細故。若使長津碩浪。豈以微梗屯流者。我輩當求其深廣。以禦卒然之衝。

與壻王原朗

旣齋矣。而又食酒。以素弱無力之腸。儲悍剛強之味。宜乎不勝而作疾也。人卽牛首蛇身。總不爲怪。惟一邊人身。一邊牛蛇。則怪矣。齋而又酒。此平分人蛇之身也。不如化條毒龍。身長三百六十丈。咬盡兇象虎豹之羣。還有小小功德在。

與馬爾采

水能寒能熱。變化其用。姑能制火。火不能故。臣僕於水。今思變化之用。不可一法。受制於人。

與門士徐叔子

金貫華。纔與之語。如在閤室。覩蒸燭之光。情變鬱陶而發其喜矣。

與門士姚天逋

荆江終日行。不見一人。昏乎里道遐近。途有虎纜。夫惕。甫帆而楫。楫未熟而帆。不可以一風治也。沙市奮盛。卒歸。蒼落。天下未有盛而不蒼者。蒼卽其盛。故瓦礫者宮館之餘也。突注者臺沼之餘也。邱墳壘壘。士女如

雲之餘也。盛枯之相害也久矣。吾輩宜處乎漠故。無而不悶。有而不交。

與申天石

時文者。往而不返之物也。魚從河入江。則問江魚矣。老夫河魚也。將以何答江魚乎。

與沈元雪

天下幾有登嶽涉海者。而耳聞如是。心信之矣。未有以其不見。而遂疑人間世無海無嶽者。此可以得僕與台下。不見而聞之妙矣。萬木方凋。雪霜交併。木亦不預知有萌蘖之會也。而人知之曰。某木以孟春榮。某木以仲季春榮。當此之時。木尙自疑。而人不疑木。知四時之氣者定也。

與釋任菴

泉湧沙衍。鱗見於陸。庸夫居榮。乘水之壯也。

與友人

不肖五十五年於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乏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爲雲霄海嶽之吟者。顧孤憤酸辛之情。跳走不住。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周杞梁之妻。哀至不擱。衝爲痛嚮。遂至感動地軸。墮陷城隅。令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營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斂其咽咽鳴鳴。則且不足以感魯國之郊人。而况動搖天地哉。膚肉聲鳴之外。夫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爲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足以吐此。故略陳固愚。幸惟裁察。

侯一元 二谷浙江德清人
江右稿

與陳開窗

夏初嚴氏事起。勾稽至今。民爲之敝。數月以來。日從諸公發塢場之藏。紀胡椒之籍。蓋中座儼然。追存于故友也。蓋方其隆降時。甌江張子。獨攘臂縱飲。醉睨其間。每謂其酒徒曰。此一塢戲。竟當作何狀下塢。吾與君輩。方且觀之。嗟乎。今戲則下塢矣。乃甌江亦竟偃然不得而觀也。昔人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豈不信然。以公知甌江。故涉筆及此。不足爲他人道也。

與彭教授

僕才不逮古人。平生藤蘿之性。思自斷割。以寡其過。

張大復

元長崑山人
梅花草堂集

與人

太學生三萬人。噓枯吹生。坐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羣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爲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尊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

與季宏

尺牘新鈔 二集

夜來以足下論脈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於此。世之君子。自謂恥一物不知。卽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沈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脈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明其所以。夫與罔牢之養何擇哉。

與朱白民

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卽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來雜。基礎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小損愆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

趙

寬

栗夫吳江人官按察使

與楊君謙

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

范允臨

長倩吳縣人
輪廖館集

與王辰玉

別兄乃在霜寒木落時。今四月飛花矣。昆明池水。望妻江香在大外。衡陽之羽。低徊不度。碧鷄。願安得帛書而繫之。缺焉問問。職此之由。兄得毋中散我耶。乃懷想元度。時在衣帶間。不必指點明月耳。弟所居最號荒

曠二三書於。惟魯鄒得日對之作材學究面孔。其地風氣不常。人情薄惡。炎國冰山。倏忽萬狀。所言名花異鳥。奇水佳山。四時韶景。婉媚娛人。徒虛語耳。且去家萬里。音信杳然。客夏一疾。幾至不起。皮肉枯臘。骨僅支床。闍羅老子。以爲無罪。幸免對簿。然爲趙簡子拉之而聽鈞天。實射熊羆所矣。人生如花上露。奈何戀戀五斗。從荒微絕域。以性命博一官乎。見他日出而相天下。幸語主爵者。以此地爲遷客戍徒。作一片鬪犀可耳。方且鳳酋之亂。日苦兵革。不能悉之楮筆。露布一通奉覽。讀之知其狀矣。

馬世奇 素修君常無錫人

與堵廉生

吾人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不漆膠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自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天地間感應事。未有神奇于孝行者。此何以故。蓋天人之始也。父母人之本也。反其本。則反其始也。故益曰。惟德動天。言孝也。非孝無本。不謂德也。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之。順其氣則氣應之。故天地協應。鬼神効靈。無是怪也。况于天之福善。使其人壽而康。其子孫賢而達。又豈不可必乎。忠孝之氣。直上清虛。知矢中的。於是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

與吳子往

家中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微色發聲之間。皆爲煨鍊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知直方之士。動靜一體而

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目前見兄弟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棄。此事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至于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兄試體之。

答孫子晉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

與王具茨

丈夫處世。卽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答祁長洲

夫人處濃醞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實藏而不自知也。可奈何。

葛一龍

震甫吳縣人

謝阮太冲惠序

弟詩雖十六種。然焉敢以災木。雖元晏之不可泯。當先刻序文行世。使世之人不知山中虎豹何狀。想如罔象之珠。不可必得。能不快乎。

成性 我存和州人

與友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銜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亦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且還笑。擲骰遇采。逾日未忘。視此固何如哉。

倪天樞 臣北桐城人

與方爾止

足下才高意廣。宜屏交游。斂神氣。以備他日國家之用。

王命新 又新山東汶上人

與友（有諷公爲其子營采芹者。公以此復之）

進始也。而求詭遇乎。是以進僂棄子弟也。

釋本昇

天岸江南金壇人
偶菴集

與浮弋禪師

草草官舟。未盡款曲。一別三載。言之惘然。千里贈遺。逆耳之言。當爲第一。禪和子參禪學道。不可如新婦。下蓋以新婦子禪。見人便害羞也。然律身不可不如新婦子。若不如新婦子。則奴顏婢色。無廉無恥。喪盡平生矣。近日江南列刹相望。白拂紅衣。皆是此等輩也。念吾弟英年壯志。決不可作此蟲豸。不待予言。然言之正見知愛之深。無嫌恬絮。

陳周政

子鵲蝶菴四川營山人
蝶菴存稿

與周櫟園

前人之途盡矣。徒取其剩泊而餒之。雖其書充棟。不中剗錢祭鬼。

又

鄙詩一派。實自國風來。他不願學。蓋詩以言志。而志不可言。則不得不借鳥獸草木。以滅沒其辭。而存亡其旨。使讀者自得於牝牡驪黃之外。孔子故小子讀詩。於末句叮嚀如此。則鳥獸草木。果鳥獸草木哉。卽如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八言。而詩已畢矣。卽不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知其美所配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八言。而詩又畢矣。卽不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我知其有所求也。蓋詩有所祖。奚祖。祖伏戲也。立象以盡意。畫卦以盡言。此無聲之詩也。必詠關雎。風斯下矣。然伏戲復有所祖。奚祖。亦復祖鳥獸草木也。不但遠取諸物爲然已。今三百屢變而爲近體。鳥獸草木。半爲古之韻士。借作影神。半爲今之呆兒。造入黃冊。靡有孑遺矣。則試取芳。獨清言。奇聞僻事。或爲吾捧砌。或代我捉刀。或攬若菱花。或削如桐葉。張公酒李公醉。是又下古之鳥獸草木。無以異於先天也。僕於李義山蘇子瞻楊用修徵之矣。邨稿不能望背項也。元晏懇於圍爐篝燈之時。非爲江南才子。夙仰元亮之名。而熟我之生平。素心學力。莫元亮若也。當急爲老夫濡墨。

又

莊子云。易以道陰陽。夫陽畫奇。亓浮于天。令人自曙昭同鈎唱之象。陰畫偶。點綴於地。使人莫尋沙水龍穴之形。故周易首乾所以制坤也。先儒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此之謂也。而又云有君子不可無小人。則又有男不可無女。有乾不可無坤。至當不易之論也。不佞之論詩文也。亦然。文陽也。詩陰也。文心之所至。詩能言之。能盡言之。能反覆言之。能洋溢言之。能怪幻言之。所以代天而有終陰之職也。故興觀羣怨。皆一一委之於草木鳥獸。而不敢正言之。臣子之誼。當如是也。離騷蕭艾蘭芷。龍蛇虹霓。其著矣。不得已也。無可奈何之詞也。若夫文之爲體。如雷之奮迅。搏擊從心。如雲之卷舒。起滅如意。何用幽深。何用隱譎。童子研墨。冥心一往。起而疾書。光怪爛然。文在是。詩亦在是矣。又何不幽深。不隱譎哉。乃大紗帽以詩之體爲文。至不可讀。枵腹之子。奉

其烏紗忘我赤字。此金簡也。此綠文也。而抑知其爲麒麟之楨。薄之驢乎。夫文至於孔孟至矣。論語化矣。邱明追之不能及。廢然而用巧。七篇妙矣。國策追之不能及。廢然而用奇。大紗帽不孔孟之是學而誰學乎。

吳宏

遠度江西金谿人。流寓江甯。

與周雪客

做書與臨帖。兩途也。若認作一道。大謬。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做書但做其用筆。做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於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心于所不當留。枉費一生氣力。較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于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比。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王家屏

對南山西山陰人。
復宿山房集

答塞中丞

軍機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若析薪而爨。數木而炊。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裏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芻一粒之利。裁削於匙箸之間。糟櫪之下。亦大窮乞矣。

答王督府

議論煩多。病雖在內。而舉動猶豫。罕有定見定力。事無鉅細。輒形奏章。不知邊臣之所請。卽言官之所評。彈者也。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敢顯制。而彼乃躁率務爲敢言。轉相牽纏。亦有由矣。春秋之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便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不肖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類奏請。奏請數則。議論多。是自絆之道也。辱愛下詢。不忍默然。惟覽而擲之。

答張明誠

毀譽是非。周孔所不能免。只要內秉虛平。却不嫌外專裁斷。裁斷到恰好時。毀譽終較少。若猶不免於毀譽。而我之裁斷不差。虛平一念。到了無缺玷也。弟此言正如璧夫論步。敗軍語勇。徒取譏笑。道義骨肉之前。不能不傾倒耳。

章

貞

載菴合可會稽人
雲門別集

答安靜子

罷官爲客。蕭械窮秋。空堂梧葉。讓讓作白楊泣。瑤什忽頌。頓覺滿空春暉。觸人懷袖矣。空同骨雄而近粗。大復色秀而傷弱。若夫體被文質。情兼雅怨。作集可云盡善。卽日有歷下之役。便爾攜充行李。紅葉滿篋。不必青萍作佩也。

陳

璜

琪園臨海人進士壽張令
旅書

與友

詩雖有爲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遇物興思。卽事生感。原非以譏嘲非刺爲能事也。曲士小生。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風景爲平淡無奇。索解于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章刺某人。溫厚和平。蕩然無餘。遂開儉人以反中之際。不曰誦謗。卽曰輕薄。於是天下以詩爲畏途。則皆解詩者之過也。至於字句多引前人之詩。謂某句某字。本於某人。亦過矣。蓋多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責其爲某人之句字而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之事。則所謂郢書燕說。極壞詩體。一概抹卻可耳。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五

劉宗周

念臺浙江會稽人

答孔文在

遷善改過。卽此便是第一聖諦。蓋爲良知是鑒察官。瞞不得他一些子故也。聞戶禮書。是極好事。致不必往來徵逐。在體面上做工夫。試事在卽。有得失一番可勘。幸勿得蹉過。何如。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與鄭超宗

五作甚佳。然其意在於力挽時趨。擲大物甚固。不得必不已。此亦病也。時華之不謬於理者。不妨稍收。而時一撒手。大踏步其間。志不在元。則必元矣。凡物至精。卽不易識。此道中障眼法。不可不知也。

駱問禮

子本浙江諸暨人萬一樓集

與葉春元

因歌者之便特進一言屠湯二君在謝事之後故假小技以遺其壯心以門下之精蘊當思紹述尊公才未盡豈甘心於紅牙板消盡歲月耶會聞王鳳洲先達以鹽異編饋人而復分投贖歸亦必有不得已者幸珍重之。

李日華

君實嘉興秀水人
紫桃軒集六硯齋集

與魯孔孫

士人胸次止貯虛空不留別物不得已則書味酒味畫味聽其一氤氳而已。

與王季延

東偏書屋閒曠久堆積落葉斷木窗雨灑浙簷日曝蒸忽產丹芝百莖的爍可愛芍藥舊栽奴懶失灌今歲作花如錢蓓豔有態人反稱奇種因有金陵之行舟車盤礴冠蓋晉接手不執卷者彌月胸中番覺空快隨意作應酬文不受古人微索灑灑我成其我此數者皆以不經意得勝趣天下事何貴力求也。

與譚梁生

僕初讀書如羣兒覓果。手口相就。輒雀躍自喜。已稍知揀別。已又好爲微引。攻剽匿端。以困人若治果者。然得常果。削皮剔骨。香蜜雜醴。令人得味。不識爲何物。得異果。卽略其棘喉蜚吻而誇陳之。令人得果。又不知爲何味。讀書著述自彙者。十九或出此也。僕今日始得啣果法。遇沙爛鮮腴時。一染指得甘津。嘿嘿自嚙。何暇爲人拈出。其拈出者。悉餘滓棄物也。余偶綴之。兒輩不知。強梓之。得無以吐核置人口乎。

又

槲葉道人與僕遇于少室之西峰。告僕曰。秦漢以還。天地氣浸薄。今天下無黃金畫鏐。無白璧盡珉。無明珠盡璣。無騏驎盡胎。無鶴靈鵝。無美人盡粉澤。無才子盡橫弄筆墨。此語亦大可會。

又

嘗疑天地氣化日薄。衆生福緣日減。古者運城之璧。照乘之珠。瑰璋奇麗之物。不可復得。卽如服御。秦伏陶吉光阿錫。空方之類。亦難經目。以至唐人所重飛刀縷雪之贈。宋所造團韻浮乳之茶。其法悉亡。近則珠池所采。率係沙礫小璣。重銖以上者。卽目爲瓊寶。而陶廠所藉蘇摩羅青。其國已告竭久矣。又如無藉氣化。出於人心結撰者。如花間草堂入譜之絃索。靈樞素問應手之針灸。魚龍角觥偃師木鷲之神巧。彈莽格五蹴鞠之祕戲。其事不復可聞。豈從此精奇妙麗。日漸消蝕而不可挽耶。偶因道書。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牘遺龍女曰。汝譖以來。月輪周圍已減一寸矣。更減一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

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滅。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人皆不覺。以眞人觀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以此說卽僕所疑。當自了了。不復可置嘆也。

與魯孔孫論畫

王叔明會稽書屋圖。樹石酣鬱。雲氣蓬勃。如在千巖萬壑中。忽一段開霽處。作精屋數十間。屋左右。巉削之石。飛濺之流。若相映帶。此叔明極得意之筆。神營心構。不必取之現境也。予嘗謂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又

佛云衆生怖空。以其莽蕩無着落。欲其證入。則如喪身失命也。不知諸法從空出。亦向空滅。蓋法有起滅。空常晏然。何可怖也。今畫家亦多怖空。以自造則結想難就。倣作則蹈襲可厭。素楮橫陳。直是無可措手處。安得不怖。不知此坐平日觀人妙蹟。徒知草草闕其氣韻筆法。而于布置處。不甚留心故也。古人于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反。無一筆苟下。至於藪重之林。幾曲之徑。櫛櫨之單複。借雲氣爲開遮。沙水之紆迴。表灘嶺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偏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是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眞機。身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樛工采匠爭能。何貴畫乎。

又

法書名畫古鼎彝祕玩之類。士人享用。當知次第。如漢凌烟閣中位次。聖主自有灼見。若僅如俗賈。以宣成審脆薄之品。驟登上價。終是董賢作三公耳。

又

臨本偽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運神采。雖遠不逮古人。而布置脈理。自有可尋者。在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煨者爐迸金流。則撮合沙土。不隳失夫翕合。冀因此淘鍊。或可復覩完全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可不爲迸爐惜此沙土哉。

黃洪憲

懋忠浙江嘉興人
碧山學士集

復徐少宰

命中當有毀譽。即使木偶人。皆能造學生事。奚必青瑣蘭臺之客。而後能彈射乎。故不佞於諸君子。不惟無怨言。亦無慍心。

卓

彝

辛彝浙江錢塘人

上沈何山先生書（戊寅）

尺牘新鈔 二集

今天子平濤召對。日進百執事而淬勵之。人雖至愚。咸思鼓舞自勵。然天下之大。百執事之衆。必欲盡受天子之深知。則天子之深知。亦不足貴矣。蓋天子所宜知者。不過一二人。既得其人。則常盡舉而委之。以聽其所欲爲。今政府片地。朝進而夕告罷。是用之之時。未嘗有深知去之之時。亦未嘗有深惡也。且今之爲政府者。未能遠如姚崇。近如張江陵。爲國家救時宰相。大約清慎自守。惟恐或失。以獲重罪。是爲人所用之人。豈用人之人乎。何以得用人之人。使用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歟。恭惟先生志清塗炭。慮周安壤。彝雖山邑腐儒。以議鄉兵一事。片言投合。遂得廁足門下。轉弱爲強之術。聞之熟矣。至於知人用人之道。未得縷舉以相質。謹以寸楮自陳。幸悉衷相語。

諸九鼎 駿男浙江錢塘人

與胡彥遠

棲水一別。白露始寒。征邁以來。天根忽見。冰花結岸。雪霽挂檐。日與一二交契。同棲土窟。鐵爐炙獸。金缸列錢。講抽妙緒。都失霜凍。興至情洽。握槩如飛。詩文雜生。積已成帙。恨不令旅堂歎賞。坐是白鶴不鳴。淫雨勿逝爾。近頗有獨善之懷。聞馬勝之。西十里竹內。有廬屋欲售。歸當置之。牧豕植橘。種魚伐荻。上事老父。下慰豚弱。方斯冬日。園菜經霜。取以作葅。蒸作金釵。雀芋鴨羹。槐火煨熟。如軟石髓。寒花數叢。白玉一片。持濁酒。闕清琴。殊不知葛天之繡。魏也。聞絃簧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見。略述近志。即便南還。茲不多具。

與嚴澗亭

自別關頭。倏焉隔歲。言在道範。靡日不思。鼎比年無狀。酷嶺著書。似江淹之才盡。類揚雄之口吃。徑前蒿長。慨裏塵生。以此寂寂。時恆閉戶。長夏無事。偶取同人詩歌。繙而讀之。竊歎西冷稱才藪。邇年以來。風氣日上。雲變霞蒸。此如間璇玉於重壘。採椒花於麗水。固已睫不及收。手不暇給矣。然十子一編。既苦其隘。近郡數編。復病其煩。今特設纂羅。勒成一帙。實以詩緣各代。體不一家。三百十九。各具源流。七言五言。代有升降。合之恐形迹之易拘。離之又矩矱之不力。使必執漢魏之五言。以求唐代。守關天之近體。遂廢晚中。至若取色澤則遺棄夫性情。傳神骨遂不諧夫聲貌。凡諸偏識。詎屬大成。茲選所登。盡祛斯弊。亦以我郡多才。人能具體。故檜梨橘柚。各有其良。上下縱橫。無微不極也。執事若不錫以一言。加之連璧。則彫林朽石。何以發其光華。韞玉潛珠。何以增其異采。昔太冲著賦。邀士安以馳聲。彥相成書。藉隱侯以騰譽。况西陵爲車騎之鄉。諸彥盡交游之侶。豈可不經乎子。近舍我公。伏祈展瑠離之硯。錫以片詞。舒綠沈之毫。增其品價。是所不圖也。實所深望也。

復友

省教知許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遊。江水綜碧。夾峙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嵐翠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半住漆園。固是嶽內之名區。漸水之澗藪。不獨桐君採藥。子陵披裘。足堪憑弔已也。足下未得同行。實爲惋惜。

與友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遊也逆水。此如大事當前。須以身入。方得就理。若迴身退避。鮮不摧敗。洗心退藏。此是平日言之。臨事殊不爾爾。

孔自洙 文在浙江桐鄉人

答釋鷲圓書（釋爲唐存憶先生長孫名彥敷）

古人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王侯將相之所能爲。師以王謝名流。半生慧業。而一旦飄然遠引。立斷葛藤。直不媿古人所稱大丈夫矣。但既已出家。便是無事人。大死漢龐公言。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必到心空。方爲究竟。未審吾師已證心空否。心空之後。又須知有法空。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此是何語。從今以往。便當一條柳栗。直入千峯。更不宜拖泥帶水。將此姓字流落人間也。

計東 甫草嘉興籍吳江人

與某貴人書

今天下最貧者莫如士。向聞閣下散金結客。今見閣下倭財慢士。亦可謂識時之尤矣。但不肯讀史。遷貨殖傳。誠我家文子之言曰。凡物貴之徵賤。賤之徵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今士之貧已甚。獨非徵富之時乎。卽爲閣下貨殖計。何不稍稍出其金錢。結納一二坎壞失志黜榮非常之士。若居積然。以備閣下一旦緩急。

之用於閣下大有利。不然當淒風焚絺綌，必待炎威至，乃揮汗而采葛，亦拙于計矣。

與丁藥園儀部

閣下至宋，僕昨亦自柘來，過長沮桀溺古墓下，慨然久之。生而耦耕，死而合葬，求友若此，復何憾然。深念溺之學力，遠不及沮，沮則談言微中，令人自遠，溺未免客氣，揭揭然示人以不廣矣。僕求友吳門，深愛旣庭，落落穆穆之致，若與偕隱，彼沮我溺也。留宋中復得一恭士，不減旣庭，獨恨居隔千五百里，不能時時過從，嗟乎！隱旣不易，偕隱非賢婦即良友耳，更不易得也。旅中無可爲知己道，聊一及此。

答友人

蒙讓僕以不卽席和合肥先生詩，且不賦詩贈行，卽僕亦自恨其愒然也。但僕客歲久客山東，謁孔林，登泰岱，遊眺累日，歡喜太息，終不敢成一詩，諸公視我齊魯遊草中，未嘗有此兩詩題也。題重大，愧力未能舉作，而不稱不如不作。僕不敢草作，投贈先生詩，亦此意耳。安得靜坐讀書，養氣十年，沛然補此等詩，以示公等。

丁

澎

飛濤藥園浙江仁和人
扶荔堂集

遺宋玉叔書

僕思蟬蛸之羽，鬚鬣采以揚輝，元駒之步，卽扶柯以展路，守微處促，知所託者然也。是以東方薄撫摩之遊，孔淳尙披禁之素，雅童相勗，道貴知希，况僕癡罪被放，不自衡決，尙欲恣汗墳籍，以昭示來茲，直蒙蒙如未

觀之。犬多見其無知耳。始僕遊長安。頓忘固陋。獨與黃門汝曹諸君子共推挽玉叔。比調送唱。以庶幾接嘉隆之軌。何意轉盼。遂起翕翳。嗚呼。身名裂矣。尙何惜空言于世爭一日短長之效哉。故自獲罪以還。京師諸貴游咸以僕爲戒。見僕一刺。如避荊卿匕首。間有寸牘相通。書中何如。啓緘數行漫滅。殆置蝟楮中。惟恐螫其指耳。若是則矜然諾。托妻子。且不可以旦暮。安望名山大業。不朽盛事。而欲攀附其人。以傳惑亦甚矣。頃僕道經虜龍塞口。臥檻車中。不省玉叔之蒞茲土也。遙見甌脫外。數悍騎。挾弓弩而前。惶悸失色。忽下馬並車。揖相持而哭。慰問加飧良苦。僕夫侍者皆泣下。願玉叔感愴之誠。豈真惜僕爲人哉。惜僕之文耳。逮處塞上。未浹歲。辱書三反。復勗以莊生之言。安之若命。或者恐僕一旦冒霜露。委宿莽。困頓貶死於沙堆雪窖之中。誰能相知。復收其文者耶。此懷德音。以謀不朽。中郎所以發悼於林宗也。夫研精殫思。作者誠難。揚扞裁定。傳亦匪易。楊子雲當世輕其書。惟桓譚以爲絕倫。龍門氏歿後。其書稍出。待楊惲始得宣布。夫以二子挾天人之祕。窮古今之變。勗成一家之言。猶必遲以歲時。更閱賢智。况僕位非執戟等好事之譏。罪同嚮史。不足償前辱之責。其相須者不更殷耶。僕念生平述作。間多播傳。拮據利病。恐爲季緒詆訶。退而自考。亦頗勿爽。慮他日髮委齒耗。業終不竟。凡散在人間者。非及時裏輯。久益零落。凡諸同學。相與聚而謀曰。定子文者。非他人。必宋先生已。將使曲沃之匏弗見鄙於屈轂。零陽之石。終發音于夔子。載記惑乎之詞。詩人惟好之嘆。復何憾於此哉。昔端叔與李校書。生平不得往來。及見其文。未嘗不撫膺而嘆。况僕交玉叔。又生死而骨肉者乎。已矣。荒陬請從此決。覽風沾袂。情不盡言。

與孫赤崖

移居東山岡。動定小可。種得一畦菜。頗似雨中葷味。脆滑過之。特差薄耳。若我萎蒼耳。皆可采食。此間人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得悅澤。坻中沙磧。每以兩手代鍤。十指皆作老禿翁。削臙久廢。固不惜汝。所愁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

寄答計甫草

朝發石頭。布颿無恙。鄴中之遊。大可快意。仲衡恭士諸君。綢繆雅好。酬接不暇。猶令人想郭有道風味。皂帽歸來。潦倒中不圖復見如此。不然。人自做丞相。長史疲倦欲死。不頓使張君嗣笑人乎。

與九弟滢

弟與馳黃合刻樂府古題詩歌。十年不見。此益進也。繁縟中多得新警。正似月支毘毘。大小相雜。以細好取貴。西崑諸體。世近頗大好之。要皆纖縷嬾脆。悅澤有餘。風神不足。益以張王幽峭語。便奔奔生動。心剛骨竦。乃復佳耳。聞弟更欲棄去。固是進詣。但省弟才藻。遠得嘉州。今惟大復。庶或近之。苒彼初英。獨抽新楚。亦足以自立自豪也。少陵俱以拙勝。其公孫劍器。麗人行等篇。復惋悼乃爾。良由才大。固入手都好。空同倔強。亦欲倣義山詩。老去愁來。硬入風調。殊乖本色。故才分所近。宜就其所優。剛而切之。縱不大合。漸臻上境。若矯枉而出。磨鍊雖工。性情愈遠。此學邯鄲者。曾未得髣髴。復失故步。當必至匍匐而歸耳。大凡體姿舒秀者。儻逸曼之容。骨製鋒峻者。多清勁之響。斯合則雙美。離亦獨妍。設必務攬兼長。沈雄與輕俊並舉。是欲令西楚之暗啞裂臙。

向瑣牕中喁喁作兒女子語。不笑英雄欺人哉。惟弟省察而裁幸焉。

答施尙白

流火乍颯。頓響宜郡。遠獲信來。始得省報。翔西渚之俯鴻。馳東方之雅俸。寵渥淖囑。膺傾天際。綢繆款至。何其洽耶。曩者傳壓下邑。稅駕蔽廡。給以鍾秬。旣以素衣。使士行有母。匪煩截髮。王霸遺穉。藉免蓬頭。塞外遙聞。中心軫給。當友道土棄之日。而重敦古人之誼。若此。固泫然不知涕之沾臆也。薄過宛上。攝登西堂。就瞻賢叔。具悉動定。湖西邱壑之隕府。贛江繞其南。武功峙其北。夕霽青霞。朝挹元露。庶幾不忝巾車之遊。來示目疾。翳明。閉息恬攝。少弛勝賞。未暢襟期。何異任公子釣大海之濱。餌不過蝦鱗。繫無出魴鯉。不亦虛紫渤負滄波哉。僕以鴻毛之力。而擔千鈞之負。削跡梁宋。斷鞅滬溜。糜車生身。造謁殆遍。萃朱提之無術。耀丹雘以何期。素髮失緇。金骨改脆。尋繹生平。莫可彷彿。迴念日車之挽。能幾何耶。醴陵自言常慕長卿白鸞之徒。所與神交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知胥洵寡。當不我欺。今將歷三江。跨洞庭。泛彭澤。越匡廡。與吾兄抵掌於蕭灘。葦玉之間。探書葛壇。窮雷崖之舊蹤。採藥棲梧。尋玉虛之奇跡。濯清泉則瞰何君風雨之潭。披層陰則躡子真烟雲之嶺。箕坐嶂亭。舉酒風閣。睇魚梁之若浮。望九疑之如帶。然後命絲竹。發浩吟。餐柏脂。吸沆露。玩齊物于蒙史。味無生於天竺。兩人相對。目逆心許。所謂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快遊良會。何可再得。人生如寄。一日不足當千載耶。雖蓋焉朝露。速化爲幸。至謂僕濯塵湖山。轉如蓬島間事。嗚呼。誠未易言也。無論司空戒籍。版築難了。便得釋歸負。縱猿檻。放歸舊山。邱園頓改。慈母抱孺。操作中夜。弱女未甦。寄食廩廩。才行道中。親串不視。鄉里竊笑。

訝爲異物。天地雖大。安得南山之南。以容抱膝乎。雖保琴書而守妻子。亦足羞矣。寄懷諸詠。披襟拭素。足怡我情。和光嶽樓。湖青桂篇二首。別牋呈誨。殆既秋之蟬。吸露飲風。其吟喀喀然。但足取其扼咽耳。朔雪始零。預期握手。先裁往報。統惟鑒省。不盡。

胡介

彥遠旅堂錢塘人
河渚集

答彭城萬年少書

徐青藤遺文。待中郎始著。與石簪留連東越。亦恨相見晚。讀元白神交之作。少陵夢李之詩。知千古人賢相遇。流瀟就燥。出於天性。文章有神交有道。不苟然也。每與同人。諷覽隰西道人詩詞翰墨。使人心折。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吾年少可不負此語。然則雖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之恨。况把臂一堂。倡酬間作。至今讀倡和詩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憔悴之子。媿媿姬姜。疑有神助矣。今我輩年齒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杜門落拓時。宜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葺。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習深重。了此亦是平生一事也。弟介狀。

爲沈長公與報恩和尚書

茗行時。數行奉候。想已徹大座。茲有同社沈某。高才介性。素爲同人仰重。久有棄家入道之志。因緣未偶。茲尙平婚嫁粗成。而又值垂暮之年。將決計爲之。而矢志皈誠。必得真正導師。傳持慧命者。始一心北面。夙仰

報恩宗風有日矣。知介久侍瓶錫。屬書奉謁。黃梁夢破。雖黃金屋。白玉堂。止同糞溷。况老驥伏櫪。困若縛雞。柴少米。兒啼女哭。亦復何樂此事。雖不可按牛頭喫草。然推門落日。順風揚帆。大千苦海中。亦賴有菩薩出手。彼衆生全身火坑。爲積業所屬。不無回頭轉腦。若菩薩者。必待其釘椿搖櫓。則漂墮益無已時矣。曹爲浪子。似憐客。不覺言之切切。知和尚自有鹽醬也。

復祕書院王鐵山相公

介自成童。辱老師拔之。單寒之中。于今二十六年矣。遭時不偶。無一善狀。以報台知。止以簡身。碌碌。少答知己。昨冬又以父母妻子之計。不自成立。毀形策蹇。遠走四千里。以自託於師。是并其所爲。碌碌之微。俱失之矣。乃吾師不以爲嫌。而接遇之誠。懽如夙昔。且解衣脫贈。折簡相存。正使人感愧交并矣。前月養病。邢署中。又接到手書。并麒麟店見懷之作。知吾師不特不以爲嫌。且念之深。而教之切也。展玩詩趣。及瀚行教誡。介已深喻台旨。忍忘愛護之盛心。特介自信邪正之性。天秉不移。介之病。似病在不廣大。不在不清疏也。昨燕邸愁病。情事至苦。乞兒得美酒。暫解凍肌。一再唱蓮花落。以報當壇。此中正無足深論也。吾師慈人。知莞然一笑耳。

報龔總憲孝升

天雄使者還。捧讀手翰。慨然真惻。不減龍松寒月。木榻荒雞時也。至楮尾星漢秋霄數語。更使人深梁州。曲江之感。倘恍久之。因歎介與閣下投分之深。情性之契。疑有夙因。并不能自喻也。燕市十旬。適館授餐。頻繁朝夕。瓊窗解珮之前。亦同於緇衣矣。感佩何如。昨塞闔家報至。亦欲乞夫人畫扇。以當拱壁。介南還。敵廡。鷓鴣。

百結笑立鏡臺。亦藉此以爲南金之獻也。一笑。介爲天雄節使。挽留甚誠。遂淹迹經時。昨還那襄。正值使人北上。因憶茲冬。知己初度。南北隔軫。羊裘芒屨之子。不得升珠履之座。良用悵然。擬爲長歌。以佐引滿。使者倚馬。扣槃難成。亦雅不欲以塵土語唐突西子也。俟歸河渚。樂鹿之性漸還。或當以狂言驚座耳。謹附致開州紉二端。極知粗陋。非所以御繡衣。倘他年芳渚之約不虛。白頭之期永好。不妨存貯作長卿滌器之禪。少君操作之服。墻頭桑下。過酒炊羹。灰菹龍鱗。著書學道。踐祝牧負戴之言。遂蕭鳳雙飛之願。想亦御史大夫意中事也。介之爲御史大夫壽。不以綸扉而以泉石。亦以捉鼻不免。毋煩助瀾。夜語長生。別有私祝耳。非介深悉心期。不敢爲此祝。非先生定交物外。亦不易受此祝也。一笑一笑。

與吳駿公先輩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善爲眠食。五濁亦名缺陷。既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酬償本願。我輩唯以不負三生爲大耳。從來慧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相未淨。轉展遷流者。故世遇率坎珂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介此行稍有誅茅之藉。亦決策長往矣。每誦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慶緣顛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馬齒日大。想先生有同慨也。介以十日行矣。感知已契重。誼若平生。茲日斜岐路。轉覺愴然。惟萬萬審時珍重。

與曹秋岳先輩

樂鹿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萬苦中。忽憶東坡有甚歇不得處語。轉却一關。遂盡絕人

事。髀不跨鞍。足不踰闕者。幾二旬矣。杜門服藥外。日炷香閣。楞嚴經一二卷。飽飯後。徑行松下。數周。遂過却一。日。顧影自笑。竟似慈仁寺一掛塔僧矣。車馳轂擊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謹還鄴架。祈簡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書。惠教。警嚴老氣。時人無以媿太僕矣。

與孫豹人

人如豹人彥遠。而四十寂寂。東擲西拋。求衣求食。向賣菜翁求生活。嗟乎。雖有千秋萬歲之名。何與我事耶。爲之太息。踉蹌渡江。還旅堂。佳賓滿堂。市兒亦滿座。筆墨之累。與積逋環而攻之。言之徒爲故人當食之歎而已。但舟中作得焦穫先生一詩。頗似可傳。差足以報焦穫十年知重之意爾。望先生有以贈我也。

孫國牧

伯觀原名國光。江南六合人。
雞樹觀集

與胡長白

偶讀白樂天和劉夢得終南秋雪詩云。遍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陽春先倡後。陰嶺未消時。草訝霜凝重。松疑鶴散遲。深光莫獨占。還對白雲司。秋雪者。以終南高深。迄秋猶積雪耶。抑秦地早寒。甫秋而早飛雪耶。題甚佳。惜詩不副。又未見夢得原倡。何如。敢求足下寫終南秋雪圖。何以知是秋雪。須用匠意消息之也。

復董元宰

唐撫晉帖。如虞永興褚河南。皆青出於藍。况以先生之輩。撫唐人哉。昔人謂右軍書蘭亭則蕭疎。書曹娥

則悲憫。殆寄心於腕也。先生臨魯公。頓欲將魯公生平秋肅之氣。一筆摹出。不獨以波瀾爲工。開魯公生前常遇陶八授刀圭碧霞。遇難後。遂仙去。試問先生走筆時。有蓬勃來筆端者。仙耶人耶。

答陳木叔

陸叔平山水花卉。但力摹宋元便妙極。文弱疑於無骨。骨秀在藏。飛燕掌上舞。止是筋脈自運。觀者賞其韻已耳。女三爲粲。再欲着一語不得。

答文啓美

辱下問石經中缺孟子。或唐大歷乾符間。孟子七篇尙未列學宮耶。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配食孔廟。亦可想見。敢以臆對。

孫沂如

阿匯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釋冰書

與某

鳥以山爲卑。而檜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反多在巢與穴之中。乃公自謀。雖甚密乎。然安知非自殺之道。

慰劉宗伯下第

貴郡九華奇秀。初不入江上名山誌。巢湖亦江淮巨浸。而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感憤。

與張爾唯先生

詩字畫爭好一扇中大奇。昔人有三絕名碑。而出三人手。可不愧死。筆墨事近如道上遺金。人人思拾取。而不知其所自。主者一至。則皆斂手退矣。先生信筆墨中之主者。

謝惲道生

以先生大手筆。作如此小冊。是猶遺孫吳韓范。與田舍翁鬪室中也。罪過罪過。

又

今人好奇。以奇爲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得偷常。何處用得奇着。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古之所謂吉士常人。近世蒿目時艱者。咸願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爲吉。則奇爲兇矣。可不慎歟。

與顧與治

檀弓。檀姓弓名。而遂以之名書。其樸如此。不煩題以美名。而其書遂足千古。今人工於題名。所以拙於著書。

陳九經 江南鹽城人

復焦濟園先生

（九經高士也。秋天裏先生校士江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遷延不入。焦濟園先生怪問訊之，陳作此以復。）

九經家世，謹勅敦厚。自叔斗南登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方爲抱恨。九經不敏，敢助其瀾而揚其波耶。

（一甲科問于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于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陳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實惡而籍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計過，孳孳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孰能逃乎。）

藏書集卷之五終

尺廣新鈔二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六

蔣鳴玉

楚珍金壇人
怡曝堂集

復陳寒山

一代宗工。千秋哲匠。抱九仙之骨。翻七葉之書。暫借福星。哺檉蔽地。吳門一晤。慈顏歡喜無量。又承屢呪。感愧滋深。竊念十餘年來。貌蘇公而尊子固。雖未獲置身齊魯。而滴瀝在眼。活活在心。挑破鷲鍼。續同金篋。以是而進三千七十之林。擬托君子。比儕藉湜。亦蘭風之幼習。葵日之性傾也。比者進訪兩公。郎靜室。寒潮在門。明月挂壁。螺紋繡鬢。冠玉拖紳。躡肩谷之雲松。點分窗之硯露。收覽衆妙。發爲文章。至於几上臚書。目所罕見。鴻文積笥。等富陶朱。弟方摳衣之不暇。而過蒙俯接。益尊而光。此皆推慈慕之謬愛。未見下士生平之誦法也。遠承再呪。益愧先施。縷縷之私。容專布候。

寄家中族戚

台區肩山趾海。蟠腹於攢巖大壑之間。峯如蓬植。笋生。又如環連衣結。崗槽不及展布。絕頂不欲低徊。民

生其間。巢居士食爨石爲陌陌。依天者爲天田。靠泉者爲泉田。栽蹊幅潤者爲坑田。此外資生歲計。不過伐木石。燒薪炭。出海繫繇取魚。又四維皆蟲蟲干骨。駢膏之士。疾行不及百里。汗踵摩肩。所負不及百斤。並無牛馬舟車。可代肩挑步担之業。蓋三代荒微之餘。古人以爲譎所。良不虛也。玉襪線短才。使處之大郡劇邑。必有債轅尖足之慮。今地與人宜。賴以藏拙。惟是垂白之親。來此不慣。日夜思故鄉。稻魚蔬菜。又銜舍寂寥。不能見伯叔兄弟。時話農桑風景。以是中心快快。日賦歸來。兼刑廳爲道塗之官。到任三月。兩至杭州。往返動六百里。視伯叔兄弟優游閭里。誦讀清閒。新飯炊香。家釀早熟。伏臘之餘。父老相攜。穉兒左右。天倫樂事。望之如神仙。仰國。惟有夢寐華陽。神戲桑梓。遙天手額。願祝新年多福多祺而已。

上黃海岸房師

十月之中到台。台民頑卒悍。海瘠山荒。一望巉巖。誰能煮石餐松。到卽委屯田。蠶理而區畫之。每月一至杭。往返六百里。揉升猿引。蛇曲蝸延。徒爲奔走道路之官。不獲侍家父母。求一味之甘。以娛旦夕。衙署蕭然。亦復如昔之食麥粥青菜。庶幾砥礪生平。仰求不得罪於師門佛門。而才術短淺。福慧未生。尙祈老師多方進接教誨。雖同一視。冀有殊恩。身在遙天。神依法座。

與陳式匡同年

茲有專啓者。敝同盟舉人呂霖生。現署崑山教職。慷慨引大節。天下肝膽士也。治弟借之北。三結鞞矣。非徒博文強記當益智之丸。賤乏周貧爲續命之縷。而動引古人。高譚氣節。非賢豪長者不與遊治。弟執鞭其後。

鄙吝消除。不啻日對魯連太白。繡義生風。振激流俗。又不啻觀樊將軍之擁盾而治快席桐江。一片白茅而療心疾也。北歸以小女字其幼子。蓋石交而骨感者也。聞其捐貲修學。令俸贍貧。至米麥皆取之家。室人交諷。不以爲恤。然業已局促爲轄下駒矣。青袍角帶之間。誰復以天下士目之。岷之人士贊之者盈萬口。而無錄上聞。四郡官許。年祖壽爲當衡之主。懇祈留神特揭。并吹噓於諸公祖前。豈惟呂君銜結有日。治弟戴德無涯矣。

與張幼青

地之俗官。官之俗人。遂使牛馬走。不能借幔亭一樹清芬。半瓢西冷水。坐沁詩裁瘦骨。仁兄清虛日來。神非不王。直是世間清福。滿拚十分與清人受用。卽帶三分不快。亦是詩酒風流罪過。至於弟輩僕僕山縫水罅之間。瞿瞿一俯一之仰之際。雖復如廉將軍善飯。形神不束。機趣稿如。強健竟何益哉。在此滋過生災。尋省終日。恨不對有道仁人。爲之匡救百一。拙稿刻者皆不成帖。字差句誤。仁兄猶不避點污清。几爲之刻畫。使分眉列目。生紺髮於枯骸之上耶。

賀甯海令公考滿

比於製錦。錦成而文彩陸離。貴人豈知其難。機中少女。經千緯萬。不知費十指上多少工夫。然被君子之身。爲時黼黻。則雖勞亦無所恨。親翁蒞此海邦。荒旱交瘁。積逋盈萬。良法苦心。當此三年政成之際。誠爲心力交致。弟輩望之如登天然。翹首鋒車。惟勤月指。

與何無咎山人

風雅登壇。儒林列傳。昔未有能兼之者。匪性功之不能並妙。才品之不能備全。良繇地靈有限。匪光岳氣通。山水會聚。不能夜抱九仙。朝垂百尺。卓然以文章品行。踰千秋而凌一世者也。居常讀台臺汲古堂著作。方之李當夜郎以西。絮之杜須夔州以後。尋常點染。皆成珍絕。然私心嚮往。尤在鳳鸞之時。不踏凡間一寸俗地。孤情獨炤。炯炯林泉。曠志怡懷。悠悠天地。世間第一流人物。第一流詩文。豈非天性靈峯。傑然撐維繫。汪洋海若。浸浴三光。山水之奇。篤生瓊瑋。異哉造物。位置奇人。與位置奇山水。苞精蘊秀。巧合如斯耶。俗吏偶通名姓。不我鄙棄。寵以佳妙。顧瞻金玉。愈勳光儀。不知何時得隨杖履。步篇章末句。爲生平一大快事也。

與陳寒山

伏讀大序。如眉雲鬢彩。頓出光明。尋常皇甫先生。更增重三都。爲六經鼓吹。况寒山百代才人。寒山集千秋自命。大珠小球。錯落盈筐盈斛。而不足爲後進點染生光澤。知無是理。雖然。古今來序傳而文不傳者何限。狂喜之餘。又發一番慚愧矣。

吳豐占

年翁遊閩。八閩之士。意藥朝飛。心燈夜炳。吐媚揚暉。發聲振采。此卽儒林相業。爲國家作養人才。匪徒茂先博物。龍津石鼓。區區見誌記云爾也。台李稱無事。然蝸巡螺轉。蒼嶺東西。雁山南北。云牛馬走。信不虛耳。

家書

凡人省過爲難。省其難知易犯者。過亦各有其時也。如初做舉人。往往得過於此數條。故摘出戒之一約。

東家人新來投靠。多係逃奴。生性不改。後有是非。吾家衣食菲薄。不能養游手好閒之人。只舊時粗蠢數人。亦足勾用。不必多收。以貽後患。一慎擇朋友。凡趨承門下之人。志在借名圖利。再無落空奉承。一魚一肉。俱是將鰕釣鼈。一話一言。俱是構械藏機。又有一種耳報之徒。捕捉風影。妄傳新事奇聞。一日走十數家。則說謊數十件矣。山人清客。攀親扯舊。一實九虛。白稱在行。密刺隱事。如此畸人。毒於疫魅。門庭簡靜。不見爲高。苟無可避。淡淡應之。得其蚤去。勝一帖清涼散矣。萬不可托他一事。受他一瓶茶。一袋香也。

吾無日不願讀書。以讀書多益少損。塞眼藏身。雖市醫卒伍。展卷深山。意吾子必得此性格耳。涼廳靜戶。正好研思玩味。無論聖賢字字精深。卽如三代以下好名。名莫大於文名。文名豈不讀書人襲取得。詩畫法書。皆以文人借重。不然人以名其藝。藝豈足重一代哉。子果欲立志爲一代文人。凡憂悲喜好。驚愕動靜。往來之端。悉當以讀書爲主。夫我不暇。又安得功夫與俗子罄折咳嗽哉。十二時中。除調理身體外。一切隔斷紅塵。乃可拱揖千秋間人物耳。擁書百城。左顧右盼。明窗淨几。書畫自娛。豪吟靜理。兼仙佛之長。獲風流之樂。以是而稱少年受用。真堪欣羨。若坐迎賓館。偏儂赤日。拜送紛紜。轎馬如織。忘其本業。已爲可惜。勞勞亭上。袞袞懷中。臣僕騷雅。有是理哉。

官途險惡。觀面山川。妬成樂敗。猶爲常態。五繫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齊。書生孺子不察。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患。不知虞我網我者之不必我讎我怨也。褒譏第一宜斷。諷詠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託。干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灌竇之失勢推尊。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荆溫。何代無之。所恃交人而不交事。交

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己。是萬世準繩。慎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如有意立名立功。功豈腐生尺寸。名爲祟禍。偏多官居文苑。職在讀書。清虛淡薄。退然善讓。天且佑之。何況於人。

示人

看書須從書隙中看入。如上下參差不合。及遠近炤應關生。題中字有奇異可疑。折扣難解者。皆書隙也。從此看入。自有奇情異解。統四書中話說。相似相反者。一一參看。爲同爲否。如磨勘文卷。此何不下某字而下此字。如何不說彼意而說此意。間有文害辭。辭害志處。正是吾人急當着眼處。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此之謂也。壽何必周來。奸何必杞檜。自吾壯年所遇。有鬚直如懸針。曲如掛鉤者。眶如點漆。睛如滴血者。光如束炬者。藍如靛。赤如硃者。走如風影。驚如踢伏者。流盼不定。蟹視鸞視者。大笑無情。一怒骨青面白者。唇皮擷動。日月角起筋如線也。鬚眉毫脫落者。通身毛如蜩磔者。牙重板齒外露。舌尖小如豺。伸縮如蛇者。一語沉思。轉顧左右偷覷者。以形驗性。大都陽亢陰戾。而死於兵。死於法。死於夭折者。十不免二三焉。習與之居。不見爲異。潛夜追思。或攔鱗萬乘。或摧殘一本。或草菅人命。魚肉地方。桓文搜伐。餘身兇終。家居而餉入餉出。密邇而爲府爲城。遭諸途不能迴車。接諸席不能割坐。且有奔逢乳虎。不願再見此人者。不幸與之同時同地同官同寓同譜籍。雖事以鬼神之禮。加之蒙擾之方。然幕身爲燕。束繭爲蠶。設無鄉之黍肉。注不溢之江河。涇渭合流。淄澗內辨。非十分識學。奉以周旋。則愚而受傀儡之提。競而貽鼎趾之禍。狎而得犯。爲罪日多矣。

傅占衡

平叔臨川人
湘帆堂遺稿

與徐仲光先生

頃攝榼相從。則行窩已返旆矣。尋於家萬子先生所。獲奉分寄詩冊。與少游交讀翫耽。遂忘浹月之暑。雖大君子著作一斑乎。而比興微遠。音旨滯深。教義之昌明。踐履之篤實。皆可從見。合兩生筆力。未足贊揚不朽盛事也。沮溺狂歌。殊慚草野。昔聞螢有並螢而望天者。遙見行星出沒。以爲已類也。欲呼而追及之。星却行以待。既近則星光絕大。無着螢處。星謂螢曰。汝有明而嗜飛。亦吾類也。然附而行則不及。於是載螢星顛。行益加速。螢乃自喜。稍稍遽去。下墮山頭。薄林端。人猶疑其星也。既而螢也。倘是謂乎。腐草微明。何以塞台命哉。慙恐惶恐。

孫謀

燕貼五城江甯人

與鄧元度

醒也。
前雖一葦歸白下。夢魂猶在姑蘇。寒山夜半疎鐘。海湧峯頭半月。猶依稀耳目間。卽醉君侯之德。至今未醒也。

與傅遠度

遠度足下骨氣文章不可一世。但鋒太銳。不慮不脫穎。正慮脫穎後何以處之耳。遠度視余不薄。故以相問。

孫石 介臣江甯人

與羅瑕公

虛度流光。倏忽七十過二。屈指當來。真雪溪所謂旦夕人爾。臘月三十。刻刻掛眉。加以病骨。疴羸。百不堪任。雖目前應酬。以至筆墨之類。皆從謝絕。而淹淹氣息。猶似不能支。今只得一切放下矣。念珠一串。彌陀四字。緊遣朝昏。無復作第二念。想癡呆之極。然歲月催人。怖畏驚心。不得不拚取作一癡呆漢矣。先生婆心信誘。將更有以開示我耶。

張大侯 五正江甯人

與唐次璜

足下敦素草至。并前之妬足下欲死者。真如李文饒於白少傅。開械卽忘嫌怨也。

王亦臨

穆如江甯人
虎鼠齋集

下第後與羅取公

流三千里。納贖三百金。故歸矣。所幸風雅不衰。故交聚首爲樂爾。

余懷澹心江南籍莆田人

與姜如須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氣。罵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罵也。大抵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卽供奉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慧。况餘子乎。此所謂齊爲雞口。毋爲牛後者也。

顧天峻 開雍江南崑山人

靜觀堂集

答王平仲

捧讀新作。凡命意造局遣句。色色警絕。但細索之。微有心手不相湊處。古今名家文字。沸湧噴激。如八月海潮。一收卽爲安流。聳峻層巒。如萬點蜀山。一轉卽成平地。文更試思焉。

顧璫 英玉橫涇吳縣人家江甯

寒松館集

與友人

遭擄去官。宦無贏。親老子弱。憂患無涯。而年逾四十。血氣向衰。常恐改節易操。終爲小人。願茲敝廡。矢松自厲。庶幾晚節無愧古人。

陸

深

子淵松江上海人

儼山文集

與楊東濱

唐橋夜別。情感萬端。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尊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身在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希舒其下。每恨不强東濱來此。爲之悵然。履任正當木樨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酒量酬之。公解在山椒。四圍紫翠。直一指顧間。後有小園。方亭流水。時時燕坐。耳自清淨。可以忘老于此矣。知之知之。

又

辱厚情拳拳。卽病祟聽退矣。感感。道理天地間甚大。仕宦沒溺人最深。此古人現成話頭。煩東濱爲我大書榜之座右。草草附瀆。勿罪。

與子

吾轉官事自有定命。斷非人謀可與。望人薦引。防人擠排。此等意念。一毫不可留置胸中。便成妬忌種子。

也。吾一生官資十餘轉，皆未嘗有所擇。今官清燕，可以省事，可以養生，亦可以寡過。吾未厭也，知之。

董光宏

君謨浙江鄞縣人

與王逸季

不佞聞婁江之滯，有二龍焉。下上天門，熠熠變化，更佐以諸龍子。薄日月而挈天地，具區爲掀，乃諸龍子中。足下鱗甲尤奇也。吳之靈氣，方十七字內，而又割其強半，以畀烏衣之胤。造物者無乃汰而私耶。不佞家東海濱，時亦救水鞭潮爲戲。然老矣，帝猶斬其雲雨，時令處壺中。又處人指甲間，不免秃尾。每望諸足下，挾豐隆，驅列缺而渡三山，頭角爲鋒也。頃元白到，又盛言足下肝腸氣誼，追配古先，令不佞益神爽飛越。元白于僕石交也。願因元白以交逸季。刑馬沈璧，捧盤血爲盟。然足下之國大，不佞方風髯憔悴而牧雨工，敢備鞭箠之役。倘以足下神靈，不終魚服。他日珠宮銀闕間，揚鬢而潮海上之簫忽，足下與元白首之，不佞尾之。噲哈元氣，猶能一沛埏垓也。

與鄧定宇先生論文

大要今日之修詞者，二有祖咸陽，稱西京，句櫛字比，而侈以爲商周之鼎者，則于鱗子威諸君子是也。有發舒吐露，內足于意，外足于象，不必爲秦漢唐宋，而未嘗不秦漢唐宋者，則遵嚴應德諸君子是也。兩家強項而不相下，若晉楚然。然吾以爲與其爲于鱗子威也，無寧爲遵嚴應德乎。蓋才有所難兼，體有所不可具，能穿

楊者未必能扛鼎。能視垣者未必能射覆。能搏虎者未必能呼猿。能解禽者未必能調馬。技所限也。前擁後勁。而施之俎豆。則拂。并幹章華之麗。而邱壑則駭。體所殊也。秦漢唐宋雖殊。總之獨造首創。神理所極。各有至焉。秦不必襲周。漢不必襲秦。唐不必襲漢。宋不必襲唐。而明之人。必欲襲仍而祖之。得無令諸君子笑地下哉。

歸有光 熙甫震川太倉人

與潘子實

頃刻山中發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以晤語。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於泣下。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另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濡首沒跡於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爭。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廬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僕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彰。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與顧之載

兒子日漸長大。早晚乞常告諭。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仍禁斷不得與外間人遊。恐漸染淺薄之風。僕在四千里之外。而家室露居荒江之濱。萬非得已。此雖親愛而莫能知其深者。願足下深加顧念。視如家事。此古人之節也。其朝夕飲食洒掃。諸不能周謹。兒子當受其責。此亦所以教之耳。安亭地僻。家信不能通。乞足下於某處附信。惟欲得平安二字用已。

阮自華 堅之懷甯人

與集之從孫

詩豈時流貴人時文名士所能爲。以子之才。不思單出獨樹。自致千古。日與某某相倡酬。波流汨沒。吾悲其詩之日下也。

董以甯 文友武進人
國儀集

答祝醫書

足下提藥糲來毗陵三月。以余與賢從有舊。敝過余。余家貧。不能資芻米傭賃。致足下襤被入質庫。書至知實我哉。及發書而所責者。乃不在是。竊敢以書報焉。天下有業成而人信者。有業成而人不信之者。有業成而人不信。信于其所信之人者。琴如曠。弈如秋。射如基。丸如僚。相如姑布。吾信之。吾則告于人曰。子必試之。何

者不欲掩其能也。卽琴不必如曠。弈不必如秋。射不必如基。丸不必如僚。相不必如姑布。吾善之。吾亦告于人。曰。子姑試之。何者無所關于大也。至于醫。則雖有秦越人。倉公之術。而忽稱於無疾病之人。以求必試。其或不怒。予言者。則以爲諱矣。况術之有醫。如吾道之有師。能與不能。動關乎人之身心與性命。擇之者慎。固不輕信於人之一言。今欲以其所甚愛之子弟。姑試於不甚信之人而學之。并欲以其所甚愛之父母與子弟。姑試於不甚信之人而藥之。非甚冒昧。不敢以請。卽請之亦不應矣。然師者。猶余之所得而知也。余果信之深。則有先生大人言之不信。而余必欲其信者焉。人果信余之深。又有不信於先生大人之言。而信余言者焉。若夫醫。則非余之所知也。今卽日告於人曰。斯人也。秦越人。倉公也。彼且不信余。而又安能信足下哉。足下之醫。必工於醫。皇皇求之而未得其人。歎也。人皇皇求之而不遇足下。亦歎也。人與足下俱皇皇求之。而吾欲參一言於其間。不可得。又彼其人與足下之歎也。乃責以不能引薦。至憤然而言之。亦過矣。幸姑俟焉。必有遇者。

寄方坦菴先生書

竊嘆落無所表見。謬以詩文爲當世賢人君子之所推許。大人先生之所獎借。慙慙焉不安於心。及聞閣下在揚州。每對客輒傾倒於董生。謂當世無出其右。至以不得見董生爲恨。而詢其生平。及其面貌與其性情焉。長公學士及魏子仲震鄒子訐士。陳子其年。靡不先後述閣下之言。竊聞之而驟驚焉。已而竊自喜焉。其驚也。謂竊之詩。遂足當閣下之傾倒如此也。未必然也。其喜也。謂閣下而亦傾倒于竊如此也。將當世賢人君子之所推許。大人先生之所獎借者。未必皆過也。因自取其所爲詩。覆閱之。亦復自得。漸忘其媿。非復向者之慙。

忤不安矣。既而思閣下之所以許我者，必自有說。閣下許之，而謫不曉然于所以許之之故。是閣下知謫，而謫反不自知。將賀賀焉，自去其所以長。微獨負閣下之知而已也。魏子之言曰：閣下之亟稱於子者，尤在五言古詩。鄒子之言曰：子五古與七律，尤爲閣下稱服。二陳子則曰：古詩五律，子尤見稱於閣下。獨學士語謫與魏子之言，差合。謫之孰得孰失，亦未嘗不自知之。及傳聞閣下之言，或所許者在此，或又在彼。謫于是復忤，忤焉不自安也。或閣下過于獎進，漫舉之，而皆非真耶？或傳閣下之言者，未必皆信耶？或閣下語學士者爲真，而語謫子者爲汎耶？謫嘆落無所表見，將終其業于詩文，願知閣下之所深許者，以合乎謫之所自許者，庶乎其有進焉。適研齋李太史過江，奉謁，冒昧附書，伏賜教益。

與倪閣公

今之談詩者，邪說漸消，無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在於攻竟陵。知其俚鄙而學爲華靡，知其纖曲而學爲率直，聯篇累牘，詡詡然自號能詩。卑者忘格調而競風華，高者離性情而言格調。是學竟陵而詩亡，攻竟陵而詩愈亡也。猶之功令既嚴，無不知摹先輩者。然知浮華之掩理，則趨於枯寂矣。知怪僻之累體，則趨于平庸矣。淺者有波瀾而未老成，深者有理會而無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摹先輩。譬如古人已往，爲土木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矣。乃優孟復過而笑之曰：是不如我之能笑能顰，或歌或泣也。嗚呼！將遂得爲古人乎哉。

與弟季友

是行也，將週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覆巖蛟鱉，出沒

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煙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卽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閒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閒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卽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不安。嗟呼。汝念之乎。夜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煙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於存日哉。况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視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邀先人之遺德。以待振於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其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于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唯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於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游。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隨。以免於前者之所虞。因得早歸。告無恙於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詩曰。嗟予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崗兮而始念之。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昆陵文選

與吳玉虹書

藥白。玉虹足下。兩日借曹子二應。頗縱遊觀詩酒之娛。幾不知有他事。辱枉顧失。遂翰到。又淹裁答。頃始展讀。知足下乃不棄愚鈍。而命之爲某當事詩序。僕竊以爲此種文。不忠不能作。患作而不能。故不如不作之爲愈。無已。則必變俗爲古。置之古文中。而不覺其惡焉也。庶乎勉爲之耳。僕生平於詩文之道。無好名之念。惟日孳孳尙論古昔。折衷得失之林。以明斯道之必有合焉而後止。苟謂貶其所學。易以欺世取名。則反有所不能性也。豈可強耶。前欲次憶與足下論詩文極快。然猶慮足下不察。僕所以論之之意。而疑其言之過當也。故復爲足下言之。大抵僕所以論詩文者。乃與時論大異。如足下云。文章不可以無體是已。雖然。僕所謂體。非足下所謂體也。夫文章不盡於體。其體亦不定。不定中自有一定之體在。譬之置陣然。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孰得而窮之哉。此僕之言之。所以異於人之言之。而非拘拘形似者之所知矣。故規矩方圓之至也。設有匠人焉。執規以爲規。執矩以爲矩。以爲他器則不能也。而曰吾如是足矣。可乎哉。設有匠人焉。執規之圓以爲圓器。執矩之方以爲方器。而曰吾如是足矣。則夫器之精粗美惡。一切置之勿較也。可乎哉。且使器之方者。古人有爲之者矣。而今日必不可以爲圓器之圓者。古人有爲之者矣。而今日必不可以爲方。是拙工也。可謂之巧者耶。且又使器之方者當爲方。而今必改之以爲圓器之圓者當爲圓。而今必改之以爲方。是僻工也。可謂之中者耶。嗟乎。此皆大匠之所不取也。則何故哉。失於不知也。故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行事亦然。或同之異之。而皆非乖其用也。或因之革之。而皆是中其宜也。故爲詩文之體亦然。其採之也博。其擇之也精。其養之也純。其出之也神。若是者無他。惟其道而已。古如左邱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徒。其體何嘗無所師。何嘗非左邱

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自爲體也。今爲文與詩。而不欲學數君子者之所爲。則已。必如數君子者之所爲。而後可謂之文。可謂之詩也。而後爲愉快也。則必求數君子者之用心以爲之。何嘗不學數君子者之體。何嘗非吾之自爲體。則吾之自爲體。何嘗非數君子者之體也。能如是以爲體。不亦善乎。否則過也不及也。失鈞。足下以僕之言爲何如。以僕言爲不可。僕從此對足下默矣。以僕言爲可。願時時相與討論切磋。不無少裨。足下其審思之。

周積賢 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陳其年

足下穎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塵。二方高世。藏書善卷之洞。佇見花開。賦詩玉女之潭。還驚魚聽。珊瑚七尺。非惟金谷之園。玫瑰千重。寧止曲陽之宅。固當笑南金之寡和。訝島人之絕絃。况復剡溪非遠。子猷乘興之船。山陽可通。仲悵相思之駕。東都道主。便多慕德之賓。西邸文人。或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其不然乎。僕比年病患不時。離憂多暇。天地爲小。江海不流。遂乃息羽於千里之內。垂翅於多士之末。既非白之匪逸。亦躡屣之徒勞。而寬書無力。備筆興謗。時有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爲榜人。冀安瀾之可托。風教所期。惟在足下。且夫橋李山下。爲種蠶者幾人。右頭城中。凡導安者幾輩。坐新亭而隕慟。過西州而愴懷。馬首東西。川原南北。寤寐忽見。胡寧可言。浮沈之懷。若斯而已。將以明春。迄於三載。編竹爲室。廣不過身。藉草爲榻。厚不蔽膝。散髮其上。

匿影其下。既失蛟龍之伍。仍非雞鷲爲羣。元卿荒草之選。是所師心。子通終日之闕。差堪尙友。小人固鄙。不敢自文。至其異鄉賦別之篇。昔日詠懷之作。雖詞非金石。難居作述之科。而心有風雅。非無鳴躍之性。勸之宛委之山。非敢望也。供諸羽陵之蠹。豈不懼歟。杜元凱之碑。一山一谷。庾子山之賦。五存五亡。私心痛之。無能爲力。足下念此。寧無慨然。秋風加厲。寒雁初來。後遇有時。行矣努力。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集

東臬司

他令所艱者。錢穀刑名爾。越多重案株蔓之餘。鴻羅魚網。誠有如台翰者。此輩出門時。姓名鄉曲。判若更生。宗黨姻連。販爲奇貨。跡者執南轅問晉。懸馬價問牛。每一當之。頭髮爲白。

與儀封令君

捧猶賢草。知陳蝶菴素相倡和。此君才酒俱壯。殊足念。

與某公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彼卓絕之行。與激詭之聲名。可以物身。不可以理世。唯唯阿阿。媒妁之口也。浙浙漚漚。龜婦之形也。生欲兩避之。而就一我。世亦兩無處焉。究與世恐不免。亦聽之已耳。

與某兄（庚辰）

治天下有才。亂天下亦有才。未有如今天下。卽以治之者亂之。籌略出庸人下。舌本乃踞周孔上人相對。几席之近。而心相圖已在雁門之間。可笑也。表裏晶瑩。不爲此闊大虛浮之言。以警世。如我師眞國之巨人。蒸靈鬱異。繼起有兄等。天之報老師者不薄矣。

與某弟

波紅天黑。以葉舟掀播其中。幾不知所屆。眉無遠山而橫見妬。額無於菟而面相漫。人世原如此。未足異也。金之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使鑰不混金。則亦何害於鑰。人不自信。動引遭謗被讒之古人。與己之招尤。互相解卸。竊恐非鑰非金。傍以爲何如物也。遷武林者一月。湖光剗門。山翠欲滴。不知何年一窺其勝。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七

王履

安道崑山人

與人

僕遊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爲某家數耳。近始屏去舊習。以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

又

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余遊華山之詩。取謂軼昌黎而配少陵。庶免乎馬首之絡之弊而已。

王

衡

辰玉嶽山太倉人

與袁了凡主政

尺牘新鈔二集

捧讀尊函。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稱稔聞也。明知情有所著。逢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擴。習與性成。如蝨雪蛆。作孽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楮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嬾著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邵寶 二泉無錫人

與同里新貴王大令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以循吏。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大略教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于馭役。而寬于馭民。亟于揚善。而勇于去奸。如卓茂以治最封侯。其教民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教。女必無怨。以律治。女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語溫惻動人。致治脈理自見。律禮二字亦見。醇良酷吏。下手分門處。觀卓魯之治。令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究之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不足與于斯。賢其念之。

又

昔王文正云。朝廷權酷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真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開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

于中世行之。令元氣坐索。國本虛耗。倡此法者。及精言利之人。皆不令終。何則。利必有害。其效然也。當劉晏以養民理財。算無遺策。而後亦以冤死。史猶以爲精利所致。况其他乎。今兵餉不足。水衡頻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之可也。倘有謀及此。便非氣運之福。又當善爲酌行。所爲賢者更當盡心時也。

與胡蓮渠侍御

唐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立致宰相。一布衣言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嘆賞如此。非存心經濟。積誠所至乎。大略熟練世故。欲治天下的人。則詞理自別。夫奏疏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寧無別乎。不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况行事祇施濟下民。而奏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爲善者。已史難。更難。况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爲禍福。寧可計者。是以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譴。王侯射請貸饑夫。神報相位。禍福之應。其緇如此。但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爲心。則宛轉虛活。自有竅竅。擊邪爲正。定無虛憍。然而左右手。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于所執。亦自實見得是。然已禍天下不淺。又不然而矜名矜氣。致天子復諫。權貴褫衷。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道。尙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排正人。逢上意。希奧旨。則更不可言。報亦更慘。言事有款有情。單剴切不得。唐德宗之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喜得卿。此可爲得言之神矣。故詞不必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難竟也。朝廷生一事。則民之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報罷。有以爲聖相也。竊爲嘖給事。切莫作矮人看場。最宜留意。

周立勳 勒齒華亭人

柬人巾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趨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爲正至於齊梁之瞻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正不必置針砭也

與秋士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於哲輔淫思幽怨實始風騷吾曹置蠟之篇散釵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大雅所譏豈爲盛德之累

與偉南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軋儕輩吾黨深絕實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寥寥餘子之言卿當第一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元纂同秀之書延清攘希彝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浮巧者勿矜拙宜自勉

張

潛

子晉曲林華亭人

與羅瑕公

弟牢落半生。癡懷不改。在南中數年。得一穆如以爲至快。不意因穆如。得仁兄。自北行以來。深愛穆如。文不通俗。不意點賊。遂能振拔乃爾。此殆真能作賊。聞信喜躍。是日與王鍾老浮白大醉。憾不卽至眼前。共傾酒聚。幸爲我致聲王郎。人事酬應。稍與和光。使世不稱矯激。卽可。慎毋與一種虛氣之人。多嚼酒肉。跟隨僕從。損却平日家風。目今世道日衰。貧賤之士。居常自許德業。不讓孔顏。經濟必躋管葛。文章直凌班馬。風誼可追鮑雷。及其得第。旁人視之。全不相應。今日穆如出頭。望其一洗此習。多蓄餘力。以應事會。若精神氣力。耗於無甚緊要之處。將來好事當前。便難發付。不可不蚤計也。弟望穆如之甚深。狂人故態。不禁潦倒。仁兄能不爲之一笑乎。

鄧漢儀

孝威一字舊山吳縣人泰州籍

與袁籜菴

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妬亦可憐也。至讀曹秋嶽先生老淚霑歌板。歸裝儉穉田之句。又爲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之贖乎。可爲世道嘆。並可爲遊人戒矣。

答黃九烟

先生落落高踪。弟輩樂其真。時人惡其冷。今已無伯通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

九龍峯依阿坦最爲長策。

與劉津遠

弟與申子鳧盟素未謀面。乃鳧盟寄江南友人書。屢稱弟不置。弟豈忘情于鳧盟者哉。鳧盟寄托高遠。所爲詩蒼渾之中。乃復秀潤。此正河朔所少。蓋太行滹沱之間。風氣剛勁。詩不難於壯而微患莽。若鳧盟者。眞矯然獨出者矣。弟夙昔爲詩。怕落齊梁人聲口。累年北遊諸作。頗雄健。絕無綺羅花草氣。其得之山川之助耶。恨未繕寫。不能呈足下。並寄鳧盟讀之。

與孫豹人

竟陵詩派。誠爲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習爲輕靡。無一語樸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轍。而陰堅竟陵之崇。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先生主持風雅者。其將何以正之。

唐汝詢

仲言華亭人。育而著書。
編蓬續集

與某

竊聞玉石相糅。三閭所以痛心。牛驥同皂。梁客爲之扼腕。夫志士之不能羣於庸夫明矣。迫而合諸室。猶且掉頭而去。况迫而合諸簡冊乎。僕偶客邗溝。有事于殺青。聞有千里饋書者。取讀之。則雲間人物志也。其傳

先達賢當代名公。無敢置喙。獨異人一款。收僕與某伯仲。僕忿然廢寢食者三日。僕之與某。吾鄉五尺童子。咸知其非倫矣。先生取而合之者。謂其文詞足敵耶。清修互競耶。著述堪比耶。是三者某未嘗有也。特以盲廢而合之。則先生真皮相士矣。作史者貴知人。合傳者貴定品。人不知而傳。品不定而合。遂有挽途人以劇談。延奔跣而同席者矣。儻令合范蔡而傳之。以智辯相埒也。均爲秦相也。先生謂其折脅摺齒而合之耶。虞舜項籍俱列本紀。以管宰割天下也。先生謂其重躡足附耶。古今稱文人者。必曰揚馬。以有詞賦相當也。先生謂其口吃而相承耶。然則左邱明之失明。漸離之矐目。子夏之小冠。俱可合而爲傳。行汲之璧。晉之步將齊之臚。歐璞之別。俱可驅而同堂。晏嬰之六尺。孟嘗之眇小。武安之貌寢。郭解之短矮。俱使屈節而從侏儒。防風之骨節。專車長狄之身橫九畝。皆令卑身而事西伯侯。高股有黑痣。桓溫而有七星。光武日角。叔夜龍章。俱遺約爲昆仲。陽貨孔子。俱列世家。習鑿支離。俱稱詞伯。是皆先生作志大意也。夫不求人品。而索諸形骸。陋矣。無外史之筆。叨外史之任。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之書。既已梓矣。言之無益。但求毀去。唐生一板不與某列。幸甚。

紀

青

竹遠江南人伯紫尊人
樺冠子

與爾斐

簪纓之士。卑者爲榮。應高者爲動。伐聲名一途。又卑高二種人。湯頭引子。藥劑中斷不可少者。至於所謂千秋萬歲後。非無聊則憤激。

與艾清羸

老鼻與雛鷓分鼠。鸞鳳與雞鶩奪穀。梧椅與荆榛讓蔭。蕞草與芝蕙蒸蝕。范忠宣云。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之不武也。今日之事。與此意同。

示兒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彝。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鬥。習之者也。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斐晉公有言。吾輩但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致身卿相。則天也。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汝不見若乎。老大夫起家鉅萬。終夜握籌。尙在針頭上削。佛面上剝。二子久製泗濱。冷冷一擊。剎那爾。汝又不見若乎。占籍單苦。百茶俱茹。高視闊步。思做天下第一流。富貴家兒。不如人且不可。何況貧賤家兒。汝勗之。

張一儒

彥先江寧
懶眠齋

答武仲宣孝廉

讀書清緣。真不易得。若機趣不生。雖終日閉關。政不如飲酒賦詩。登山臨水。時有會心。乃出讀書之上。古人之書。亦是機趣所到。偶爾肆筆。遂足千古。今人苦心幕畫。已落聲聞。若更參妄緣。或反失之矣。余爲部軼才。

弟宿所欽服。爲時所役固宜。乃委弟代斲。豈膏梁旣厭。而反思黎藿耶。

程邑

幼洪翼蒼上元籍休寧人

寄嵇叔子

永嘉山水在越地爲最。足下建節以來。纔王謝之芳躅。登臨所歷。吟咏必多。當不使山水之樂。獨讓古人也。弟譎吳門時。曾接翰教。此時大刻未成。索邑敘言。至今未覩全豹。數年來簿書之暇。怡情筆墨。凡邱壑鳥獸。風雨花草。城郭園亭之所觸。同僚屬吏紳士山人墨客之所感。憂喜愉快。咸寄乎詩。其得之心而應之手者。必有軼於古人者矣。君家昆季入都。問知近况。布衣糲食。不減寒士。人無所求於己。己無所媚於人。己亦不求於人。亦不責人之媚己。余聞之驚甚。今之爲外吏者。不求於人固難。而能使人不求於己。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足下何以得此於人哉。世以威鳳祥麟。甘露醴泉。爲國之瑞。使吏貪而民貧。此數物即數數見焉。何裨于治。使天下之有司。皆如足下之無求於人。其爲瑞也。不亦多乎。十年前與足下作賦論文。掀髯鼓掌。狂歌飲酒時。私心揣足下服官。必爲仇爽豪華之行。孰知類深山學道之所爲哉。足下其勉旃。慎終如始。

與門人葉九如

不佞忽動念。安得萬間屋以居無家者。挾纊無算以衣無衣者。積菽粟如恆河沙以食無食者。掬大海水。澆盡人心之垢。借五丁力。鑿平人心之險。足下留意古道。想有同心。然此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徒空言耳。雖

未必有是事。不可不存此心。否則鄙吝何由得消也。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瀨園文集

與唐月麓

文章一道。一人開之。衆人尤而效之。非衆人之過。而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襲取學之。畢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文。而他人得移之於彼。無亦於此有不甚真切焉者歟。自古文章所在。未有能免於流弊者。其能免於流弊者。則必其立於不可及。與其不可假者也。

與沈公紱

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久。井底自鳴。何裨勝負。漢季天下名士至數萬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以此執咎聲聞。想當爾矣。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世。故其名克稱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耳。

與劉秉三

惟士與女。伊其相諂。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戲謔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談。亦習氣耳。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齋粲。皆得證果。獨文人不居一焉。阿難以多聞見擯。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譚禪。終不得禪。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

與薛諸孟先生

前代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遠甚。獨不逮唐身。適賴有先後諸大家。勤持厥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郊島全賀等輩。時或復生。譬則滄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非薄先輩者。踵相接也。卒與先輩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日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廢。唐人又思救宋。避溺得焚。愚不可瘳。明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宏。乃正厥始。是故成宏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歷以前。于是歌行優孟李杜。近體臨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宋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北地。證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艱歟。

與白生

布衣詩非工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紳輩。可傳者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達。後世則論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聞。歿則已焉者。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當世者。端木之聲。愈於仲尼。而顏曾沮豆居其上。白居易雜林賺句。梅聖俞西彝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咸被管絃。歎者李杜所未及。受享於當世。而千秋後諸子之視李杜何若也。

與周彝仲

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似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故。行野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在人間。

與秦兆谷

詩淺事也。古今世無治亂。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爲詩。然君子之得與於詩者。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趾。少陵失路。襄陽窮而後工。右丞達而後工。假使數于易地。卽皆謂不幸。卽皆不必能詩。辟如蘇子卿晚年從容漢陸。便碌碌無所表異。然則嚙雪咽氈。節旄盡落。固子卿所謂遇合也。

與王季豹

仁兄所處天人名實。一切非第可比。大約才兼志願。肝腸過熱。靡事不爲。無人不交。此病似非小可。我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爲惜。夫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復惜之。古人不爲窮大。不治甫田。用心顯篤。而作事近著如此。

與陶仲調

近日房選。概無可觀。大約子輿氏地醜德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怯於功令。以得一才人爲懼。士子亟於干祿。遂以克盡其才爲憂。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爲有守。古賢者事乎。

與文本生

弟丙子冬。曾將前七子一派名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筵滿前。無下箸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實欲捐金爲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

復王子京

入冬拮据。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刻與先生周旋也。壽文例如梓人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碑記。如坐舉比。解訓話。作老實語。博趣不得。須經先生點定。便如東坡冊語。皆有生動意矣。

與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美。三百篇終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爲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肯夙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爲不可救藥之憂。若唐人流離瑣尾。啼號滿紙。已落第二乘矣。

與王滄川

史稱家徒四壁。某并四壁無之。平生尺牘。強半皆鈔貨之文。一夕盡焚。畏爲後世蝨蟻口實耳。正苦米貴。家在首陽。賴先生捐俸。始一舉火。因思徐穉。閱貢糶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射辟穀之術哉。仲子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歟。一笑。

與劉公言

仁兄才思敏妙高廣。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其要領。大略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十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過客。應酬隨緣。疎密可也。

與劉雲門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與陳斗翔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善。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望於富貴如此。分金贈綈。已是後世人事。何況王貢彈冠。

又

朋友一道。惟貧賤則然。無責之于富貴。安樂則然。無責以患難。生存則然。無責以既死。取長略短。厚往薄來。則可交盡天下。受用朋友一道。

與人

香嚴悟道。則遙禮瀉山。瀉山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

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奇可思也。

趙貞吉 孟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足下之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足。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蹤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取財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十數冊。故書。擗舉子活套。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之人。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泊于秋水。嘆溝澮之盈於屋霑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少年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鄉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光陰易懷。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與唐荆川

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蓬蒿。人尙計較。有言紛紛。而况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乃以善世也。乃太乘法門也。恐相見晚。故先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

宋登春 海翁應元鷺池直隸新河人

與人

文中子謂北海黃公善醫。先寢疇而後針藥。汾陽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余未善詩。先性情而後文詞。寢疇人事性情也。針藥卦說文詞也。

讀某君詩與客

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

喬鉢 文衣直隸內邱人

答友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張四維 鳳盤山西蒲州人
條麓堂集

寄孫淮海

積久不奉教言。追憶昔游。非不宛然在目。而歲月漸邁。知已天涯。覽鏡自觀。形容非少矣。每閱古紀傳。諸

奇偉磊落。表表自著。當世者。方其抗行奮迹。著論紆謀。固爛然盈帙也。數幅之後。世代頓異。翻帙以思。則已窅然遠矣。今我兄弟所最念者。固此數幅內事耳。而聚散靡常。少壯易過。每靜言自念。輒惻然有疚于中。

寄王後峰

以門下介然物表。視世事若將浼焉。僕私心豈不高之。但以幼服聖訓。遊方之內。覺倫理天性。不可解舍。褊衷不能無望焉耳。夫物莫不各有恃。所恃者固。則物不能奪之。豈惟聖賢見道真確者爲然。雖稽康之於銀。劉伶之於酒。固泰然以爲得所寓。而人莫測也。是以舉世嫉其放肆。而有識者亦或亮之。知彼非徒矜爾。僕尺寸士也。不足與鴻洞之觀。而亦竊有以自恃者。但闊別久。不得與門下劇談。而又非尺翰可盡也。秋薦在期。大器晚成。必有震越人觀聽者。謹拭目以俟。

寄高相公

某仗麻屣。年來居山。屏翫茹淡。神情轉健。乃於中秋拉一二姻友。泛湖登山。得水經山海所識諸異蹟。宛然可驗。數百年乃翳沒章莽中。而俗邱冗利。多表表著詞人頌述。因歎世士識奇者固寡。而靈蹤乃亘宇宙常存。不爲損也。古人之道高寡和。功大招尤者。往往而是。而夸毗利勢之子。閒竊時值。播弄聲饒於寰區中。亦何以異此也。

李楷 叔則岸翁陝西朝邑人

與孫豹人

列子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弟不宦矣。兒女之情。未免作苦。然亦思求一易簡方法。十一應酬。十九觀心。稍有放佚。則遊覽山川。誦讀詩書。以鬪夫分外之妄想。此自供之案。不妨知己前委細詳陳者也。伏念好學勤苦。千秋自命者。吾里則聖秋稗恭。與吾兄差相彷彿。弟不才闖入此中。衰年智短。不敢以此自任。所願以心學藏拙文。其不文之名。而自適其適。靜觀已往之作。其善者如雞肋。其不善者如蛇足。欲聽其或存或亡。而又不忍以佛諦觀之。名即爲獨。與財色食睡等。直該掃除淨盡。而二三好我。不知何以教之。夜來觀古人博雅之流。於書無所不讀。而證入道理處。未必精到。使無鬼靈。便當斷滅。而言之所垂。昭昭不滅。是其精靈亦復常在。嗟嗟。種豆得豆。習氣在於文章。生生世世。終是一慧業文人。即有獵師。能斷虎豹之命。不能掩虎豹之文。又譬之風雖猛烈。能驅倏然之雲霧。不能改日月之光華。何況於心。能有理會。此中受享。斷斷有鬼神不能奈何者。但在專心致志。不可作兩擲人爾。曉起無事。念老兄爲文。見聖賢之理。具書奉說。幸有報章。惓惓切切。

孫枝蔚

豹人陝西三原人
澗堂集

示兒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事。讀書做業人。胸中皆不可無所奮激。若夫學爲聖賢。學爲隱逸。並奮激二字。絕無用著處矣。聖賢受辱。惟有一懼。懼我有以取之也。隱士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辱之德大矣。

哉。

又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熱境。席上賦詩。山頭走馬。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告兒知之。

郝

敬

仲與湖廣京山人
小山草

與田肖玉

爽利漢生死臨頭。一似等閒。蠢笨漢閑坐。一似負鹽車上太行的老特。

又

真能不被物引。方是閒人。兄看世間何物可羈留得我住。我可以羈留得世間何物住。逝者如斯。貪便是癡。

答某僧

日用間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此爾家爲愚人排道法耳。然鹵莽裂滅。實自此始。學教不越人倫庶物。縱使六合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苦定要小他。畢竟何會小得。

尺願新鈔二集

一三四

藏弃集卷之七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八

宗元鼎

定九梅岑揚州興化籍江都人
新柳草堂集

寄儀部王阮亭先生

七月既望。曾具詩箋並副啓一通。時缺翔鴻。空懷尺鯉。然而花枝酒籌間。聽吳娘唱。零素斷紈之句。計程天外。應已過鍾吾道中也。桂月初。接公猶手翰。篝燈夜泊。猶念秋水伊人。當代昌黎。得爲東野知音。此生願已足矣。張敏交情。夢中尋路。寧止望江雲于日暮耶。詩話六則。鮮潔齊紈。香飄趙穀。穎川仲偉。不足擅美於前。巴人俚語。何幸獲此。東原二詩。蘅皋白露。蓮浦綠波。可謂薰班摘宋。讀至含悽味江練。適令人一吟淚流也。魏闕高寒。調和珍重。宗瑗度曰。阮亭公別廣陵詩云。零素斷紈都散落。新聲傳與竹枝娘。宿遷縣爲古鍾吾子國。卽淡之去猶。阮亭公去猶舟中讀芙蓉集詩話云。孤舟寒水。篝燈吟。諷如田文聽雍門之琴矣。阮亭公又寄梅岑詩云。綠波蓮葉漲。白露蘅皋遠。不見廣陵人。含悽味江練。

又

尺牘新鈔二集

數月來又疎音問矣。獨宿禪菴。夜長心靜。歷計一歲中。前後寄書共五函。寄書人未必俱到。其最初有猶夢淮南舊煙水。半間茅屋讀書人之句者。乙巳冬杪札也。次又有留得崔嵬詩句在。寒山影裏見人家之句者。丙午試燈日札也。次則四月浴佛後二日有札。次則五月有札。中四句有半夜猶裁牘。逢人便寄詩。不從中路轉。也到玉京遲之句也。次則季秋扇面詩。三首結句。有只因曾重參寮選。又審秋風第四函之句也。而縷縷重複及之者。以前數函。或有到有不到。以見寄書之難。而此衷不敢一刻忘文字之知也。紅橋百字令一闕。錄稿寄政。望建禮之暇。一賜和章。

寄王西樵先生

記茱萸灣北。霜月維舟。清酒素心。驪歌酬和。村隴雪夜。回首茲時。又成往事矣。當先生之在維揚。或數日一談。或經月始面。東原七十里。書札時通。此衷覺相離不甚相遠。迨歸歷下。山川綿邈。始悔從前何以不朝夕相依也。湖舟判袂後。卽返東原。至今不復入郭。非懶于巾柴車。因賞音旣歸。論詩興減。南史世說。解頤何人。花間草堂。是爲何物。程邨博學。遠隔江東。豹人雄贍。饑驅無定。西崖妙才。不復常到。以是甘心素居耳。臘月二十日。雪中憶隔歲此時入郡。是晚寒甚。到卽相留。擁爐火於客亭中。時有送雲液二小瓶。開樽嘗試。酒間座客。分曹說令。限以典雅。各舉數百事。時沈醉。旋想旋忘。因以筆記掌上。漏盡方散。月光如水。澄澈四際。歸寓猶寫寄京雒知已書。天將明始臥。次早醒視。掌臂間墨斑斑如古竹帛。此景此况。人生不易多得。今年此夕大雪。則寂坐於東原草堂中。與文江燎松柴相對。濁酒一壺。殘書一卷而已。因賦二詩。並錄于後。時乏齊州驛使。仍以此

札寄至金臺。入家報中。然寫書是新春前一夕。不知書到何時也。今歲廣陵大雪三次。連山接水。盡如瓊瑤。平田郵落之間。斷往來者旬日。開函見此。應必有憶江南雪中人詩句矣。歲端將近。福履與梅竹俱新。廣陵布衣。不勝瓣香敬祝之至。主臣。

寄周櫟園先生

鼎再拜謹奉書周先生閣下。向承詢及方生苞。詩文入夏來。手自編輯遺稿七卷。寄上。敬求大序垂重。倘可以發梓。則伏望先達爲之行世焉。鼎歎今世之爲交道也。生則與之遊。歿則已焉。榮通則日相近。因瘁則若不相聞焉。然而於世俗頹靡之中。猶以苞之遺稿爲念者。以當代有大賢君子。能挽古道於今日也。鼎往讀韓昌黎傳。見其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相善。二人名位未振。昌黎不避寒暑。稱薦于公卿間。而籍終成科名。孟郊既不得第而卒。昌黎與李翱。猶爲之稱道於鄭餘慶。使之驛送贖給焉。舊唐書。張籍孟郊傳。不列之於文苑中。而附之於昌黎傳之後。以爲張孟非昌黎則名不彰。而天下皆於此知昌黎之好士。如是其真且篤也。苞昔爲先生所知。收入門牆。使苞身尙在。必爲門下誦讀詩書。效法仁義之士。今既捐館舍有年矣。則遺稿之傳於世。正當世昌黎之任也。其集中字句。已重加校正。凡文不雅馴者。不入是編。冒瀆威尊。惶悚敬獻。(苞字白英)

王惟儉 損仲半菴河南祥符人

與劉澹如絕交書

僕少讀劉孝標廣絕交之論。每怪其說以凶終隙末。季俗卽偷。而投縞贈紵。古道尙在。五等之論。於是爲過矣。及歷觀豐約。熟視初終。然後知雨雲之乖。未擬其反復。衡續之旨。僅得其百一。獨往之士。所以去冠紳之黨。卽鹿豕之羣。而不欲與世俗之數數也。敢畢其愚。惟吾子裁焉。聞者吾子不道。猥賜玉趾。一揖下階。抗顏登輿。僕爲之愕然。因憶曩歲北發。僕曾隨例一餉。非有韓豫章之多絹。袁鬲令之營舉也。而搗付去信。獨成其高。是吾子信嘖嘖於僕矣。僕嘗無一言以相遺乎。子昔在陽城。行李之往來。無歲無之。冠藉懇惻。筐篋重沓。僕豈遂乏藜藿之羹。缺鶉褐之被。而需故人之惠也者。交自爾也。而不腆之私。輒蒙斥去。不亦過乎。比見實過語。以吾子客歲臥病。僕不之存。嗣有書疏。僕不之答。蓋有對焉。吾子誤矣。無論潮發之嫌。義宜自疎。子地當清簡。官惟柄爵。淪落如僕。通書何言。平生孤操。其誰諒之。至病苦侵尋。人所時有。而交卽多情。勢難奔問。彼徐孺子之絮雞遙臨。范巨卿之白馬突至。此等情事。古有幾人。吾子之病。尙未逮此。而子是之責。僕又有以詰子矣。夫羈旅之苦。必不慘於閨扉。寒暑之疹。必不痛於死亡也。先富平非子研席之好。而年譜之篤乎。往者刑餘煇虐。搖惑宸聽。緹騎從天。隕越無地。秦晉密邇。匹馬匪遙。吾子能具數行之書。遺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重繭入都。委頓抵獄。榜掠慘膚。桁楊施體。棗饘不充。蟣虱相弔。當此之時。韓長孺之灰冷。益之以溺。江文通之淚盡。繼之以血。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遺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天未悔禍。溘焉捐館。炎暘政酷。屍蟲欲流。黃職方與子之年譜略同。而乏其故交。何戶部與子之研席有異。而又非周戚。匍匐請救。且夕慙營。鯉首且美。蟹炭有腴。藉幹送往。溢于具爾。陽城非僻。豈其罔聞。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遺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靈輅就道。故國是

歸。丹旌素旆。天意凌其雲陰。葛弗柳車。行道分其雨泣。棲魂南郭。途未半舍。子於此時。以計事再過里矣。鬼而有靈。將日夜望曰。庶撫我乎。吾子曾不肯枉咫尺之路。弔糴糶之孤。子於交情。其謂之何。倘先富平據當路之衝。逢姬姜之戚。卽道途修阻。子必奉爾。而於跬步之間。斬於一往。衡轡之際。過爲分明。孝標立論。置之何等。而以區區之疾。責望于僕。何輕重之不倫也。且居已於伯起之清。而居人於仲父之穢。益僕之所不受矣。吐嗟澹如。於斯絕矣。浮沉異路。永離隔矣。餘暑未已。兼之積病。橫臆爲書。不復求文。謹白。

張民表

法幢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玉歧齋集

與甥朱敬之

嘗讀禮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心疑寡婦子何罪。而輕絕之。若是已。而深思孤無教。則易敗。聖賢爲危言。提激之耳。甥不幸而孤。宜有以自見。毋令人擯之。不與友也。

侯恪

若樸木菴河南商邱人。
眠雲閣集

與彭君宜

攻詩務遡風雅。爲文當法秦漢。今人不觀江海而羨蹄涔。不覽華岱而誇拳石。不愛秦松漢柏。而取蟠曲。盆盎中物。可謂有心眼者否。

尺牘新鈔 二集

一三九

示兒

勿爭不可得。勿抗不可久。

王

鐸

覺斯河南孟津人
擬山園集

與周減齋

歲月漸深。不晤爲歎。辱承華訊。愧感集懷。向者敝廬分詠大作。高秀之氣。軼於塵表。風雅一道。今歸樸下矣。無由面覲。渴思怒如。

又

僕酒人也。花時多暇。同知己披觀古圖書。漢篆。擗管快吟。看核錯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蒼天。俯仰然有出塵想。不知古人一石後。與此何若。

又

僕老矣。晤對清陰。浣花掃葉。亦可樂也。回思促促金華中。不當爲之一噓乎。

又

余書酒後。指力一輕。如作山水墨畫。筆過風生。詩歌從無意中輒得。壺卮間寢。深臥言疲。命爲勉作數字。不異枯魚之索矣。如何如何。

又

牛首白雲梯。松首鳥語。江聲雲影。登高眺望。頗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若耳。

與韋鴻圖

曩於浣花菴。見國華先生詩書。皆攜古意。非薄狹時流。爲之起敬。今相聚于公園。舉尊暢敘。甚愜懷抱。時翰華蕤發。竹音清拂。輕風徐至。好鳥無聲。良晤如此。不爲識之。他日相聚。思此景况。知非夢境矣。

與張玉調

律呂精微。皆協元聲。冥合鬼神。格感上下。匪曰細故。衆人以歌喉從事。不制性情。此所以白盡梨園頭。食而不知其味耳。年翁平章焉。

梁雲構

匠先眉居河南蘭陽人
約陵集

寄蔣老師

西出井陘。惟有萬疊荒山。千壑皺地。來與馬首相尋。遂汾逾菴。馬忘車煩。卽間有吟興。撩人亦爲街鼓驛。柝消盡。東達嵩洛。反入蔗境。少室雲煙。小堪遲人。勞薪之士。於此得脫帽一笑。

與吳隆微

前日轟飲。畢竟東西俱帝。誰肯作扶餘仲堅。綾扇龍翔鳳翥。伯仲右軍。卽與我十石火齊不易也。

彭而述 子鏡禹峯河南南陽人

答王大愚

自君家文安公沒後。茫茫海內。而述遂無一知己。賴唐縱酒。生意都盡。除夕之夜。接洛下來書。令人歎文安不死。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謂北海亦復知世間有劉備耶。大愚集允矣。大家有才如海。暢所欲言。讀賦騷樂府古體近體諸詩。雄古奇奧。奔放幽逸。遠駕漢魏。近逼三唐。尖側廉纖。一毫不以犯其筆端。獨成吟咏之響。四海雖廣。指不多屈也。傳奇如武帝帳中見美人。能令死者復生。又如楊廣上巳遊西苑。杜寶撰水飾圖經。人物自動。鐘磬箏瑟。自能成音。徐渭廬桺拜下風。柘城荆溪餘子。直楚儉耶。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然歟否歟。前兒輩自安農來。爲言大愚瑋瑰拓落。酷似文安公。令人無復優孟。果不誣哉。何時跨馬東周。一如河朔故事。不陳思奪邯鄲生之席。則虬髯之遇太原。謹避之耳。一詩附函。不盡觀縷。

馬筠初 風篁河南盧氏人思恩太守

與施偉長

感歎以南。螿毒昏繻。飛寫鳥也。跼跼墮水。人壽幾何。金石非永。中州甜棗佳瓜。行足怡性。戀戀雞肋。誠恐寶圭丹砂。不駐顏矣。

陳希稷

簡菴河南夏邑人
谿南草堂集

與郭靜涵

投跡僧寮。遂踰澗旬。靜夜一燈。心神俱豁。性靈之際。覺稍有進。蓋因思人生貴聞道耳。使予不幸。早歲得時而篤。則用世事業。亦可想像。不幾終身。不知有此一段進境乎。砥礪有心。雖去日苦多。然自此十年閉戶。或尙可收桑榆之效。時光電掣。今遂四十歲人。惜陰而往。真無容一息自恕。甥雖云年力方富。然五十歲亦在轉瞬間。高堂衰母。尙時勞筋力。甥賦性爽豁。心手明敏。倫物之際。亦時見至性。而口絕雌黃。不輕論過失。卽此便可入道。但學力未深。操作不常。釋卷三日。便爾浮躁之色。盈于面目。似志氣猶未靜者。銳其力以持久。靜其神以養心。循次研精。當有一得。是在甥自黽勉焉。此友朋勸導所不能益。師長呵聽所不能董也。一生成就。只在此一二年間。故爲此媿媿之論。以相告語。倘能三復尋繹。則言豈在多。

周文煒

赤之坦然江西金谿籍河南祥符人
四留堂稿

與友

夏邑彭君宜。曾見一老姓家。棧一收軸。有學吃虧三大字。是顧文康公筆。近聞郝敏公少宰。令曾祖智菴先生。嘗揭此三字示人。鄉人卽以學吃虧先生稱之。警宗之祀。亦卽書此三字於木主之後。嗟夫。居官居鄉。恆

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處之人矣。智菴公一傳爲大令。銘燕公。再傳爲少司農。君萬公。三傳爲今少宰敏公公。子姓皆能以文行著。卻從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虧不可不學如此。

示僮文大士

果惟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菜惟苦菜。生於秋。夏冬歷春。至夏乃成。五穀惟北方之麥。種於冬。歷春夏始粒。今人中備四時之氣者。吾不知凡幾。予所見皆粵中一歲三熟之稻耳。予嘗言失志之士。得秋多氣多者。其人必能于身無失。得志之士。得春夏之氣多者。其人必能于物有濟。吾輩卽不能四時之氣俱備。若能由失志以至得志。毋令四時之氣。少失其位焉。斯得矣。

與堦王荆良

今人無事不蘇矣。東西相向而坐。名曰蘇坐。主尊客上。客固辭者再。久之曰求蘇坐。此語大可嗤。三十年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自肅。畢竟也。還說幾句正經話。做幾件正經事。吾與僑家淪濁水。來作吳氓。當時時戒子弟。勿學蘇意。便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風略一傳染。便不可醫治。慎之慎之。

又

老夫生長於汴。至今不能改汴音。有以餅僮嗤老夫者。老夫不恥也。以老夫所見雪苑沈氏。東萊姜氏。上自主人。下逮僮僕。無不婉轉其舌。造作吳音。彼方自矜其韻。老夫耳之。如六月葑子。驚滿身千萬刺。抓搔不得。

每晤陳文昭時時有絕妙語。足解人頤。今日文昭語予曰。某巷中一輿夫。無人不鑿。獨生平不肯任婦人。有呼爲婦輿者。輒拂然曰。吾此肩豈肩婦人者。人輒笑之。而輿人終身不改。乃知人苟能孤行己意。雖貧而輿。賤而乞丐。亦強他不得。今之肩天下事者。亦只是男婦不簡擇耳。甚致偏有欲肩婦人者。甚至求肩婦人不可得。求其近婦人而肩之者。嗚呼。輿緣不若矣。吾與兄冷眼觀之。

示姪壻馮伯宗

吾往往見貪吏之子孫甚盛。廉吏之子孫卻受貧賤。心甚疑之。既而思夫人既已名之曰貪吏矣。及其身。人人唾罵之。千百世而後。人人亦從而唾罵之。彼既身受此報。天亦恕之矣。故不甚實備其子孫。夫人既爲廉吏矣。及其身。人人歌頌之。千百世而後。人人又從而歌頌之。彼既身享其福。天亦已報之矣。故不甚照管其子孫。至於世俗之論曰。貪吏寬。廉吏刻。故子孫食報遂異。吾不謂然。吾未見真能廉而行事反刻者。刻亦是不廉之一端。人第誤認不受賄爲廉耳。不受賄纔是廉之一端。豈便足以盡廉。今舉於鄉者曰孝廉。若如世俗之論。則孝廉尙未仕。何賄可却。而美之曰廉耶。故知廉之一字。所包甚廣。今之廉吏。皆貪於廉之名者。貪於求廉。其人已存貪廉之間矣。夫天下之真廉吏。未有不寬者。刻則畢竟不廉。君已出爲民牧。宜以予言日三思之。

示長孫

吾往往見咬指甲人。必令甲上無一毫餘地。甚至血出而後已。其人非貧卽夭。不則必尅及子孫。蓋自己

身上物事。尙一些容留他不得。則其生平事事求盡於人可知矣。事事求盡於人。而欲求富貴壽考。慶及子孫。何可得哉。

又

有精神人短命。只是欠厚重。厚重人短命。只是欠精神。精神是天賦的。厚重是學得來的。孫勉之。

又

雷之擊人有誤乎。先儒言雷從起處起。偶然當其起處。豈不是誤。然偶然偏當其起處。或有些些緣故在。

示姪

升不受斗。言拘于量也。究竟升子還受得一升。天下儘有一合容不的東西。

示兒

兩位一方之長。尙欲從日者算命耶。我所不解。位一方之長。何善不可爲。何惡不可作。此命日者尙能算耶。我嘗言中進士後。便當丟卻八字五星。讓與窮而不遇。無力爲善。無力爲惡者算。

又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悔之。悔而百計挽回之。究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何不於乘醉乘興。高談闊論時。略謹慎些子。

與泉弟

人當收閉之年。而猶務名開發。大不祥也。少年人無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尙且不可。老年人無一點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危哉危哉。

阮漢聞 太冲河南尉氏籍會稽人

與欽醬洪參岐

僕素懦醫。然王道霸道。固習聞矣。夫王醇而霸駁。王緩而霸捷也。獨不曰補泄兼乎。補卽王。泄卽霸矣。紫和平徐嘯卽王。薦猛厲卽攻卽霸矣。或先培後劫。或先劫後培。卽王而霸。霸而王矣。東垣似王。未嘗廢霸。矧在中原。河間似霸。竟亦歸王。矧在四裔。故真王卽霸。真霸卽王。今醫所稱王。實全無干涉之參峇。所稱霸。乃立見徂喪之董葛。若之何互反唇也。彼初不識其真。是以相習而舛。頃談學術事功。何以異此。足下所著書。固非使人問方而後病也。雖然。靈心消息。一準於人中之天。而天竟難憑矣。試觀今茲運氣。與軒岐時。同耶否耶。冬而春。春而冬。燥而溼。溼而燥。陰陽相易。五行何由乘權以嬗化耶。按支干以定位。曰今歲某一行爲君。粵稽厥候。他一行畸勝而據其旺。然則定位者君。畸勝者君乎。又况其人於歲候外。另受毒淫乎。而藥性陰陽。明暗向背。一一與天人隱密鍼芒合乎。僕嘗謂天必不盡八尺表。表外感通。則二帝三王。第稱羲農之稷契。醫必不離方寸七。七中解悟。則名家歷代。但似尼泗之關尹。參岐勉旃。幸思一注。蠹蟲。遂遲三十年仙籍。

劉體仁 公戲潁川衛人

與友

卻千金而不顧者。決不是咬菜根人。坐壞不亂者。尤不是枯木寒巖人。予嘗持此論。而不學者。未之信也。讀文山旅懷知之。倘猶不知。定不解執刃前抱者爲真妒矣。

唐堂 叔升江西金谿人河南祥符籍武解元

與高蔚生

舊聞三原來陽伯。近見徐州萬年少孝。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種慧性。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

閔派魯 曹夕伯宗馮姓河南祥符人溧水令

遺稿

與高康生

何元朗云。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衡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耳。更無餘事。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冰楊惟聰者耶。錢虞山先生云。

王雅宜名龜字履吉。以處士終。其兄守字履約。以進士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其有履吉爲之弟也。由此言之。科名奚足重哉。

周圻

百安江西撫州籍河南祥符人
嘗實堂集

與鏡菴

鏡菴足下。僕讀足下詩。竊有歎焉。唐以後未嘗以詩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適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卽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輩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人而已。千百里之遙。一工人而已。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於不傳。而不強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兼爲詩。卽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爲。而士若非此無所容於世者。春風馬上之氣。既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卽致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所然喜運須臾。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宜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人與其子若弟者。爲詩也。風雅既未嘗接目。唐人姓氏。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於詩者。莫予若。而一二饑餓之士。輒竊相煦煦曰。某也。真大賢也。讀書目數行下。其爲詩直接風雅。漢魏尙有所不屑。何況三唐。是人或於羣集之間。閒爲淺淺之言。以自蓋其醜。而煦煦者又曰。某也。卽席得數千言。使小兒望而舌橋。今之爲詩者。直無如某若。於是數年之間。其人裒然成集。遂遍寰宇。僕常退而疑之。旣而歎曰。吾知其故矣。是皆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

與子若弟如此也。不然，則吾嘗皓首於此中矣。求一言之合，卒不可得。即幸而得，求其哀然成集，卒未能。何彼途之易，而我路之難耶？僕又嘗見近今貧賤士，所彙布之詩矣。貧無事，假聲氣，鬻金錢，借風雅，媚權貴，哀集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爲之鑄布。某貴宜首宜，某賤不某若。宜次宜簡，某昔貴而今譏，遞簡之。某昔貴而今黜，亦驟黜之。其於富者亦然。懼世有以覩其微，則間列一二寒賤之士，使讀者不之疑。甚有望門託足者，希諸公餘瀝以自潤，則就宦其地者，次第列之。於是擁高牙大纛者，無不家漢魏而人李杜矣。僕未見擁高牙大纛者之能爲詩如是也。是僕所謂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於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鑄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即傳亦必冒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蔽於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驟有聲稱於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使煦煦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岑寂，徒存數卷之詩，與汪闕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曾不若竊貧賤士之所爲者。驟有聲稱於世，亦何益哉。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藏，出而行世者何書。其人誰氏耶。足下之詩，藏則藏矣。僕以爲終不若擁高牙大纛者，不必名山，自有其人之爲樂也。嗟夫，世之工爲詩如鏡菴者，尙不能驟使其傳，而所傳者非贊爲之。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力能使世傳其詩，而不工爲詩，貧賤之士，工爲詩而力又不能使世傳其詩，而富貴人與其子若弟竊貧賤所爲之詩，一時驟傳，久而疑之，又久而因其人並棄其言焉。則近今之詩，終亦何由而傳哉。

家國光至否。寒士投清官。如水晶鹽貯玉壺。冰滋味雖薄。氣骨轉徹。正未易與肥腸滿腦人道也。

與李象先

文章以有品則愈無權。仕宦愈有權則愈無品。

與帥公裕

枕上肉耳。而惡夢昔昔。矚之閉目之惡。甚於開目。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德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可選。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佳夢可賣。以此連夕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矣。足下爲我得佳夢。來爲我慶。此意可感也。輒成一詩以謝。可憐馮夢寐。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有潛然泣數行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某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鉤深索隱。僕每見譽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欲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過因世人不見杜老真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慚鄙。意欲更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掃剝殆盡。又被著者摘索無遺。不得不權褻筆路。逃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榻。閉此君於深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輩從羌村隣人後。早作牆頭觀耶。振公亦爲失笑。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堂集

與高康生

前輩一言一事皆須小心體認。心地略略明白。再開口不遲。昔人云。一担黃連都吃了。方可說甜話。今人皆是吃甘草湯。便開口者。

周在延

津客河南祥符人

謝許子詔畫牘

天地中間。號物有萬。手邊眼底。何不可畫。乃先生必深入化窟。搜括盡情。擇此雄俊。方充君眼。使我纔展尺幅。便如生牘當面。直掠過來。不得不作燕雀之避。神矣哉。先生技至此乎。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九

王錫爵 荆石江南太倉人

與趙定宇

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

龔鼎孳 再見

寄廣陵宗定九

友人入都。持示瑤華。兼拜芳詠。捧覽珍重。如挹清暉。美人貽我青玉案。不待誦停雲而躊躇。託梁月以纏緜也。京雒風塵。懷抱爲之不佳。琳瑯妙麗。屬和未遑。出山泉濁。此亦其一班矣。草堂無恙。新柳依然。綠酒朱絃。嘯歌自適。獨南國榜花姓字。自陳士振外。吾黨知名之彥。聞其無人。吾兄曠世逸才。不承登之承明著作之廡。而淪落嶽寄。蛾眉未娥。使子虛凌雲。遂爲千古僅遺。真令人扼腕於文士之數奇耳。益砥千秋。佇張赤幟。願勿

通爲鬱鬱也。弟經年索米。境况蕭然。無曼倩龍蛇之才。而負稽康禽鹿之性。懷丙容薄祿之志。而兼子雲守拙之癖。近雖漸爲世急。然韻不諧俗。終當決策長林耳。

方拱乾

肅之坦菴江南桐城人

與田雪竇

生平未寫照。今年遇錢塘戴葭湄。稱當今寫照第一手。必欲爲老夫寫。竟葭湄曰。肖。諸人同曰。肖。老夫攬鏡亦曰。肖。因其盤礴凝注。渾灑疾徐。而悠然覺此道之通於詩文也。葭湄之言曰。於靜處得什三。於動處得什五。於有意屬筆時得什七。於偶一觸目焉。而其相貌於胸中者得什九。此言易解也。又言曰。貌本圓而以方寫之。貌本長而以短寫之。寫者方短。而肖者圓長。此言難解也。老夫曰。是所謂神也。詩文訣也。千古善寫照之文人。莫司馬遷若。試讀其世家列傳。開口一二語。便令人終身瞭然。及逐節逐句。境絕峯生處。轉令人茫然。而終歸於瞭然。是神在筆先。在文字外也。若夫詩之爲道。則猶之自寫照矣。自寫照而假他人鬚眉。卽佳。自肯受乎。昔有論史紀者云。每於人疵處。闕略處。極力描寫。要知疵處闕略處。人之餘也。餘者神所寄也。所謂筆先筆內外也。所謂以動寫靜。以方短寫圓長之說也。然則作詩文者。獨舉餘乎。餘祇可以出全。不可以搆全也。全之神注。借餘以出之。譬如寫照之。必不能舍鬚眉顙頰以爲神。而但曰鬚眉顙頰。不足以爲神也。文之有詞藻。詩之有格律。鬚眉顙頰也。曰如何爲淡。如何爲唐宋諸大家。如何爲六朝漢魏。如何爲初盛中晚。

唐鬚眉顛頰之妍媸老少也。不能貌者當學貌。而肖不肖置勿問。不幾令詩文詭丹青下耶。閣下於詩文深。日與葭湄周旋。敢以此相質。

與李子發（妍齋）

山庵連牀。縱談詩文。甚暢。子欲舍詩而專心於古文詞。意良善。辨論往昔近代。自宋景濂而下。皆置品題。衡量亦當。然老夫生平不敢輕言古文詞者。慚慚未向世人道。今與子細論之。夫古文詞何昉乎。原本六經尙矣。下此而祖彌左國。步趨班馬。亦人人言之。然則就左國班馬論。而國不如左。班不如馬。亦未易低昂也。又下此而攀趨八大家。以爲凌班馬而略左國。殊不知八大家之於古文詞。猶之詩家元白。於漢魏盛唐也。六朝駢麗。令文體靡極。昌黎一起而洗之。所以有文起八代之稱。究竟昌黎豈叛左漢。離班馬。而一味以冗長敷衍之句爲佳乎。卽八大家中其門庭各別。柳與韓異。三蘇父子兄弟亦異。老蘇之縱橫擒放。純乎國語戰國策。何嘗與七大家同乎。此古文詞之必以左國班馬爲宗。不易之論也。然假左國。假班馬。襲其形貌。遺其精神。曾不如八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己者。以口實職茲故。而轉爲八大家敵矣。老夫所以願子之先正體。正體者。原本六經。祖彌左國。步趨班馬也。體正矣。則在邇作者之意。而代出其精神。此其中有爲己爲人二端焉。爲己者何。論也說也。小而誌記也。爲人者何。墓誌銘也。祝辭哀詞。政績文章之敍與贊也。爲己者工拙無論。大約畢吐已意者工。欲欺人而遂自欺者拙。有所欲言。而上下天地古今。以供其指揮成文。藻者佳。胸一無所主。而勦襲陳言。故作菑軋。掩人耳目者拙。一望之而瞭然矣。若爲人者之工拙。又復難言。人以贅帛來。而我乃以筆

端寫戈矛。當是世間不祥人。應來鬼責。勢不能不作過情之譽。違心之語。情過心違。而尙言文乎。若夫心就傷。鼠而不難污。蟻古人以悅乞文者之意。甘戾聖賢。又不足道矣。外此而奏疏。又介乎人之間者也。爲國家大是非。生平大經濟。不得不直據胸臆。以命千秋。至若排擊訕詈之文。必欲求勝。而不準於理。不顧乎成敗。則猶之欺人欺己而已。是皆不足語於文者也。子曰。辭達而已矣。善達者莫如江河。長江九曲。崐崙千折。自然波瀾。豈一味順衍乎。老夫常曰。古文詞。作者未必其欲傳。而文到至處。自然可傳。若有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詩則作者必令其可傳而始作。若無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此詩文之同異甚微。非細心放眼。不能會。子以爲然否。

徐允祿

汝廉嘉定人
思勉齋集

與陶逸則

予將以取道之說復子矣。吳人有適京師者。路遇異人。謂之曰。子今佗佗甚勞苦。吾有術於此。子且瞑目。於是爲之施符水。誦密諦。其人但聞木杪風颯。不須與張目。已至京師矣。後在貴人坐。貴人遍詢客以江淮之險。齊魯之俗。諸客亦競酬對。其人瞠目不能出一言。何則。亦取捷之患也。子爲我甘心學瞪目。不能出一語之人耶。子可以諒我矣。

示人

桑獻徵嘗謂予言。其家祭先。酒飯獻畢。祭者卽於祭考旁。陳說近時家事。以及親友家事。又次及時事。旁立者見其望空呼爺娘祖父。喃喃不已。無不嘆者。予聽之而知其爲慈孝之家也。

徐 緘

伯調山陰人
歲星堂集

上錢宗伯

先生盛稱宋景濂歸太僕之文。緘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於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復覽觀。竊以爲唯聖人之文。言理則極其精醇。卽以文章言之。其神妙亦如化工之肖物。此六經三史之所以爭光日月也。降及後世。戰國策。太史公。爲文章之聖。繩之以大道則乖。濂雖關閩。微言大義。椎析毫毛。其詞則繪繞平實。於文章無當焉。豈非周孔之不可階而升。挾泰山者不能復超北海耶。今景濂乃欲起而兼之。取理於程朱。而揆藻於甌蘇。遷固。憫然以爲古之作者莫己若也。不知其不能媲美古人。弊正坐此。今其集具在。凡序事議論宗史漢八家者。皆卓然可觀。而言理之文。自附紫陽明道者。則皆卑蕪熟爛。老生學究。振筆綽然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縣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無少惑也。

杜

濬

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與樸園公言黃濟叔所註六書

有久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潛。潛觀其書。一正諸家踳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潛乙酉至東臬。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既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於吾手。罪過不小。踟躇而止。茲惟濟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樸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夸其座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今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潛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繇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樸園先生。更誰望哉。潛嘗竊伏嘆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潛言。然潛僅能言。則亦爲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以斯文爲己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惟先生且晚留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虛。而士之刳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倚裝率削不盡。

與蔣前民

韓退之云。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馳。此言命定。無與人事。昨聞之友人。有細人謗僕老弟。代爲不平。謀欲

衆辱之。此非不必也。僕試舉一事。昔于一在時。數至金陵。隨身一書篋。舍館定而謹藏之。啓閉皆不令人見。家兄弟與僕咸疑其所藏。一日乘其醉熟。相與探其篋。則其中僅有一巨卷。乃手錄僕詩數百篇。圈點之密。類上第舉子所刻關中牘。家兄弟顧僕而嘆于一之知音。一至於此。于一又有一夾袋。每赴讌會。遇有佳果核。則取而納其中。他日逢余。輒出以相啖。知余所嗜也。袋中有方策。每聽余劇談。中有可采。輒掌記之。以爲難聞也。老弟試思之。僕何以得此於于一哉。此皆往因前定。有此豈得無彼。若謂謗我者爲不當。然則如于一之好我。又豈當然者耶。可以一笑而釋矣。惟知己如于一。雖屬往因。不能不感。書至此不知出涕。

盛於斯

此公玉郎南陵人
休菴遺稿

與劉煥於

人性男兒。必竟認真一項。必不肯泛泛悠悠。作一概寬皮袋。若醬醬濁濁。沒緊沒要。終是世界一無着落人。

答某

自恃者害之隨也。牛以角而縛。馬以蹄而羈。虎以爪牙而死。惟鳳則有喙而柔。麟則有角而肉。龍則法力焉而能屈伸。

與同人論古

尺牘新鈔二集

一五九

毛遂出萬死一生而卒不死。李向出萬死一生而卒不生。然其功皆足以存趙。彼十九人者。竟何益於存亡之數哉。碌碌因人。真同堂下之狗馬耳。

輿紀和元

幾堆紅葉。一帶寒流。料客子羈途。不容不登樓悵悵。

別吳君一

行鼓棹矣。把酒各天。風雲在念。

申用嘉

美中經略江南吳縣人文定公子

寄唁前贛守金赤城公子

尊大人雖年位不副。而清名載在人口。崆峒高而章貢深。自無可憾。第四壁蕭然。何以爲窳。麥計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每於二三寮友。念之輒爲廢食。

申繹芳

霖臣江南吳縣人美中先生子
靜成齋集

與櫟園

昨日先生欲訪徐子能。繹芳以子能所居僻遠。且病不能肅客。可不往。先生必拉繹芳徒步往。信心樞與

子能握手歸。今日先生又紆途。哭處山先生。必拉繹芳過。拂水山莊。念子能今年五十有六。兩足不能步履者數年。貧病以僧舍爲家。所選近人詩名元氣集者。雖已刻藪家。竟以貧不能卒業。所說唐詩已成集。竟未付梓。自著而審詩。亦無能出而問世。子能度非久於人世者。先生當爲傳其書。並作一傳以傳其人。拂水山莊。實名園也。一石一木。位置楚楚。拂水從山際落。遶園而入河。皆妙極天然之致。絕不似他園以人力粉飾者。莊中只一扁額。更無聯句。而尤妙不以園名。想見此老風致不凡。今虞山既歸道山。此園恐漸就荒蕪。先生既至其地。亦宜爲一紀。虞山在時。亦未嘗令人紀。或有待於先生也。繹芳得附名於傳紀中。庶不負兩日從先生杖履。

王彥來

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鹿堂稿

與林鐵崖先生

清河君將歸吳門。前攜去二卷。幸付小伴。并乞爲製小序一首。爲清河君尊重。以彼有題贈詩。將付梓也。美人如名花。惟恃培養。然培養之方不一。或爲灌溉。或爲疏剔。灌溉之與疏剔。材格相什伯也。人但尊灌溉而薄疏剔。不知壅腫拳奇之疾。卽爲灌溉所致。世多皮相者流。又誰爲肉食者。誠可鄙哉。知先生向有疏剔之任。故敢以此相煩也。

與葉元禮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愁種。則昨夜之痛飲悲歌。正月上三更時分。楊柳山喜鵲而惡鵲。因鵲

報喜近於諛。鴉報凶近於忠。則我輩之聲聲是淚。字字是血。又何必盡人生憎哉。嗟乎。催花爲燕。固易近人。大抵入巾幗性情者居多。霜寒風厲。何日得陽春氣候。雖不欲爲子規。不可得也。

高 兆 雲客福建侯官人

與汪舟次

唐詩正音。唐詩品彙。固當置案頭。然詩歸亦不必定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鳥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况賢智之士乎。但易牙知味。不必山珍海錯。師曠審音。無事仙樂。梵曲。伯敬取譏。獨在好異耳。至如唐詩選。正音之約。與品彙之博。三書自須時一參看。爲妙。李選顧選。如任公子一釣而連六鰲。伯樂一顧而空冀北之羣。要是高手毒眼。高選則如周時勸農之官。遇豐年而觀美稼於萬頃之田也。美利於是爲至廣矣。諸家優劣。垂老始辨。足下以爲然否。

孫枝蔚

再見
澹堂集

與弟實夫

弟書屢到。奈何說貧不止耶。謀貧家如謀弱國。用急着則當效諸葛之治蜀。用緩着則當效孟子之策滕。熟思兄言。貧不足憂也。然如澹堂措辦八口之法。又萬萬使人學不得。正如李廣將二千衆。深入時無論勝敗。

要不失爲戰將。然亦可爲大息矣。言本自悼。而若自舉。弟聞之。將笑我乎。抑憐我乎。

張明弼

公亮琴牧江南金壇人

螢芝全集

上孔玉橫座師書

某作令嶺南。病短甚多。殊非所任。往者見老師嘗語人曰。如公亮者。詎可作令。雖老師之偏愛門生。然門生此時。猶未知師言之審也。今者更二年。乃知老師之知門生。勝門生之自知也。門生有病短。非所任者。五。一曰天性婁直。好憎易發。曲意矯情。酷非所能。二曰骨體不媚。易於忤人。腰如磬。聲如蟲。非其所耐。三曰繁文碎儀。皆所脫略。卽候安之札。通知之牘。匪徒不先。亦且莫後。四曰好卹其下。而不急其上。無勢者方幅酬答。有勢者決不聽其凌駕。卽撼山觸柱。不顧頭頂。五曰性厭煩雜。如畏炮灼。每聽鞭笞。如急拍。訟詰若聚蚊。卽爲搖心動肺。或吟未就。而朱墨交。文不成。而胥吏集。亦似墜身冰天。而入熾炭。有此五病。而無一美。有此五短。而無一長。其得綰銅章。經歲。亦已過幸。兼嶺南風旨。與齊魯吳越相遠。某既不肯倩一竿牘。邀一齒牙。又生來不識錢穀銖兩之數。金錢美惡之差。猿隔情塗。窳紆俗徑。無能巧取金犀翠羽之珍。銀瓶八尺。珊瑚半尋。以供事其上。凡他人之假藉。皆虛聲爲眉目耳。豈有結心繫腸之實務。其忤者則已置毒不死。詭言有刀圭之贈矣。上猜下撓。思奔幘度嶺。作丹徒之布衣者。無月不二三發。亦無月不止。嗟呼。某止則止耳。生來無壻壻於胸中。激之則不可。事去則心空。若夫指與爲水火者。雖強爲笑語。焉知其中心似我。遂不挾彈懷石。議人之後哉。既無結心。

繫腸之當路。又所與砥礪。皆饒材美智。憑高藉深之人。不可窮其壑阱。此某所以上不望登雲霞之肆。涉通要之津。次亦不望如長離之朱草。蒼梧之八桂。堅其根柢於炎州之野。惟日夕膏車脂楫。以待放逐。願從我老師。以躡三茅九子之游也。夫目不生於面而生於足。則咫尺無所覩。星不綴於天而在屋覆之上。則巷陌不耀焉。吾師居四方之走。集其地如浮山。人踏之則大地俱動。故某向以布衣聲滿城內。若嶺南。則人之足下。而屋之覆上也。雖有籠雲負日之氣。甘霜受霰之心。辟之目不處面。星不處天。亦誰爲見之。誰爲傳之也哉。某倘不冒陳之我老師之前。更向何人一盡其積鬱乎。

答徐勿齋太史

門下獎借過甚。以弟爲江鮑李杜。合爲一人。殊非弟所安。弟所長者。惟是視世事若有若無。若失若沒。逢境靜神適之餘。輒能信穎直書。不加竄點。無壅鑿於胸中。有瀾洄於紙上。粗足當蟲鳥之鳴。聊自快耳。豈遂敢餘子當代。拍袂古人哉。

與黃石齋文鐵菴兩先生

自亥子秋春。獲游兩先生龍坡。巴渝妄奏。亦近雲門。菴菴下質。暫親琪樹。自謂生逢叔度。目識文山。薰明天發日之香。飲吉雲青元之露。便當湯批沓。達深遠。若良馬見影而卽飛。霜鷹下鞞而輒中。不意隆天重地。縮澤收骨。神鑿其骨。鬼芟其額。桂長萎於搜香之日。玉恆沒於訪璧之年。遂使郭隗陳臺。空悲白骨。燕王舊里。徒望黃金。兼以卯成之昏旦。霜炎之凍炙。巾帶寒煙。餐食冷露。猿嘯未聞。而腸枯寸寸。禽聲幾聽。而淚迸雙雙。日

吟趙壹之歌。歲下張升之勸。至於雲徑時暗。星臺莫測。雖涉影畏。接夢通魂。如先生輩。而鑿鑿霜迴。天隔地絕。辟叫無時。負墻莫聽。嗟嗟先生。某竊匪人。能不悲哉。憶昔時兩先生嘗舉年陟語。顧謂某曰。良工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夫請而得財。貞士不屑。謁而得爵。志人不爲。然自有科目以還。方寸之表。無以量專車之歷。一目的羅。豈能盡彌天之翮。是以婢僕之詩。期取信於公卿。才子之稱。或獵聲於官禁。日五色之賦。揚於陵補案。於李程。阿房宮之篇。吳武陵。預呈於崔偃。揚之者無其罪。當之者亦無所慚。止留聲名一途。用壯文士之色。乃今者某屢際而屢失之。而我先生輩。泣血相明之志。徒獎風流。莫成頌類。君坐之許不驗。我輩之賞無徵。又何容復推鄭莊之轂。齒何武之牘哉。先生輩籍踐澗海。冠負日月。無趾者借爲車乘。涉遙者待爲津梁。澗雲數萬。並入宮墻。寒進一夫。何當鳧雁。然某聞南方大荒有樹焉。其名曰担椽。以東西南北枝。敷張自輔。某雖不肖。願竊備大樹之纖枝。以觀三千九千年之花實。卽當步趺壯征。脫履函席。服勤終身。惟勿以失眼自悔也。

與金冶玉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授名賢之顧。或蒙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靈具眼人之眼。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士。可聽其自生自死。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半背。落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侯。不封侯則漂母之讖不傳。郭汾陽何能必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沒。故窮士所以頹挫扼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人伸詘之常。或亦具眼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

與人

東坡曰。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嘗曰。人老七十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果卒。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二日之長。窮極歡樂。則兩日翻成一日之促。是則吾意能造長造短。不在司命也。

與盛靈飛

君疑乃公亦能得良士耶。此如人掩目而射白黑。時或中之。原非目力之所取也。又如蟲食木葉。偶近一字。君謂蟲真能識字過矣。

與某

漢取吏但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百姓。

與弟

僥倖一第。本屬遲暮。雖在花前。亦有霜氣。

蔣鳴玉

楚珍中完江南金壇人
怡曝堂集

與李孝廉賓斯

爾君能用材矣。要知古人今人之說。自己不會說得幾句。則我性忘之也。忘我事人。故非經史不爲功。若自己胸襟流出。其物必浮。其色必嫩。其味必高。其出手必輕。其着眼必醒。其遊思必從未有至有。其得句動人。

如衰絃之移亢志而急。鼓之震衰脾也。音雖木而無曉韻。質雖古而無黜光。蓋有性則有情。有情則有文。此皆生於我者。我深思卽得之耳。架虛行危。分眉劃目。目前尤所宜究心者也。

蔣超 虎臣江南金壇人

答揚州司李王阮亭

昨一接待碧海仙人。颺采朝嗽。一指顧間。言清旨遠。所謂遇鍾離意。警咳俱成丹砂。生平慶快。得未曾有。伏讀佳詠。潘江陸海。神理奔會。治走尤所慕者。在棄閨閣而接蓬瀛。因山川而悲民物。才人末後轉關。愈真愈遠。實難物色。昔人有言。去杖觀力。洗鉛辨色。如公之力。烏獲扛龍文九鼎。如公之色。冰肌雪裏。不食世間煙氣者也。詞門狼籍。得公少振宗風。一洗靡腐。京口有愴父。飽讀書如慳牛。啖豆獨不善風雅。乃欲繪天畫日。爲公家論序三都。求宜男之術於石女之門。不亦異乎。附笑不一。

張芳 菊人鹿牀江南句容人
旅中涉筆

與郭幼隗

昔蔡江門先生嘗云。神仙拔宅後。應悔不食人間烟火。幼隗三十年名宿。擗拄世變。師友零落。年踰五十。誅茅一區。將母其中。吟詩送老。無亦悔向來不飽食爲庸人也。然令幼隗不歎奇。則詩文之道。亦不大昌於世。

生平孝友。因數奇骨益堅。福益厚。子祝母嘍。弟扶兄醉。融融怡怡。蒸於家園。豈惟學與年晉。兼德與時劬也。

徐 沂 九一勿齋長洲籍吳縣人

與李映碧

燈下閱疏傳。頓足搥床。所不能蠶測於淵海者。真欲自廢。但病孽贖。無繇執鞭弭從事耳。如此輒別。當使終身有面牆之憾也。二集非竭數日坐臥不復能了。衡困中得此。自是黑地晶光。載此過三湘七澤。當使魚龍避路。蘭芷讓芳也。謝謝不悉。

陳

焯

默公江南桐城人
滌岑集

與滅齋論古文

夜歸。靜繹先生緒論。自兩漢迨唐宋。片言品隨。洞見作者心髓。及近日二三名流。號爲古文巨擘。不特其精神氣力。一當衡量。翻忽靡爽。卽彼立言之隱。或誠或僞。幽僻難窺者。亦不覺盡入先生目中。以此司人倫之隱。更何煩照乘懸藜哉。歎服無已。至云近日爲八家之文者。才偏識小。不能諷頡前人。而欲以振起斯道之責。歸之小子。此自鉅公積愛忘醜。然在鄙薄。其何敢承。竊謂今之爲八家者。非能爲八家也。其不能爲八家者。以其斤斤爲八家而欲似之也。東坡云。未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夫根本六經。取裁左國三史。驅役老

莊管韓而無其迹者。此八家之真面目也。吾人但穿穴經史以立其體。游泳百家以神其用。久之滔滔汨汨。下筆不能自休。雖不爲八家。而八家之面目具是矣。若規規焉篇摹句擬以求合。則吾身已入其牢籠。罕能脫越。跬步何異撫五老之麟胸。仰三疊之曲折。而曰是卽廬山也乎。且夫挾六籍子史之奧。各抒所見。跌宕成章。不必盡屬八家也。唐固首推韓柳。而次山復愚習之。可之持正。諸子豈遂無一言之合。宋固首推歐蘇曾王。而伯長師魯子美少游以及劉晁張陳之徒。其卓然可觀者。亦未嘗多讓。苟能採精而遺髓。存純而去駁。之十數君子者。皆能爲吾文之助。必欲株守八家。以爲此外無文。則信如先生識小才偏之說矣。三十年中。古文一道。半歸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爲祛領。茂先士業巨源。武子爲眉目。然千子立教。在神氣而不在字句。雖八家復興。不易斯言。及覽其所自爲文。則於六一集中。頗多沿襲。或有直寫數行者。豈略小觀大。固不以是爲嫌耶。武子學未成而早夭。茂先文多段落。揆之天衣無縫。未免有閒。巨源於序記短文。幽秀磊落可喜。發爲長篇。氣瀟不屬。求其波瀾老成。周匝無罅者。則士業較有獨長。先生尊選中。去取多寡。似已隱寓甲乙。使學者深觀而得其短。矯斯道之振起。求之賴古堂一。有餘師矣。黯黯如焯者。一知半解。敵帚千金。聊自怡悅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藏弄集卷之九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十

熊文舉

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
荀香集

奉許老師

門生某記春明觀政時。曾附奏記於趙尹。時方東閣宏開。以羅英俊。不肯以風塵之賤骨。自隳於蓬觀之涓榮。夫肅肅宵征。實命不猶。彼婦人猶能安之。而况讀書研幾性命者乎。惟是文采不售。簿書未習。已擬乞恩。山中讀書十年。然後遠做古人四十強仕。未晚。而功令森嚴。迫之北上。求賢無術。遂領合肥。是固衝邑。而以鈍根。躑躅質當之。集木臨滯。其瀕於險苦而迫而孤危。不知凡幾。而今亦忽忽其期月矣。老師知今日爲令之難。而江北令之尤難乎。十羊九牧。政出多門。既不能縮地而南北其趨迎。又不能分身而左右其區畫。夫以四郊多故之時。閭閻之吮膏糜血。已愁糜子於周餘。而草澤之挺險揭竿。又且震隣於嗚吠。此卽眞得元次山等落落。邦伯閒。猶不足吐萬物之氣。而况以癡騃硯矚之子。處多凶多懼之地。救過其不皇者乎。古之君子。遲回於拜身之匪易。其自由求而下。卽漆雕開猶不敢以能仕狗其師說。往讀書浩嘆。以爲猶是潔身亂倫者之流。乃今

而信聖賢相成相許之遠且大也。肥城去故園千里。待罪以來。一力自隨。寒暑杳如僧舍。采薇以靡室靡家。而告哀於君父。北山以借借士子。而致怨於賢勞。不肖傷之。復愧之矣。維是師慈咫尺。膏雨遙披。正欲專力以上候新禧。偶逢羽使。遂不覺嘔其薪膽。種種孤嘆。悠悠遠道。惟恃有老師二天在上。時其啓迪。奉若雨車。或不至一行與斷梗同飄也。馮穎悚切。

與聞子將

十餘年紙窗竹屋。憑風托臆。固知文壇之上有聞子將。而流浪孤根。弗獲寫蕤懷於左右。辛未北歸。過金陵。讀行菴獵。不謂柯亭之竹。亦獲賞音於中郎。遂覺夔渝巫峽一段深愁。不付之鶻啼猿夢。蓋文至者不傳。約者乃貴。豈有夔元之意。藉多風雨之思。今古茫茫。海天一碧。翻笑五百年後。子雲爲復欺人耳。晤柴式穀。有道朗然。如坐春風。方介紹之爲煩。乃雲章之忽賚。始信點蒼雖隔。聲誼遙孚。如此風塵。猶勞想似。文心不澁。芳韻堪摹。淑人君子。蓋司隸之威儀。而歸周之臺笠也。昔人萬戶爲榮。一見且然。而况千秋大業之相商確者乎。此道滿天下。黎邱橫行。欲求其還身目鼻口之位置。且不可得。僕本疏庸。又曹牛馬。其於著籍躋履。已誓絕口弗譚。而夙業墮深。遇海內有心人。又不覺其期期格格。抱冥契而暢元風。挽弱流以歸正始。有子將先生在。步武夔龍。激昂班馬。自且暮事。而又何憂乎。存笥管蒯。有待青黃匪蒼綠名章。固不能增榮瓦缶也。附侑荒函。猶然措大。伏惟存鑒。曷已翹跂。

汝陰與人

遙。

孤習淒清。寒燈未燼。聽鶴聲嘹唳。響入雲霄。誰鼓殷殷不起。此景視華子崗。犬吠如豹。遠火明滅。爲復非

又

東坡與荊公帖。求其贊揚少游。使有聞於世。又於孫莘老坐上。贊嘆魯直。謂其馭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予每念此。想見乃公眉宇英英。真欲擢長河爲酥酪。不謂之佛不可也。

又

人言縣令爲俗吏。予不信也。卽予迎送輜車之暇。縱遊野寺郵亭。烏巾白帽。遠想悠然。山僧老農。皆得持楮板。索詩題字。村氓里婦。勃窣雀鼠之爭。藪言剖析。歡喜踴躍而去。此情景視長安軟塵十丈。鈍騎蹠蹠。銛弊蝟毛。吏胥窟穴其中。以目瞬眉揚爲狡獪變幻。緝事虎冠。耽耽几肉。何止蕪壤之望元宵。

又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賊。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二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願生入玉門關。彼封候富貴矣。然戚戚無聊猶如此。其他盈滿艱危。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歎哉。此陸放翁之言。予讀之每爲汗下。因憶昔年與舒魯直上公車。候南宮榜放。魯直一日語予曰。我輩終日眼穿一第。天下大亂方始。異時倘膺百里之命。一旦在圍城中。倉皇無計。思爲窮秀才。何可得。予笑而答之。後在合肥。萬騎攻城。一身如葉。回思魯直之言。未嘗不撫膺流涕也。

與里人

廬郡被圍時。隣郡偵探至城下。予從埤堦間。磨盾臚作答。一手雙挾硃墨二筆。運腕如飛。此時一往勃勃。真覺骨巖氣涌。因憶己卯春。陳大士一日過予寓云。昨夜聞濟南陷。偶作家報寫一之字。側看似天邊一行飛雁。予笑乃翁膽在何處。韓魏公生平不以膽字許人。此老蓋留以自贊。

與人

杜正獻公嘗爲詩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公楷書端勁如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猶莊嚴不苟如是。我輦東塗西抹。身心收攝何處。愧之愧之。

又

楊新都以博學自負。著丹鉛錄。開卷引王融故事。後胡應麟作丹鉛新錄。引王筠傳自序。證其以元禮爲元長。落筆便錯。至晦伯正楊。則又幾於兩家爭訟矣。始知多聞闕疑。自是讀書法。何用抵死與古人磨牙。

又

陶汰俗氣。舒墨鬱懷。未有如臨摹法書者。於規矩繩墨之中。寓變化曲折之妙。當其意得。如風行水上。苻帶依依。秦淮海營數後人。棄百事而學書。至於終老窮年。疲精神而不以爲苦。良可謂也。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慵子集

答鄭超宗

古文大家不用人一字。不寫人一句。純以淡以林勝人。經久百年。其文如新。此董思白所謂文莫妙於澹。第更廣之曰。文莫奇於澹。年兄試取前輩名家盡閱之。未有堆古語寫時套。而不至於腐者。王元美李于鱗古文盡鈔史漢。是以臭腐。歐陽公贊東坡先生之文。謂其洗淨面孔與天下相見。其意亦與此同。年兄不河漢此。此言否。

徐芳

仲光江西南城人

與高山

唐人詩如陳子昂劉賡虛。其近體中。有時氣韻如古詩者。而必無古詩中聲調。反同近體者。蓋近體出於古詩。而當古詩時。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古詩。遠者蘇李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靡曼。亦奚取乎。今大作中有古體。起四句純用律句。又有起末皆律句。中有古體者。是半古體半近體也。謂非古不可。然遂謂之古可乎。此謂失之分。最宜剖析者也。又詩謂之律。其義取於法律。擬議之嚴。銖兩必稱。就中偶句。間有借對。斯皆今人汎濫苟且充塞之病。雖曰小疵。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駁。足以累全篇。又安可忽其小。而不爲簡汰哉。歷觀古名人詩。未必八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而不盡工者亦工也。斯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也。大抵詩之道。以氣格爲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爲先。而聲響亦不可遂廢。詞莫陋於縛贅。而

徑率之句。亦不可謂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凡俚之言。又不可名爲真至。韻而不靡。朴而不粗。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於雜。談理而不墮於迂。模古而不傷於痕。踏空而不病於鑿。情文兼至。格調雙諧。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今友道喪久矣。詩文傳聞。取美批評。爛罔點。互相詒炫云爾。能以剗切進者絕少。而吾自山又。以褻然稱詩人者。如是。卽有小失。弟不言誰復言之。是負自山一日之下問小。而負自山之十年苦心靜力大也。是以不避罪責。敬傾臆而進焉。

又

古詩之變爲律。非於陳隋。或於貞觀之間。王駱諸子。至沈宋則嚴矣。其初尙有微細出入。後遂截然不可亂。雖以摩詰少陵。號稱名手。能於此中各極一詣。不能取其格而變之也。譬如人之五官。姣好奇偉。姿態百出。至於眉上目下。鼻縱口橫。身凹顛凸之狀。則雖醜蔑與宋朝等。反是則謂之非人。而美於惡無間矣。其所謂姣好奇偉者。原在此五官中。而無事於變也。

與湯惕菴

長干留滯。忽復六月。天涯逆旅。凄苦可知。夙昔傲岸。硯固視阿堵間物。若糞壤。千百不前。揮斥不遺餘力。今乃落拓奔走。役兩隄十趾。向千里外。不知誰何之人。錢錢瑣瑣。博草鞋錢。誠可愧笑。然嚴釣鄭卜。古人救當其窮。亦必假一途自活。夫飢之驅人。猶可忍也。債之驅人。無容遁也。弟一身所負。自應一身了之。而此外嗟來細思。又非我事。則舍堪輿一技。更將奚適哉。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章柳州集

示門人饒子正

古人有言曰。但常無禍。不常有福。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夫福祿富貴。豈獨不致得哉。亦不宜有也。故國之善慶。家之吉祥。皆不欲多。今日一得。皆異時一失。猶之觀花。遇其增益。豈不絢哉。然所增者。後之憔悴也。陳大士舉子而不樂。問之曰。多子孫甚善。然異時者又多一哀樂事矣。故福者人所懼不來。或又有來而懼者。不欲造得。以生失。知得失之相成也。行周行者。亦樂其坦耳。適有高山在前。將促步而登之。登百尺。必下百尺。登降之數。增減相平。無得於高也。而我已踣膝繭踵。徒以爲足楚矣。人之生哀樂。以自傷也。何以異此。天之生我。以害我也。生我者。固生我以死。是徒爲死也。刻木爲神。神已成矣。而析之。然則非成而以爲成也。成而以爲析也。故天地無恩而有壽。萬物無樂而有苦。

又

惟峨不爲固業。無根本之財。人曰不爲子孫地乎。曰君稱是言。是謂我子孫非肖也。天之生物。與之以養。在其身中。虎豹之養。在其牙與爪。麋鹿之養。在其性嗜草。樂曠。鰾魚之養。在其尾。鷹隼之養。在其勁翅鉤喙。魚鼈之養。在性安水。各以所能而食。取之身中。用之不窮。未嘗有饑而死者。未有復爲之謀食者也。吾之業子孫者。亦在其身中矣。生而與之智慧。此經營之本矣。教之藝能德行。皆良田美囿矣。吾所與子孫者。藩侗者不能

窺其藏。善盜者不能劫而請求也。終日用之不盡。尙以付後之人。吾又安營業乎。君所稱者。是爲六畜言也。六畜依人而養。雖有自養之資。廢而不用。失其天財。一旦去主。無踰宿之命矣。豈不哀乎。梅林官於徐州。旣歸。棄無存金。人曰。何不爲子孫。曰。人之生也。各載養而來。子孫之祿。自在子孫。無祿者不生矣。饒老曰。父母苦身作謀。以爲子孫。然而安爲之者。皆宿有負也。吾性不樂營綜。或無負於子孫乎。奉新老人一日盡散其家積。合室爭之。老曰。財我之財也。我之財以爲我。爾人也。吾爲人也哉。其子曰。父信謹矣。散財於人。以爲我也。身之子孫。以爲人也。曰。旣爾矣。安得不人之財。施於人。是化財也。化朽物爲美德。吾得之以存吾身中。是爲我也。

與徐巨源

爵非一列。位非一等。尊之上。猶有尊者。務高不止。然故不離爲下也。已雖俯人。其所仰者。亦猶岑岑然在其前也。故爵必無尊。有卑以補之。位必無貴。有賤以概之。故無爵者。全於尊。無位者。全於貴。

與陳孝逸

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高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得餉也。則言爲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分天下矣。

與蘇武子

自降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隆之。均有一隆。在己。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己也。

與人

生而富貴。富不足樂。貴不足榮。富獨爲貧者。貴獨爲賤者。榮名實皆見焉。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至也。宿已有之。則非生非長。

與酒人論酒

明月在夜。清露衣隨。氣施於酒。使酒味倍。春之駸朝。亂花競時。或紅或白。黃鳥于飛。鳴聲上下。氣施於酒。使酒味倍。炎暉在遠。清風坐座。一來一夫。掠我衣襟。時輕時重。似有欲無。氣施於酒。使酒味倍。獨山自高。上有盤石。下有流泉。琅琅瑤瑤。聲生石間。氣施於酒。使酒味倍。清沼在僻。中有香荷。魚旅而行。浪文交過。水明浮天。時有白雲。氣施於酒。使酒味倍。壑天浩蕩。山家倚畝。農歌唱答。均節略似。而有道侶。靜言引觴。氣施於酒。使酒味倍。女不成婦。童弱而慧。頗曉律呂。聲徹而清。意不爲人。如將自樂。雜笙與簫。倚而和之。氣施於酒。使酒味倍。

會

裕

升伯江西吉安人
遺稿

與邢孟貞

別兄以來。取古人詩。以己意彙集。蓋欲自選還自讀也。選法無他。但誦上句。便知有下句者。皆刪去之。

與蘇武子

聞足下遊京師。仰見天子。宵吁求言。日召平嘉。慨然感奮。擬書欲上。會有以口舌得官者。非其人。足下愧以例已。遂不果上。嗟乎。士有志於當世。幸而遇聖主。懷書走千里。達輦下。謂可旦暮見天子矣。乃愧而自止。匍

旬以返。斯何意也。令人主聞之。不益動深長之思哉。惜乎足下之不上聞也。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湘颿堂集

病中與陳興竊兄弟

衡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鬣未高。二老友索居難覩。三則狂妄。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歿而文采不見於天下乎。雖然。天下察鑿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頭之知己。讀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曹子植稱丁敬禮真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興竊少游其誰。少聞強起蒐舊作古文。曩嘗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騰出。亟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晤。公大固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之闕古人闔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衡不敢居。兩兄試投畀隙。略定好惡。苟離道法。墮凡俗者。應時汰落。使知去留。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問餉知我深者。謔浪笑傲。流傳人世。萬或二三十年後。尙傳人口。突得一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風飛鳶。登數十丈。雖拽之不下矣。卽不爾。遭一名文盛必傳者。吹毛求疵。貶駁辯論。以予文入其書。彼爲衡。我爲紫蓋。姓名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文。翼浮烟於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強進太牢。爰居高翔而不食。况以草具勸人乎。且苦薑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轉詩古文不宜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誨謹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淫湛。竟不舉時文一問。雖

知衡竅奇無俟骨。然四別足而無慍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已。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樂。忍墜文章與秋草同腐。寒瑩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壽如杜甫。不過二十年弄聲韻。中間坎虞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輩。可懼矣。倘籍庇病愈。快走健飭。還如曩時。專溫舊書。却新書。東沈韻於高閣。度秃筆而罕御。如張丞相蒼老百餘歲。反飲乳自養。優游饜飲。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使識者以夔後之少陵。海外之東坡相况。豈不偉哉。此事在天。當疾甚。潰亂中。輒不暇遑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爲念耳。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願無笑其騷狂。

陳孝逸

少游江西臨川大士先生仲子
南村集鈔

答家伯璣惠茗墨

平叔歸。審長兄已居白下。又拜茗墨之賜。蔡君讀不能飲而能玩。呂行甫不解書而解啜。雖潦倒亦或風流有致。

又

來諭飢驅不可耐。夫飢孰若弟者。今歲授書山中。居然村學究行徑。打鼓排衙。日日不廢。將以爲後年計。但此途不效。便須空院乞食。昨戲題座云。托鉢差強。却笑飯臂不足。衝冠恨短。休言髮則有餘。是不爲癡山僧影堂耶。雖然。時時念吾兄。殆似不恤其緯者。伯璣蠶郡之志。爲復云何。一動足。費踰龍經。弟聽此舌吐頭顱。雖

措大皮腔。不識世間大度。支然兒尚能落豪爲儉否。爾吾兄又舉一男子。不敢論勳。而敢分快。但屬善視之骨肉之際。房幃之交。賢者自有妙用。隋皇帝疋馬走出宮門。乃煩高公控諫。非英雄也。

又

弟講帳曰微。聊以爲技窮養親之地。喜歲老歲賤。衆可不避紇頭。蔬可不避菜根。而胸坎舌腰。並能安之。始悟古今之材。大半爲美滿如意所壞。世不之惡。養其七尺者鮮矣。處仲元子輩。正是不耐淡薄一念耳。

與臨川十二子

名與位皆可致。其年不可及。則羨乎少者之辭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則需乎少者之辭也。少年縱意用筆。取快於一時。末路未有不懊悔者。則警乎少者之辭也。由需知需。由需致羨。又何以測其所至哉。

與傅平叔

同一身胸。有相去萬里者。上古野夫游子。衝口吟咏。後來墨士儒生。劇心制作。才如龍虎。會莫時似。三百篇高入青霄。有婦人焉。我輩媿死矣。秦漢而下。載籍極博。資糶特多。反不若古無文字人。殊不可解。

又

世道衰微。多以士大夫。少奮發矯厲之志。但求和光入俗。期於冥禍而已。故節敗才靡。皆由此出。今之文士。於持祿竊譽。則有餘。而於撥亂匡敗。則鮮有一焉。豈盡詩書之罪哉。許汜謂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先

主問君言豪。寧有是耶。因詆之。臥君地下者。先主聞豪氣不除四字。已是腐儒之談。欲按劍而起矣。夫士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豪。猶文不可無英。文無英氣。則五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叅李志輩。狐狸所噉是也。使執政而惟豪氣消盡之人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惟英氣消盡之文是尙。則文體亦壞。

又

君謂退之長者。而作文贈人。每於中寓譏評。大失厚道。則彼受之者。豈不汗媿耶。文士踵其習而詆毀者多矣。升庵謂韓詩久飲江總文才妙。自媿虞翻骨相屯。以忠義自待。而以奸佞比人。開輕薄之門。此語大有理。余謂韓柳以前。文章之士。失之諛。韓柳以降。文章之士。失之傲。諛固恥矣。而傲亦非德。乃競以爲氣節。至云自占地步。地步可自占哉。但自不失所守則可耳。

又

足下謂少年時。讀六經左國史漢之書。未見浹洽。中間汎濫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之流。空費日力。而舊業頓衰。逸嘗有其喻。六經左國等。則吾之故交姻舊也。而諸子百氏新出之書。則吾之近親新知也。不能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溫故而徒務博。見其學必衰。吾輩銳於讀書者。尤當以爲戒耳。

又

君謂名士老而讀書不輟。祇足救空疎之蔽耳。未必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之致也。至如時藝一道。尤格格矣。宿名之士。淪其舊學。競逐新妝。固必失步邯鄲。匍匐而返。卽不然。而堅持故操。半言不

入其勢亦必漸就荒蕪。君此言大是。正欲爲君作譬以廣君之說。名士復爾。如老年將卒。生平熟於射騎角力。雖口陳古法。鑿鑿有據。能使少年摧鋒。聞而自失。及至披甲上馬。引強射生。投石躍澗。則筋骨已快。精力銷喪。而不能與無紀律之市人徒手搏者。蓋其勢也。若其自恃宿名。虛懷盡喪。視新進之士。雖厚薄淺深。不可同年而語。然初學者自知不足。逢人輒問。正如狹邪佳麗。年十七八時。專心請益。故唱雖嬌。未成音律。却更多姿。而此老大不嫁者。久擅歌場。善於度曲。然見非己法。卽謂不合。雖古調逼真。其如面目可憎何哉。前輩名愈久而氣愈下。故其口吟手披。遠過後進。而足當羣疑衆難之衝者。良有本也。今之號爲宿名者。半壞於趨競。半棄於自是。幽燕老將。殊非氣韻沈雄。冷落門前。且并其琵琶舊曲而忘之。豈非傲與惰相長。克與伐相乘耶。

又

兄臨川記。第矢辦力寫兩部。別寄其人。此亦當陽沉碑水中。太史藏書名山之意。冀後有知心。如復見一荀伯子。

又

夢平生。因哭平生。兄不屑俗下文字。亦應一轉。慈意僧未知生天。未知尙游地府。人命如哀家梨。弟近頗有悟。殊以其脆爲甘。楊誠齋居都門。日日收床束擔。非作達也。兄試答之。

與友

古人於朋友當言路時。每每以盡言相責。如昌黎荊國集中可見。東坡賀楊龍圖啓云。方傾耳以聽。願續

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此類甚多。傳平叔曰。吾鄉徐子弼先先。送徐寒泉應徵北上。詩云。莫謂盛朝封事少。跼看風米嶽相思。正古人之旨也。乃知齊人以砥礪律孟子。雖不中道。定遠塵俗。

答吳元望

足下古道卓然。是孝逸畏友。文章在耳。氣誼在目矣。新息所云。愛之重之。願兒曹效之者也。弟性好直。然而年三十。始解自媿。又十年始知交游中多吾師。處處可憚。頗覺千古賢聖愚凡。不必生來異路。大都學者岐之以見盈。一盈而迷濛其天。淺則漓。甚則滅。弟自恨幼狂。曾不肅省。到今日。惟有個難字。恍然眼中耳。尙與足下勉之。諸門士何辱獎許之至。然乎否乎。豈弟所望哉。冰稊美滿。秀影一襟。爾時須索。數公過心。遠廡少分。此老霜氣也。

與孔登小

別教云云。登絨大笑。黃涪州萬全良藥。以咳庸人。客未以爲可也。陳生不能作如是舉主。即使能之。孝廉公何故纂寒措坐氍毹。奪其飯寶。帶經燃松。亦君家故事。而效弟之兩鬢蕭蕭。一帳喃喃乎。平叔適他出未歸。其志足下。猶夫逸之三載一日也。月幌風帷。相思甚苦。孔先生知未。

與蔡允恭

館寄蒼烟落照閒。山光可悅。人面無歡。允恭知其故乎。細數年華。無非恨處。學道蹉跎。不能問歲晏。未成爲丈夫也。古人惜分陰。允恭勉之。

答傅度山

卅載來坎廙栖遲。让人視之以爲狂。豪人相之以爲謹。身不盈六尺。而頑黠作。目恆在狂謹之間。自視楚楚鬚眉。取次老大。安能割裂委蛇。供世怨歎乎。

答李石臺

人生臥鼓邊亭。橫金京策。不過二三十年。酣諧如君。一朝盈縮。有識傷之。石老天資卓爾。辦作英雄。沙堤黃閣。付與同人。玉鱸絲蕪。收拾在我。如蠟屐能着幾輛。臨川可爲輜川。社有漁樵。室有濠濮。昔賢所謂須爲爾時將得去者。計皆此後事也。仕宦歸來。本不宜唐突以如是語。或者烟霞中野客。放言如唾。使有道君子聞所不聞。起淒冽於耳畔。有罪矣。未必無功。恃愛而狂。恕之恕之。

又

林鹿谿猴。久疎道誨。非敢妄相解免。曰士前爲趨勢。嬾甚而僻。僻甚而草野。所謂臣之罪臣。猶知之。特大度君子。別爲一格。優容。遂不自過也。接翰教。耳聞心戒。蓋已多時。藏名山而沉逝水。無不可者。文章一炬。口語三絨。今日禽魚。皆識此意。弟逸雖蒙狂無似。忍忘台翁生我之至訓乎。率爾報慰。併謝德愛之深。

答木立和尚

公本一世人。何處更着窮苦措大。而時時存人。舌腹牙峯。豈與其潔耶。抑自有循循之妙用。無不可教者耶。逸實不能自信。何取信公之於我。逸陋鄉僻產。無從得書而讀之。比先友平叔逝去。目中無復解人。仲升惟

易登小諸子。皆不得時聚。彼諸子所長者。治經術有本末。爲人卓然真實。獨立不懼。若使之往。受我公繩削。亦未必遽能也。至如逸者。資詣不足。望下中。而胸氣未融。慷慨善怨。怨而不欲吐。一聲以憾天地。鬱噫噤齟。隱隱難平。此豈有學道之分乎。每念讀書數十年。渾未有要領。便如莊子一卷。僅作文字歡喜。問其得力無有也。近慕我公思有所商質。卽今似枯蠶乾而不出。又無一榻可以延公。此際是真愁苦。公應知之。公應諒之。稍俟從容。當有邂逅耳。

施

男

偉長江西吉水人
留髡堂印竹杖

與徐巨源

余最嬖方棠陵語。張岷崙山人曰。君詩固嘉而鮮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不歡而慳。弗戚而哀。情實安麗。答曰。風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雉鳩耶。如祖餞。寧必攜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筍及酒。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麵筋。俱可與粘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殊深捧腹。

吳

晉

介茲介受受茲江南江寧人
退菴稿

與王隆吉

北地文官菓。果非人間物。香甘雪嫩。每一含咀。不忍直下。令人有婢視楊梅雞豆之想。樸園夫子。有結伴

同爲湖目冷。層綃剝出。蕙心香之句。今始解其妙也。

與堃人

天以貧德人。人不德貧。而至謂天困人。天何辜。

與張杞園

尊大人合傳。跋得數語請教。僕故不善屬筆。足下索之至再。勉強塞白耳。昔海神與秦政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僕於足下亦云。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十一

錢某

示從子求赤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盈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瘕。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沓舌。於此知用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

趙浚谷子有偶才。不課舉業。其壻李廓菴怪而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菴曰。近年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廓菴檢得十先生稿。懼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此文佳處何在。廓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

愚也。卽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極叙目前凍餒流離之狀。天子必惻然憐憫。餉賑乃云若不餉賑。他日必爲盜爲亂。國家且受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元。言其剛復褊急。無宰相度。彼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中元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已而部覆陝西災傷。得旨果無餉賑。而降慶聞高公。以閑學漕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同時言事者。一如趙公言。甲子春湯臨川之仲子大書。借朱如容掌科游長安。以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咸謂之不免。君子愬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元黃二句文云。周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愬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誇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蓋余先輩文字。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魏裔介 再見

與申臯盟兄弟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堪恨世人憐才者少。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爲哉。貴昆玉篤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願椽筆作傳。以垂示方來耳。溯洄詩文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山中如有所得。希信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長安尤爲

聲利角逐之藪。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日加猛省。誠恐墮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恥。

與楊履吉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爲蔚州魏環極。清化抱疾。竚望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令人五內崩摧。始得僭於陳淖水。再得信於殷伯嚴。復得計於吾子。而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值亡荊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過食。舍弟並匍匐以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令先公未必有此意。友朋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爲破顏耳。並冀藏之笥中。不可令見者見之。以來其譏諒也。

與蔡子虛水部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便有離羣素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四衙門不宜做。卽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閒曹冷局。以江山烟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鄒公後。惟有此老。李贊皇諸人。皆逮不及也。夫長於忠節者。未必文章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今足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於冥漠。惟是公尙有閒居擇言。及史韻一書。乃其一生學問切至。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之。此則有煩於高明商酌者也。

與李龍袞掌科

巽者東行。竟未及握手相送。殊爲媿歎。雲樹之思。方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尙陽倦人。食其力。固有太古之風。况有彝嶂長河。烟雲供養。昔管寧。邠原。皆常避席遼左。願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可澹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澹然長逝。若於曠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旣已灑落。亦豈有遂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呂黎復入。子瞻北歸。當令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煩冗。不能爲詩以寄遠人。輒抒其鄙陋之見。亦夙昔所竊聞於先正也。

陳玉璣

椒峯江南武進人

與賀天士

僕嘗讀韓昌黎文。至其爲柳子厚誌銘。未嘗不廢書三嘆也。有曰。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嗟乎。何古今人有同慨耶。足下向遭謗逮獄。有錫山某者。足下友也。僕曾爲足下言。希爲足下暴白。數叩不答。友如江都某者。亦是下友也。僕曾以數金囑致足下度歲。物雖無幾。不足言。然所云急難時也。至足下出獄。云無有。嗟乎。此二友者。足下嘗向僕稱道。所爲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者。嗟乎。何古今人有同慨耶。足下見友道如此。亦可作絕交書。敬謝二客矣。近見足下猶往來不絕。儻以爲待友之道。宜如是厚耶。不則以爲如昌黎所云。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而原未嘗責之他事。如是。則天下之友皆可友。又何擇乎。此二友耶。孔子曰。擇其

善者而從之。朋友之道在乎能擇。苟其能擇。友必有用。苟不能擇。不如無友。伏望足下反復孔子昌黎之言。慎所以自處。毋紛紛與俗同也。某白。

董以甯 再見

答陳其年

承諭題九青圖。知足下於小史種情益甚。此固吾輩失意之人。支離潦倒之所託也。僕向者亦常久溺於此。而溫豔之體。又平日所優爲。遂不禁欣然爲之。及命筆而兒子牽牛。適以所讀孟子來讀講。不忍叱之去。因與講君子以爲猶告一章。講畢。命之復講。頗能記憶不遺。僕喜與之果餌。次子方三歲。見其兄得食。亦倒持書冊。向僕呼唔以冀與食。而苦無字音。僕爲之失笑。乃又益喜。有長者過焉。偶以告。隨問牽牛年幾何矣。曰。是其生也。當辛丑之始秋。故以牽牛名。今八歲耳。長者慨然曰。嗟乎。使爾早生子數年。得入爾父懷抱。其樂不更勝於今日哉。爾惟他有所溺。故得之較晚。然猶幸免於大不孝者。賴吾子勇以自悔耳。僕因念足下更長於僕五年。於少保公爲冢孫。於處士公爲冢子。生子事大。雖支離潦倒。不宜更有此無益之好。遂終閣筆。不復爲足下題九青圖。輒頓首復。

胡周森

其章。古臣太倉人。
葵錦堂遺集

與李辛水州侯

予於公而知文之相成。而道之相合。有由然也。弇州領袖詞壇。歷下而外。惟與興國吳中。卿唱和最多。而太原相國行傳。出於京山李本濤之手。楚江婁海。道映焜煌。郭景純曰。包山剡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豈地脈果有相通者耶。我公之才。不在明卿本濤下也。婁人士辱我公嘉惠之意。敢不勉。

與馬漢翔

世未有抱才如足下。而不得取青紫顯功名者。元靜之遇有時。崔駰之年方壯。昔人云。美才應自料。此之謂也。

陳龍巖

孟象福建惠安人

與程石門

貴筑齋寺。破座高談。策馬郊別。而絳驪已遠。惟恨無情。替蠟。遮吾望眼。不啻劉豫州之伐樹。望元直也。諸兄弟至。聯璧合。俱在紅雲高處。獨弟孤掌單絲。側身夜郎。呼拜隨人。撫髀泣下。

鄒祇謨

許士程邨武進人
遠志齋文集

與陸蠡思

僕當十四五歲時。讀花間尊前諸集。卽能爲詞。輒成帙。自覺瑰麗可喜。年二十餘。始爲詩。見諸先輩云。欲作詩不可作詞。詞與詩雖同源異派。然爲詩妨者必詞也。以是久棄去不爲。及觀黃魯直張文潛之序。晏叔原賀方回。則或以爲有詩人句法。或以爲能文。而惟是之工寫詞。不特無妨於詩。且亦無妨於文耶。是以僕與阮亭偶纂倚聲之集。取其不倍於古人者而錄之。豈欲以是當詩與文之衡哉。雖然。作詩之法。情勝於理。作文之法。理勝於情。乃詩未嘗不本理以緯夫情。文未嘗不因情以宜乎理。情理並至。此蓋詩與文所不能外也。詞雖小道。欲舍是亦無由。足下試取唐宋諸家觀之。有爲文人之詞者。有爲詩人之詞者。亦有爲詞人之詞者。夫以詞人爲詞。此不能以文與詩之法爲詞者也。故技至周柳魯晁。猶不免優伶之誚。吾輩今日。亦從文與詩之緒。以及其餘可耳。至於音聲分判。樂工已失宗傳。欲遽以南北宮調求之。是今人鄉社童子。所歌之鹿鳴四牡也。何如不聞之爲愈哉。夫宋人能爲文與詩者。前有歐蘇。後有辛陸。足下試取諸詞。一爲尋繹。卽其情理難合之間。可深得用意所存矣。彙讀足下巢青閣詞。知足下能知作詞之要。而徐野君詞統一書。又能盡古人所長。足下卽以僕此言告之。何如。

答賀天士

辱書勤切。盛推舉僕以文章之事。目獎且誘。謂其事半功倍。直欲以古人望僕者。僕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毋乃以古人厚期僕。而又以今人所貌許者。姑嘗僕而中以所喜也。豈足下所宜待僕者哉。昔韓退之之爲文也。凡人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使僕竟喜其所憂。而憂其所喜。則亦非足下待僕之意矣。夫古人之置

力於文者。無不先求其所甚難。而後徐得其所甚易。當其收視返聽。力蹙志沉之日。何敢自以爲易哉。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中流不進。與望洋而嘆者等耳。河出崑崙之墟。其所并歷者。千七百渠。而後有龍門砥柱之奇。今徒徜徉溝瀆以內。而欲以蛙蛙之觀等之。其遂能爲窮水之源者耶。雖然。去溝瀆而涉江河。惟是不中休與不却行者。能無所不到耳。舍是不問。而謂有坐致萬里之能。雖欲進諸尺寸而不可得矣。不益爲退之之所憂哉。足下與僕從事於文章有年矣。足下欲爲其所難。而謂僕獨得其所易。遂已一舉造嶺。俯視一切。譽之非其情。擬之無其事。僕方且重以爲憂。而未敢遽以爲喜也。努力日進。僕所受教於足下者。斯言而已。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復施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眞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出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鄉臣宦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逐隊之士。幾同子厚之見累於王叔文也。此隘之之繇。難與王季爭昌明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前輩不合。翼軒大泌一書。抗衡兪州南溟。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辭片語。貫革點睛。視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謂心狠處。莊生有云。兵莫慘於志也。冷之一字。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古人清齷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遷贊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要皆是冷處。豈以近於寂寞。不使事。不換字。卽

爲冷乎。石翁言其清而有痕。是伯敬癖於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

李

清

映碧江南興化人
澹甯齋集

與李竹西門人

僕幼聞一先達言。謂馮具區讀孟子至沈同章。夫士也三字。輒咀味不置。已入棘闈。適遇子貢問士題。遂用之以冠南宮。乃予所味。又不獨此。若移仁人固如是乎。於在弟則封之下。則素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實而虛之。板而活之之法。若移王子有其母死者二語於公孫丑之口。則又素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敘事兼議論之法。然予味他人所未味。而兄又當味予所未味。讀書妙訣在自得。又在自盡耳。

與吳伯登

偶讀王鳳洲集。謂以文章洩造化之祕者必困阨。

與方爾止

夏初陳伯璣來。得奉翰教。爾時江村遇盜。五月披裘。憎悶之餘。草次裁答。秋深還鄉。收召魂魄。繕經餘晷。卒業佳刻。始知今日詩境中復有此人。歡喜讚嘆。靡不能悉。扇頭二十韻。聊陳鄙懷。雖潦草不工。然大意盡化矣。僕學貧才麤。本非詩人。中年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頗知近代俗學之謬。而指陳其所以然。如弇州定論。標於采詩之小傳者。實深知弇州之晚悔。援據其遺文。確有來自。非苟然而已也。流俗痼疾。傳染膏肓。眼見方隅。

橫肆詆譏。搖頭掩耳。付之不見不聞。不則楚人又將箝我於市矣。捧誦來教。似不以鄙言爲紕繆。有意疏通證明之者。此番揚搯。實詩家慧命絕續之關。以隻手障東逝之瀾。非巨靈仙掌。誰能任之。幸哉。吾有望矣。

又

荔支酒歌。可爲此詩生色。若鐵矢果能治豐。便當寄信嶺表。乞樸園釀數石。作兜元國中。大慶賀筵席。與兄爛醉百日也。

張可大

扶輿江寧人
莊節公遺稿

示鹿兒

覽汝所作四賦。頗有俊語。然終是第二義。惟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士人爲學。大有向上事在。毋爲鏤心雕蟲。蹈昔人所譏也。

又

場屋失意不足憂。若失意而憂。則得意必隘矣。但肯埋頭績學。下帷奮志。見些道理。立些功課。盡其在我。即不得意何憾耶。等而上之。學問判周程。事業到韓范。不過儒門中幾個好秀才耳。一失足間。便隔千里。老人期汝在此不在彼也。

張

遑

瑤星江寧人原名鹿徵
松風閣集

與友

墨之陳者愈久愈佳。一落硯上。隔宿輒不可用。此如人之才智。蘊於胸中。畢世不腐。纔做過事。不堪重提。如效印單火牛也。

與陳原舒

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於分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爲山谷。定見好手。此豈濡毫舐墨。規唐撫宋者所能夢見耶。

答陳非白先生

承示靜坐要訣。信是康黎津梁。但名相繁多。門徑差別。本欲求靜。勞擾滋甚。不如聖經知止定靜。數言爲有巴鼻也。祇如易之自強。艮止。詩之思無邪。書之安汝止。禮之無不敬。守定一語。朝提暮傲。眉毛斷結。打成一片。縱不能到佛地位。要不失爲躬行君子耳。先生以爲然否。

答姚寒玉

近况蕭瑟。念之慄然。然從古無享安逸之聖賢。無富且貴之神仙。吾輩得天厚矣。知復何言。

堯 殘 石谿又字介邱湖廣武陵人

與陳原舒居士

人生墮地來，便上了此一本戲文。有悲有歡，有離有合。自聖凡賢，愚皆不能出此戲場圈子也。祇要你做
到燈盡油乾時，方纔脫手。我佛菩薩說生老病死苦，總是戲場內事。祇是眼明底人，輕輕挨過，都不要認真地
獄天堂，可喜可懼事，都如我個毛錐子畫出來相似。古德云：譬如畫師畫作地獄變相，自家看了，自家害怕，所
以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達摩大師到覓心了不得，纔把目前幻境，看時如紅爐
上片雪，却纔拍拍手登堂豎拂，與人說東說西，這是了事的子弟，却把前頭底悲歡離合，都做了最上一乘法
說。要爲後頭登場底人，抽釘拔楔，童求來，持手札，說近况病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飯，但我原道人，開場做了好
戲文，末後不奈此苦，若以道眼返觀，那片不是精底。人生各賦一種性氣，造化能使渠啼笑無端，若以鄙見觀
之，道人實未減風流，何至乃爾。眼昏久未作答，偶晴窗下，書盡此紙，所謂會爲浪子偏憐客者也。此字存箚中，
胸不快意時，出看一遍，管取獼猴子不跳也。呵呵。

答張瑤星

別後忽忽而夏，而秋，而冬矣。過去底事，已如隔世宿夢。現在則一日奄奄，一日未來底，雖寒熱更新，要且
不過是痛一上，癢一上。我自觀我，如此而已。造物既開了此個戲場，不得不弄這一場傀儡。這影傀儡，實是無

知。若是有知，則換手搥胸，竄下戲場去也。石禿人今不耐觀此戲，唯終日打瞌睡而已。若我松風道人，則自有飲中之天。且道與瞌睡漢，是同是別。周樸翁久聞下車矣，不敢以方外人聞問。然此翁具法眼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責於人類。倘或晤間，幸道疎略。王元翁以見餉詩書一冊爲名山藏，使人復見古人，而尊跋稱心而言。道誼溫溫，雖靈運次宗，無以過之。但愧石禿難爲遠長老耳。

與郭些菴中丞

憶與翁十餘年前，朝風夕雨，咀苦分甘。最後爲吳越行脚，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掀髯吟哦，握手俯仰，纔一瞑目，卽現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間隔。近傳翁爲真頭陀矣，世間都爲俗情限隔，分僧分俗。若能出一頭，若眼妻子兒女，法侶也。良友知己，法護也。以法印心，以戒制行，以慈祥接世，觀一切好惡境緣，如幻如夢，則容膝之所，枉席之間，一大佛國也。捨此他求，則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謂然否。石禿數年來，借牛頭一坐具，今年祖龍一炬，佛書經相，衣具器物，化爲灰燼，依舊是昔時一絲也。無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天壤孤獨，又加以病，苦可謂至矣。造化善能矢上加尖，若非胸中有個百鍊丹頭，幾化異物去矣。擔雪老人之便，匆匆附此，以達近懷。

道 韶 雪藏

與介公

吾師病疥，想不大妨。四威儀中，忽然摸着癢處，亦是快事。種種懷想，總俟入山聚首消之。

余大成 電士集生江寧人
龍湫殘夢

答王元醇

來教以謂塵世浮榮原屬夢幻。夢中之榮無足羨。夢中之辱何足憂。果爾是正醒時。正榮正辱時。總用不着。總驅而納之夢幻中。乃成佳境也。請舉一絡索相質。如教中云。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爲虛。以覺爲實。必欲反其實而歸諸虛。則所云西南方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爲虛。以夢爲實。又將挽此五十日之實。而歸諸一日之虛乎。其奈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設身處此。虛耶實耶。且何去何從耶。竊意道兄所見。灼然以睡爲夢。以醒爲覺。灼然不知睡底是阿誰睡。醒底是阿誰醒。灼然有個夢境中之榮辱。又有個覺境中之榮辱。灼然榮時有個羨底。辱時有個憂底。却乘他憂羨正鬧時。硬差他向別處彈避去。彈避不及。蚤相隨來也。先德云。大睜着眼。祇管說夢。殆謂是耶。道兄不識從何得此戲論。千里遙擲。如把一堆渴睡蟲。望着人鼻孔裏直撒將來。而此郎當道人。直得噴嚏一聲。且喜同到華胥相見了也。

盛時泰

仲交江寧人
城山堂集

報秦淮漁父周隱翁

執事常以僕雖不第。他時猶可作冷淡廣文。僕昨見諸廣文。僕軟陋劣。不可名狀。跪拜御史前。起伏俯仰。

不中禮節。不知天下孝廉中。乃有此一種人。豈少負奇氣者所可爲。僕卽不能如古之賢豪。然仕隱之分。頗明。倘遂所願。便以歲序之資。築園城山。終隱不出。優游暇豫。何所不可。夫士生今世。孰不欲一涉通津。然而文章之美。難兼山川。書畫之賞。不備聲伎。又况修短不一。故人往往得此失彼。非造物者靳人。乃人自難求備於造物耳。僕生長都邑。少弛負擔。得以殫力鉛槧。肆志登覽。與夫題評賞識。少窺毛髮。至於琴心劍俠。往往遇之。非不幸也。又何必低眉俯首。取容一時。然後稱快哉。舟次丹陽。將暨止大城山。作此奉報。倘能乘麥風而披襟。一到林樾下耶。

楊端本

愚甫樹滋陝西臨潼人
碧梧閣集

與曹禹疏

君詩高古清奇。不減鄴下。陳思魏武。君其苗裔耶。余於關西夫子。但師之而已。不敢祖也。

又

宦者幻也。如登場作戲。當真不得。選場旣不佳。而物力復不具。纔爾登場。左顧右盼。計無所出。雖有遠梁落塵之音。其誰聽之。徒令觀者掩口而胡盧耳。

答王幼華

登嶽須日晴朗。少憩山菴亭下。然後往陟由谷口至青柯坪。皆可肩輿。千尺嶺以上。峭壁峻壑。足受石窟。

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來教亦大同小異之說。但此中有起調按調之分。未知確否。

與龔半千

足下卜居。必曲曲遠城市。令人求半千者。不能徑直而得半千之面。足下誠高矣。衡門之蒿獨茂。寒谷之雲不飛。足下以不衫不履之身。寄情筆墨。一抒其胸中磊落嶽崎之致。此種種筆墨。皆足千古。足下故曲曲遠人。而人益曲曲求之。雖余懶人也。亦未免破此癖。且重貪辜焉。奈何。

與門人朱四均論史

古今之論子長者多矣。惟子由之言曰。疎略而輕信。淺陋而不學。斯言似矣。然猶有說焉。作史之學。若精於採擇者。其所取必狹。而求理之太詳者。其爲文也。必多疑而不敢肆。故學問之泛濫者。其兼收並蓄之際。必有所不暇擇。而脫略於意言之表者。其汪洋浩人之氣。自不可得而制。然則子長之輕信。乃其所以爲博。而其所學之淺陋。乃所以放言高論。而雄肆一世也。左氏之文。多出於誣誕。而退之之文。時或畔於理。噫。執聖人之經。以律文人之是非。此後世之所以無全人也哉。萊峯常持此說。予偶論史。亦遂及此。

陸燦

湘靈本姓錢江南常熟人

與杜三蒼略

終歲衣粗食淡。大謂不堪。若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則桔槔在身。盤水加劍。而趣和鳩藥。則衣食又不暇計。

墮落一層。警悟一層。人身難得閒道。甚難難三鳴。鐘數點。此處大須猛力提持。

與繡聞弟

歲暮遠行。使我當餐而嘆。累日不懌。細思之。男兒墮地。皆有分齊。絕裾而行。與牽裾而別。都非了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眷屬繞前。而常樂遠離。夫知所寄之爲夢。而以遠離爲樂。何處不逍遙遊矣。前塗珍重。

與門人吳仲武

不於佛門下手。定不能於儒門立脚。今軒儒輕佛者。謂佛只主一靜字耳。不知深山靜坐一二十年。尙是繫馬椿。卽如籬下貓狗。未嘗不安靜。擦下一片骨頭。卽時忙亂。故佛門全以操履鍛鍊爲主。不可但坐死水也。

寄馮章民

令郎將命來虞山。趣弟序尊稿。草草付之。令郎云。年兄儼廡以居。賃驢而出。審爾。此大耐官人也。王梅溪羅一峯家報。以魏科爲可懼。前塗千古。恐漸不聞。老友此言。若弟則新銜柳絲丈人。桃花漁父矣。

與子非熊太白

讀莊子不必據篇義立解。中間逐段讀之。自成一篇小文字。凡讀古人文字。切不可上下牽解。錯簡脫文。非可以今人心眼補綴。卽如湯之問棘也是已。此句上下不相接。竟投去之。不必如時人定欲貫串也。此讀書之法。

與宋荔裳

昨過樸下先生閱所藏弄畫冊。目不給賞。情不給目。辟似如來掌輪中。飛一寶光阿難右。卽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則又迴首左盼。最後出一光。定光也。乃兄所作記。汪舟次云。樸翁遣一吏走揚州。趣兄爲此文。兄爲之姑徐徐。吏叩頭。不得文。徒手歸。必得罪。兄戲語之曰。汝如此煎督。我作一篇極下文字去。必打煞汝矣。今閱兄此記。文佳絕。豈當坐吏有所私耶。不然。此吏亦巨眼。得不遭主人咎。殆是蕭穎士奴。非張子布帳下小兒也。

又

聞日下頗苦蕭瑟。兄與弟卦之旅也。朱晦翁云。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弟意聖人說一卦說終身。亦說卽事。吾人一生皆旅也。以蹤跡言。則吾輩大半旅耳。卦說資斧在巽上說。甚妙。旅中不能無備禦物。事只次第去。便是風行水上。此法不敢獨用。并以爲藏饋。何如。笑笑。

與孫孝則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禪豈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賦詩云。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至無爲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藏弄集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十二

蕭士瑋

伯玉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趙景之太史

人胃氣強盛。以飲食雜試。皆能納受。弱者稍投以不合。病輒立見。余以近人詩。合者少。不合者多。類皆推置不觀。非薄今人也。直以胃氣素弱。投其所忌。將恐傷之爾。夜來聽雨蓬窗。得先生詩讀之。遂盡一燭。蓋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宿葷滌盡。入口不滓。久而味回。漸益入佳。似此且可寬胃以養氣。豈惟不傷而已。

與顧與治

近來石公諸人。雖家人語。亦強爲作達。此蓋矜其所不足也。前輩何嘗如此。文生於情。人皆知之。情生於文。文人亦未易知也。

與范池州

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趙。總不離俗。

與黃石齋

至人無欲。然不能不飲食。六金奉上。買米。弟從不結區中之緣。兄憤無爲絕物之行也。

與錢某

坡公晚得朝雲。竟是一禪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滿堂分美人。忽獨與予。今日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即是千古歡情之方。特未可爲不及情者道爾。某偶寄一言。原爲遊戲。弟既已登場。喜笑怒罵。亦須扮啻酷肖。癡人見爲何太認真。不知此政老曲工游戲三昧處也。

與黃開齋

弟且行矣。剡溪雪棹。隨興行止。然布帆已掛。且順安瀾而望五老身。緇惟遮公遺錫。陶劉高風。烟嵐猶昔。鐘磬依然。聞先有雪橋師。栖真閉法。大暢元風。庶幾唐人所謂颯響者。願此道諱之如剝笋。護之須如愛竹。佛法金湯。囑累宰官。毋令涉句。樂得其便。若弟與梅公晉聊諸人。徒有其心耳。人固不可以無勢也。

又

匡廬惟九奇。香谷佛手諸巖。據地最勝。以能受用谷中一帶佳木。則古樹千章。也雲宿霧。陰晴昏曉。設色悅人。近聞孽髡。見利忘山。思盡禪而付諸咸陽之一炬。昆明劫灰。波沸岳頂。一幅洪谷子得意畫。取投烈焰。良可惜也。且著養數百年。綿亘數十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羽毛之屬。窟穴于中。雲林而焚。何所逃匿。驚禽駭獸。并命一朝。諒屬仁人。必懷惻隱。宋曹公斌。冬月不治垣牆。以蟻虱蝨伏。惟恐傷之。今乃烈山澤而焚之乎。伏乞

嚴下一令。力禁止之。德之休明。澤及草木。如其不爾。後且有爲北山之董狐者矣。

又

山之佳木。如人之有美母也。然得之絕倫。多弗克令終。天池諸髡。思緒其山。其亦得爲之累乎。今匡君若咸陽望救。其畝與之約法三章。以爲匡君護此髡也。

與劉晉卿

三石梁詩。畢竟難和。每于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絕無一酬者。司馬對副臥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人第一勝着也。明年到匡山九奇。不可無記。開先雪公。海內習宿。當以身爲床座。力護之。

又

春浮最安而樂。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所謂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索其下而弗聽。索其上而聽之。弟之近况似此。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答李梅公

今夕何夕。誰能遣此。聽汪生歌。發水面。似潯陽琵琶聲也。謝夫人定有柳絮之句索和。兄豈招我守歲。乃是望我解圍耳。我不容兄獨快活。且教一夜髡鬚。被上被下。不得安妥爾。笑笑。

與許石門

廬山林陵。雲樹相望。秋水兼葭。徒勞嚼溯。近事大可憂。突局瀕危。正須國手。兄行且坐。而論道。留侯將何

以用高祖也。弟爲俗驅迫，出非本意。北路梗塞，進退維谷。陶宏景永明中，求祿輒舛，遂爲入道之緣。安知造物非愛我，借此以爲勸進之資乎。

與葛配老

世議如聚蚋一器，世局如風帆無柁，或割壘自衛，而鼓發狂瀾，或從岸旁觀，而指視亂聽，自非命世之大，人必不能剖破藩籬，而作中流之砥柱。某故以老師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矣。

復余集生

性懶爲人作致書郵，得之於天，良不可強。盜有伐臯陶之塚者，久之抱頭而出，視其面如削瓜，那復爲得人也。一笑。

與馮鄴仙

南淦之矢，希卽速發，渠成亦秦之利，不獨鄭也。鼠入牛角，轉身頗難，劈嶽導河，端有藉于巨靈仙掌矣。

又

嘉猷入告，薄海騰歡，江左春吾，入爲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霞流潦，揆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相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崔勣在月氏，造禮共師，師卽爲引手，倘此誠可喻，則異香成穗，摩頂受記，時時在大慈加被之中矣。

與聶雲閣

見子真使我懷古之情益甚。莫往莫來。情更當如何。弟心衰貌改。已非故吾。特知己一念。炯炯如觀河之見。至老不昧爾。

與寒雲

衆苦所集。衆生堪忍。弟輩固可貌憫矣。然衆生病愈。我病方愈。此世界刀兵饑饉。功名富貴。文章理學。種種。傳變症候不一。病人未得痊可。醫王大須撥眉。想亦難得少憂惱也。年兄見此。將毋笑調達入獄。身不求出。翻問世尊何日來乎。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太乙山房集

與袁特邱

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焉。則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視世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更優閑也。弟入疴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荊大徹日日叱罵諠。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優閑與不優閑之效也。吾特邱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爲人祖。爲人師。時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

湯顯祖

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
玉茗集堂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海剛峯在南。盡裁官吏費。省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官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小千園集橫秋閣集

與過君斷

適欲修問。而敝宗名優持筮板之具。奏技貴邑。其意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爲世界中。崇積數千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輩所爲。然此輩登壇作歌舞等事。亦無不真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泡微塵。亦圖所以不滅。然則雖眞實事。固當作劇技等觀。雖劇技等事。亦可作眞實觀。年兄持兩觀行世。用之不窮。弟借此輩作書郵。亦願年兄寓此意也。

與陳興霸

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蓋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多相對悲寂。措於暗咽之時。此段聲歎。雖賢昆玉有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故存其大節。別詳見聞所軼者。使人因不肖之言。想慕所不盡。若鋪揚鴻偉。以光此傳。愧才有不及逮身。統惟鑿具草率。幸甚。

與管弼亮

僕厚求天下之文。而卒未敢以能薄許人也。五金之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密也。五金生於土。是土之粹結者。乃爲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天下之爲文者。不可不爲金。

與李小有

足下以三十年名士。既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爲令。二三知己。頗心榮此行。而足下顧以生平制藝。屬不肯弟爲之言。勤勤焉。嗟夫。此意復令人悲爾。夫人生莫親于心。莫悲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絕脈。獨出性命之物。粹于八股。雖已知已效於人。猶不能遽釋以去。况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覓名山大川之靈。酬此耿耿。以少年情炎。鬪進之氣爲之。而晚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嗟呼。足下此意復令人悲耳。

候倪鴻寶先生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從矚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無憾。而擯落如前。揆之氣類。則吾師失志之時。亦不宜爲藻得意之日耳。

與某公書

年過半百。日月如流。功名不立。老大之悲。其何能已。日與外人接。亦自常。靜夜獨居。未免拊心長嘆耳。果能無人。亦自甘之。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宇宙于天文樂律軍政財用。無不加心。求爲可用。至於今日。亦盡自信。以爲實有當于事宜。而扼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強說也。一身不足惜。顧以宿有時名。而成立如是。不能不重爲名累。名於人不親。而附於身。即并當爲之護惜。猶馬惜錦障泥。而况於人乎。假令如三代兩漢時。亦

可不恃甲科。今規倚此矣。不得此爲地終不可行。上之人雖力破成例。而下之守例也審。終不使鄉科得居甲科上也。言及此。不爲自傷。亦爲朝廷傷之矣。台翁知己也。欲有爲於世之意同。故疊疊訴之。

李明睿

太虛閔翁江西南昌人
大椿堂集四部稿

示學思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實甫羅貫中施耐菴。又豈拘拘於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爛熳。出入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方孝標

樓岡原名元成江南桐城人
光啓堂文集

上黃改菴先生

標拜白。昔杜員外與閻邱博士同年。其孫甫。後遇蜀僧。猶相與侈其祖父蒙恩之盛。至形諸詠歌。蘇端明少聞慶歷聖德詩。後出歐陽公門。以得見韓富諸公爲幸。而託之文章。夫閻邱與杜儻同年。非官同庚同也。韓富諸公之於端明自賢。非其先人之友也。向使二公當日。得遇其先人同年之友。又官同庚同。而當桑滄移換之後。蓼莪永痛之時。如小子今日之與先生。則其欣慨又何如也。小子猶記戊辰之歲。纔八九齡。嘗襁負從先

君後見諸父執麟鳳山川。儼在雲表。時執猶子禮拜於前。諸父執或憐而抱持教誨之。四十年恍恍如昨日事。先君暮年家食。嘗爲小子輩述金馬連鑣之樂。及海枯搖散之悲。曰當時三十人意氣豈不偉哉。今幾何時。而某某亡。某某存。某某年幾許。至先生則指曰。是與我同庚尤厚。今遠在數千里外若何。或泣下。小子輩侍其傍。未嘗不嘆前輩交道之古。且思何由使諸先生之存者與先生再一把手。以慰其河溯而不可得。前年小子入閩。先君猶囑問先生甚殷。不及而歸。先生已捐舍。痛哉。今小子來三山。遍詢先生杖履。知者或寡。及見余穆如。始知福祿有相。著書教孫。強餒自樂。不覺悲喜盈胸。百端交集。見先生如見先君。見先生不見先君。不見先君猶幸見先生如見先君。此豈甫之詩。軾之文。所能盡其情狀者哉。卽思囊裳拜几下。而爲他務阻。敬勒八行。申瞻慕。惟先生身經鼎革。而碩果巋然。當爲道自珍。爲交遊自珍。爲後進之典型自珍。龍馬精神。松喬日月。雖東山綠野。醉白平泉。不專譽於前史矣。嗚嗚之儀。不足道。然酌醇醴。歌小詞。進稱萬年壽。猶子禮也。

與謝獻菴

僕致力於文。亦有年矣。然於今之文。罕寓目焉。而獨誦足下之文。日以繼夕。蓋僕之傾倒於足下也。僕昔未交於左右。西川李研齋。亟向僕稱其人其文。後獲遇之。董文友座上。見足下嶽立宏聲。意氣軒豁。信其人矣。然而見徵歌命酒。則和聲怡氣以爲樂。論及詩文。輒仰目視梁上。傍若無人心竊疑之。歸向研齋。急索足下所刻論紀。敗篇讀之。粲然有則矣。然竊妄以爲未盡。後足下初自都門還。僕問都門爲文人幾何。曰一二人。僕又疑之。以海內之大。都門之盛。爲文者奚止一二人。而他豈皆不足道耶。及昨過毗陵。于薛仔鉉家。得所留辭白。

章文集二冊。誦之而後知研齋之非阿也。足下之目。當仰視梁上也。海內之爲文者止一二人。而其他果不足道也。何也。足下之文。非今之文。古之文也。非特古之文。古之能合理學文章而一之之文也。僕嘗謂天下有文。有所以文。文者文也。所以文者理也。古之聖賢初非有意于文。不過理積于中。而文著于外耳。韓歐之文。猶或裂理與文爲兩物。而足下則無之不合。故僕傾倒于足下也。然僕愚人也。日誦足下之文。則日求足下之文。日求足下之文。則心契于足下之文者至多。而亦有一二未盡契者。毋敢自隱。幾欲來見質之。相去咫尺。爲故人留。僕亦有文數百篇。過嶺道險。不能多攜。僅持其近所作數十篇。而苦無記室。容覓人繕寫就正。蓋今之以文自任者少。以文自任。而能合理與文如足下者尤少。故望者深也。唯足下教之。庶幾令僕得由韓歐以進孔孟。而令六經之文。再著于今日。則足下之道爲不孤。而僕亦得因指示。以自信其學之非誣。臨紙悚息。不盡不盡。

再與謝獻菴

別是下一年。距足下百里。思卽一見不得。乃欲寄書。又恐足下既貴。未必憶曠昔故。不敢。及見足下與友人書。稱僕憐僕之遭。且問僕近所爲文若何。用是感激。遂兩奉書左右。冀足下之聞而教我也。乃俟命踰旬。而一答一不答。又答非所問。猶不答也。或者曰。足下遺僕。抑疑僕耶。不則足下專職事。不暇文章耶。既思之。恐皆不然。何也。足下遺僕。不交僕矣。交之不稱之憫之矣。既交之。又稱之憫之問之。則足下不遺僕。可信。舍曰疑之何疑也。或者見僕之凶懼憂患之身。困石擣藜羹。圖奉親安。又不忍弱弟之窮無告。爲之走四方。乞憐帶實以助厥成。近日遭先大夫之變。無以葬。老母老。又無以供水菽。故不遠二千里。數乘舟車。犯險嶺。涉滯灘。與

怪石猛沙爭呼吸之命。南方殊候。寒熱切肌。骨是病人。皆不懼。而近在百里間。是必有不入耳之言。來相干謁。足下既尊顯人。貴自利耳。何朋友爲。故不若預絕之也。然又思足下學道既有成。豈世俗比。且僕與交。正足下困衡時。每言及人情閃爍炎涼。見足下輒恨恨。握拳捶案。上有聲。怒罵爲非類。豈一旦履亨。遂忘之而蹈之。必無也。傳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故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故禮樂爲虛名。先儒曰。彼知政事禮樂不可不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二也。是以古之君子。雖修職事。亦勤文章。彼蓋知職事卽文章。文章卽職事也。足下既受民社。豈能復如疇昔緝長緇。弄柔翰。然古人有窮達不易之心。而後有無入不自得之學。僕見足下自任素葑力。而今不然。恐其有易之心。而無自得之學。是以如其汲汲也。且僕在閩三月。見閩之事。曰亂不可。曰治亦不可。閩之當事。曰不可有爲不可。曰可有爲。又不可。良苦。死猶僻郡。別駕猶閒官。倘自此愈尊愈顯。愈難有爲。何不及此。猶得肆力以成昔之學。而進可有裨于國。退可有益于後世耶。僕雖驗不足當足下之賓校執友。而猶可爲勸勉之人。誠有望足下成之于前。而僕得倡和之于後。以無負足下交之稱之愧之間之之意。幸甚。若又不答。或答非答。足下負僕。僕不負足下矣。

李以篤

雲田漢陽人

與程石門

震澤洞庭間。昔人非宦遊仙謫不能至。兄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春而之楚。秋而之吳。其遊歷不可謂不遐。

矣。朋友之合不合有數。雖聖賢不得以盡必。故有一見而喜者。有一見而怒者。有一見而愛慕畏服若將終身者。此不可以品地聲望論也。今吳楚越豫之知名士。無不願交于兄。而無有異旨。其交好不可謂不廣矣。如此非有一如江如海。蓋代未易之才。爲之輝映而領袖。則無以服天下。獨立不懼之士之心。而兄振筆所至。牢籠百態。鏤刻萬物。大者高岑王孟。小者亦放翁山谷。目前所見。未有可比。加以雲心冰眼。兼收博採。一時揆藻之士。恆視兄交以爲榮。其才具不可謂不大。且當矣。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曰。忘已事之已拙。笑他人之未工。弟今日之謂矣。况以兄游歷之遐如此。交好之廣如此。才具之大且當如此。豈復留遺憾爲他人議論地哉。卽所爲議之甚精。論之甚深者。又豈復有加于兄之上哉。而弟則以爲兄交遊太濫。手眼太恕。時日太促。有此三者。皆能使真詩不出。當時識者不之感。後世識者。或因以致惜而致咎也。可奈何。

陳宏緒

士業江西南昌人
鴻梅集

與吳衆香

季夏雷榮予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讎較精密。剞劂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忘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于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候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于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

者。儻儻未絕耳。二人見推十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諸人之書。尚存于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歸散亡。尙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于今日者。蓋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君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祕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而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祕之而不以示人。剗劇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况於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尙存者。猶且隱顯於時。而况於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與雪崖

詩與禪相類。而亦有合有離。禪以妙悟爲主。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而無取於辟支聲聞小果。

詩亦如之。此其相類而合者也。然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於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詩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徵之於情。而禪豈有是哉。一切感觸。等之空華陽燄。漠然不以置懷。動於中。輒深以爲戒。而况形之於言乎。是故詩之攻禪。禪病也。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爲。世之離禪與詩爲二者。其論往往如是。弟竊以爲不然。今諸經所載。如來慈悲普被。雖其跂行蠅息。蠟飛螻動。無所不用其哀憫。况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乎。語情宜莫如禪。而特不以之泯沒其自有之靈光耳。然則詩之與禪。其所謂合者。固有針芥之投。而其所謂離者。亦實非有淄瀟之別也。要在人之妙悟而已。上人早負雄偉非常之才。遭時不幸。既弗獲珥筆而立丹墀。又弗獲拔劍而馳絕域。乃夫而隱遁之桑門。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泊然與世相忘。而獨不能已於五七言諸體。承示靜寄軒集。挑燈遍閱之。或驚駭駭電。突起於咫尺。或古洞陰崖。屹峙于左右。或龍蛇虎豹之出沒。或松篁灌莽之吟嘯。此豈無情者之所得而托哉。昔三閭大夫以楚同姓。睠懷宗國。願闔闔而不見。望長樹而太息。於是有懷沙哀郢之作。以抒寫其感情淋漓。歷十餘載。雪菴和尚。懷袖其篇章而不置。讀輒哭。哭已輒又讀。詩耶禪耶。亦何其相合之深耶。今上人雖已着僧伽黎。而腰間寶玦。固在山巖水澗。憔悴行吟。必有撫卷而涕泗霑襟者矣。病骨支離。漫爲評次。幸勿輕出以示人爲禱。

復李公司李

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橋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下問。謹備錄於左。君既云太極之理。人知本

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與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其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歸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夫僕公列筴之忠烈。在勝國擾攘之際。身死而名湮沒。猶曰時勢使然。乃若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敵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宏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視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傾老公祖闢發幽潛。表揚先德。僕公一門死賊之奇。旣已揭日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重。誠得乞靈片楹。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裨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于謝錡。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翺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神共深。屬望宏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覽。諸容懇悉不盡。

答張謫宿

尺牘新鈔 二集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應命圖水火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恨不足以盡兄文之妙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前代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託。亂巫陰詿。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眞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輒僧備去。斷餐。以至椎剽掘塚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其鄉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褻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彰。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兄之交遊。遍於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於心隱之後。更快事也。

與朱蔚園大行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於當世先

達偉人。莫不汲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有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於先生也。知其名在垂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己已奉。奉教以還。不通問者又三年於此矣。夫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於此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者。昨冬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折。徐紉虹。雄逸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貫。蓋考覈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則予瞻之狀幼安。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味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透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敷衍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於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於聲色狗馬者之爲。又性於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笥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賁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黃國琦 五湖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周櫟園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津刪後無詩之語。直是針鋒相對。琦於是有一言于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因人而錄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蓋已深。斷不能行遠。先生眼精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刪之。去千存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幾亭先生。常云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先生不能守也。

又

雙繭遠貼。定非方物。以先生之一絲無取於青也。或亦方物。先生以山軸惟山中之所宜服。故破俸而購自市中者乎。因念世際滄桑。滿天兵火。如渭川千畝竹。安邑千樹棗。江陵千頭木奴。今僅見之龍門史中。青齊之出歷絲。尙得因之以實尙書所藏。然則青猶古之青耶。

又

吾鄉王于一才人也。竟以窮死。然其所爲詩文。亦竟得力於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聞於跳躍叫笑庸庸得意之人。而攢眉蹙額。幾不能自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干一遺集。傳才乎。抑以傳其窮也。

又

嘗於先生之拜玉菴中。閱數君子姓名。當其剝督疏。而咬定牙根。一味強項。不儲切名。不惜性命。不憚一

家眷屬。真可拜也。但古人爲朋友死者有矣。至舉身家性命功名。一笑而盡擲於先生之前。爾時諸君子自視爲何如人。抑視先生爲何如人也。弟於是知拜玉菴中先生非拜數君子。直先生自拜先生也。

又

承惠野人詩。其澹遠處。殆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烟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而行之。豈胸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又

監司之不可爲。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出博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爲乎。昔秦皇帝駕海鞭石。城陽十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獨青之牟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當亦牟州自況矣。

又

萬柳一莊。已爲衆水所府。不獨飽江流也。年年柳覆屋巔。今年魚遊柳巔。而個人之夫妻子女。且半塞飢魚之腹矣。望秋之穫。既難責之馮樊君。而任土之貢。空雪涕於石濠吏也。奈何奈何。

又

先生於吾鄉伯玉蕭公。極稱其手箋之妙。謂其能移魏晉人之風味於近今。誠知公也。然弟觀從來習尙。魏晉未有不流於六季者。而公先陳艾而開豫章文社之宗。一時如陳士業徐巨源蘇武子王于一。皆能復興

廬陵南豐之盛。抑獨何與。蓋魏晉文章。雖去秦漢節勁稍遠。而其蕭疎曠放之致。猶足存古人風調。惟溺其曠。而不能自出。是以日遷月變。不至於俳偶駢麗不止。雲間諸公是也。惟公於魏晉中。獨取王郭以上。鞭心與異。不啻自爲一子者。故一轉而爲光明磊落。其入於龍門大家。固無往弗合耳。今觀昌黎之文。少年所作。有酷似子書者。大士大力。造語不在楊董下。皆可徵也。故同一魏晉。而中自有辨。先生深於漢宋者也。於伯玉見其合矣。

又

明闔之圍汴也。城中食盡。兵惟飯人。城外食盡。賊亦飯馬。且闔目飲羽。於是決黃河而灌之。余友王雷臣。時以直指監汴軍。大刷舟筏。奪數十萬汴人於河伯手中。迄今海內功之。琦謂城中有一張林宗。未能救出。使乘瓦而枯爲人腊。雖數十萬人之全活。恐未足多也。

又

吾輩讀書。且莫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讀之人爲何如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非無疾病。不荒一日。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心眼並行。多則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鉛定。其是日遇奇人。談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巖。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一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瀾。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爲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擁萬卷。至對書爲何如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又

花一也。往事種於幽人靜室。視種於大姓名園。更覺香深。甚矣花非無擇也。今先生人以幽人之致居官。以靜室之心待事。盆梅有知。當不及春而始香矣。

倪 燦

闇公闇昭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先生

詩文異道。鮮不謂然。然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宏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傅過秦論。紆徐委屬。複而不複。篇法實本離騷。今跡其弔屈原賦。鵬鳥。殆非與騷無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廬陵。以及眉山父子之文。似與騷體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爲是繁複之詞哉。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嘆之旨同。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者。未必工於文。贖於文者。未必贖於詩哉。先生之於詩與文。固有兼才者也。敢以此質之。先生以爲然否。

藏奔集卷之十二終

尺廣新鈔二集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十三

曹 珖

葆素山東益都人
大樹堂集

與房恆泰郡倅

枯朽老農。日愁乾旱。春行盡矣。懼溝壑之不免也。幸楊柳枝頭。下垂碧綠。率蒼頭採以供食。春少穀豆。投以沸湯。名曰碧綠粥。粥味冲然。時當饑飢。未嘗不捧腹笑也。農人望雨。恆受困於造物。其于耕耨之外。有別料口腹之中。有別味。非凶年不知有此。三十年老友。敬舉以問。

副憲房海客與李太宰宋九青枚卜下獄馳候

凡意外事。着手不得。自有不必着手而得消歇處。小人造意窮時。筋骨露時。自家違拗不過時。便是不必着手得消歇處也。知親家意况坦然。常在事外耳。

與趙岐陽宮詹

僕遷跡人世。造物又故遣二豎相隨。呻吟之中。而身得閑。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于人哉。

山人苦繁。甚于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一世一種繁文縟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銳。支應不下時。苦不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爲我不能。吾效子亦敗。各聽其適而無相嫌。可謂平等世界矣。

王象春

季木山東新城人
惜湖集

與錢某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弟謂一地有一地之音。何必橋舌相效。近世相尙靡靡。在江南風土冲柔。固其所宜。而北方軒轅鑿燧之夫。亦勉爾降氣以爲南弄。豈不可恥。弟本聲氣之自然。矢爲齊晉。寧仍吾僮耳。不願兄之諂也。

又

丈夫不得手。劃天地。名垂竹帛。二毛漸生。行且草木腐矣。秋實萎落。朝華誰采。語之喉積間者。有如腰鼓。若非扯淡狂囋。何以度日。生活。願貴人與得時之人。少開文網。勿成詩案。

與弟

嵒澁莽然田穰。無復烟波。蓋逆賊劉豫填之也。嘗觀煬帝鑿河。徵宗築堤。至今享其利。蓋人主卽爲荒淫之事。終有帝王氣象。若劉豫填湖。便賊頭賊腦。殺絕祖故。予每一到嵒湖。輒起鞭骨之恨。

與王損仲撫軍

于鱗先生白雪樓有二。其初歸林下。卜地鮑山。在王城之東北隅。鮑一卷石耳。下有叔牙城。卽大夫采邑。于鱗當日篤重友誼。慷慨俠烈。或慕叔牙之義而卜鄰焉。未可知也。末年又築樓於城中。湖上碧霞宮之側。許殿卿贈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已爲富豪馬厰。于鱗身後。不第堂搆失守。并禋祀絕續。蔡姬乃其侍兒之最慧者。不減蘇老朝雲。至癸卯已七十餘。尙存。在西郊賣餅。弟聞之。急往視。則頽然老媪耳。因而泣下周之。嗟夫。我朝文人天福之薄。未有甚此者。先生有意當覓湖上樓基。一爲修葺。俾存其舊。卽祀先生其上。覓其族子青其衿。俾主祀事。于鱗不朽。先生不朽矣。

藍

田

玉甫山東卽墨人
藍侍御集

虎谷上石淙書

近于咨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玉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滌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日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玉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壈終身。而極貧之陸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論可畏也。一涉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

氏紀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當貴。譁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到有以直諒之言。達於聽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邢侗

子愿山東臨邑人
來禽館集

答山陽郭令

寄來罷毳。細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倫色。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器至。

張鳳翔

茂元山東堂邑人
石藥集

與王飛白

余年已四十二。鹿鹿無所自樹。十年讀書。所作何事。與其半浮半沉。討得大官到手。如何獨來獨往。留得面目向人。飛白視予。豈苟且以赴功名之人哉。

又

僕生平孤行已意。他無所異於人。惟擔子着肩。則前後左右。皆無所見。

答杜友白

久不聞問。夢寐爲勞。我策舉事。先已拋此進賢度外。當說便說。當做便做。不得做便去。坦心白意。信道直往。視一切千藤萬葛。一斧斷去。有何糾纏。渠方播弄。我已熟睡矣。

張爾忠

肯仲山東濰縣人
焚餘摘稿

復吳撫臺父母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弟患無可爲之人。豪傑於此着手。聖賢亦正於此着情。吾夫子與黃老。中情只爭得個冷熱。局面卽分個大小。究竟黃老是吾夫子範圍中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原是頂禮。不是嘲笑也。

來

儀
紫莪山東臨胸人
入柱山房集

與友

古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徑行無礙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爲最上。禪家云。誰束縛汝來。此語妙極。人苟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

傅國

鼎卿山東臨朐人
雲黃集

與呂參政

載蒙青眼。見委白描。本可一揮。何須三日。偶緣小冗。不獲操觚。有遲命期。無所逃罪。但章句起家。頗讀循良之傳。軍旅未學。何知韜略之書。昨屬代斲。矜驢之技已窮。今再續貂。畫虎之媿畢露。所望覆藏。恕其遲劣。

盧世淮

德水山東德州人
尊水園集

與程魯詹

仁兄云。紗帽儒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管閒事。不弄精魄者。飲酒高歌。脫然於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安能且暮即遇。亦付之想像爾矣。弟懶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搬生。爲可厭耳。

又

弟從三月二十五日下城矣。痛定思痛。不堪着想。已而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夢。猶是世情。直扣到末後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仁兄浮繫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映。不比世味朋友。不關痛癢。不管死活。終日徵逐遊戲。以好紗帽相局。

騙也。仁嫂仁侄，俱是絕世聰明。試將弟語細細商量，且看如何。弟語傷苦，然而回味甚甜，亦知仁兄忙煞之極。送一碗橄欖湯耳。

與沈無回

弟近來苦心痛，蓋嗜酒所致。然亦有一種鬱盤礙膈之物，撇脫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

又

老弟兄相會，一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

與程正夫

久病陸危，餘光尙在，忽憶往時士大夫門戶葛藤，殃及社稷，堪爲痛哭。固知虛意氣，假名節，乃是殺人毒藥，而人又狂醒不已，可嘆也。

又

僕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略玄黃，取神駿，蕭蕭肅肅，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以風流二字加之。

又

僕生平於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

又

天下事，無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爲主。唐詩之妙不可及處，皆極妥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溢出，所

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况極醜極歪如盧仝輩者乎。某於詩元無才無學。然穩妥二字。非曰能之。願學焉。

與徐元歎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撓懷。單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消暇日。

又

與元嘆談。殊不沾滯。如風吹水。適然而已。

與趙仲啓

僕不知禪。不好禪。偶閱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揖端拜。天下事詎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輒見其涕出淚流。肩搖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不欲自私。公之於兄。竟讀之後有所得。幸以相示。

與張子襄

弟生平性僻且惰。每以本業爲離局。當做秀才時。便跳而匿諸古。復流蕩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握指如槌。運筆如杵。醜拙苟簡。略似字彩而已。則今所刻是也。然遠道傳書。附寄一本。爲同心噴飯之資。亦何所不可。

又

偶聞古樂府。興之所至。輒鑿括爲七言。搗碎古辭。差排近體。不倫不理。無着無落。何異取出龍華蟲。爲祖服窮袴。詎止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哉。幸教之。

又

夜來之飲。人酒俱佳。今日得足下詩。詩更佳。開筵一吟。又是一醉。

與葉潤山

道理外無文章。德行外無言語。吾輩既爲聖人之徒。奈何讀非聖之書。來誨韋弦。銘諸焦腑。素園和作手評一番。蓋形跡至此脫盡矣。如欲付梓。即將吾兩人手評元本。直刻之。凡闕點塗抹。一毫不改。方見吾兩人求正於海內有道之念。不似世人一夥驕貴朋友。互相標異。不肯以一絲破綻示人也。

與陳幼仲

點定唐子西文錄。已付梓人。特奉覽。僕於此道。既有土炭之嗜。而甘苦酸鹹。與世道迥異。無端刻畫。強令人觀。面孔離奇。幾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一得焉。心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爲風雨雞鳴。而不容自己者也。

劉鴻采

松皋若承山東長山人

答文登令解宅平

尺牘新鈔二集

書生據案伊吾。莫不以澤民爲口實。迨一通仕籍。則魂神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爲着足處。究其所以爲臺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犄角而已。此身旣與民闕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字。與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臺閣爲哉。不肖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在銅符墨綬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不信。請略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三年。東海之濱。人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琴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公方自信。方信不肖之不誑語也。如何。

劉孔和

節之山東長山人
日損堂文存

與友人論詩

古人雕鏤精刻已極。今人反混淪雷同。如檀弓中范冠蟬綉之歌。取意巧肖。今人如何做。故凡詩不有淋漓痛癢處。妄儼自然。皆僞品下品也。

簡則能古。真則能永。寫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不強作則能成品。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工拙。皆是下品。

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十家選詩。無過此者。大率鍾譚心細。有閑工夫。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困人如此。可嘆可嘆。

用事有直寫上者，卽非書簡，亦是勝錄。古人用事，多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褒貶抑揚，俱藏於此。如江上徒逢袁紹杯也。

馮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曲阜家書

學者有志，則世務不親，滓濁不生，清虛彌來，鼎開丹熟，定當有會。讀書之事，名實各殊，總之天瞞不過耳。無苦心而天以爲苦，無積學而天以爲積，必無之理。就此作德作僞時，已將後來識破矣。三弟爲先人之少子，爲兩兄之愛弟，率子姪攻苦，弟之責也。秀才出名，便是不中消息。人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涉。每見爲名士時，結納聲氣，贈答雲合，比升沉分徑，至親疏絕之矣。言之令人慨嘆。毋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言豪傑的是獄訟膏耗。汝兄以清慎名齋，非祈有益，只求平常清和無事之人足矣。愚兄老矣，吾弟勗之。

高珩 慈佩念東山東蒙陰人淄川籍

與周減齋

二季之集，架上未有，向來亦愛讀書。李寇陷京，而燕中者失，謝寇陷淄，而家中者失。始知茂先三十乘，亦

復瀛類和嶠。嘉則數萬卷。正益昆明池底灰。不復作縹緗。頓癡想矣。淄城陷時。薪楚並是詩書。泥淖則以爲履。戰鬥則以爲甲。前二日閒居。偶憶此事。因憶及京中書。因憶及初悟公時滿地書。轉憶及保障會城之功。乃得句云。詩書劫到真成冢。錦鼎緣差亦類竿。爲之三嘆不已。而良書適至。不減慈恩梁州詩矣。

又

憶公初拜烏臺。弟亦甫入詞林。搢衣龍門。公方賀書滿地。回首猶昨日事也。後於京邸。過承會存。然未得清酒三升。媚癡松枝塵爲惜耳。敏公年兄。兄還。急搜新詩數冊。後以無別本來索。還之。至今以爲恨事。弟雖素不知詩。而於時賢中心儀者三人。公與芝麓梅村也。體如金鵬劈海。奇健無前。公與吳則真長仲祖。一代宗雅。卓然正始之音。數年來。每憶不仙不佛不封侯之句。輒爲莞然。公侯且置。李北平自爲解嘲。若出世是吾輩屋裏事。何得向散花天女受記莠耶。笑笑。老公祖久宦南服。異人接踵。想已發明向上事矣。弟亦孜孜向黃冠。無大効參究未得手。當策蹇問道熊軾下。或不惜發覆示之乎。

髡 殘 再見

與瑤星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之後世子雲。把布裙高束。柳標橫撥。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千峯萬峯。祇在脚根下。不是離羣而索居。但要自己心跡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搖撼。

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爐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又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了。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之念。管轉胸次。故每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袁

楷

茂林陝西鳳翔人

與黃維章

年兄負海內重名。所居舟車相望之地。戶外之屨常滿。古人云有一世之名者。其辟世良難。年兄之謂矣。若弟介在西鄙。非世所指名。不待韜晦。便同沉冥。似弟所處。又差勝年兄也。少年讀書。錯認隱字。直以不仕當之耳。今知隱固大難。如龍蛇之蟄。無從覓其飛躍。不獨榮我以祿不可。雖成我以名亦不得。此豈易易者。然吾輩不可不勉勵也。

康范生

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
遺稿

與在菴

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舞智則必戾物。而其案頭所鱗集者。淫詞稗說。鮮不增長。

邪念杜絕善萌。至先生格言。概視爲迂俚。不一寓目。蓋其說不足以勝之也。自足下感應之書出。人人不敢不寓目。不忍不寓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許妙諦。卽文人之心亦將降矣。况其他乎。足下之功。眞不在禹下也。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展舟草舟遊編快笈姑存自摘拾愆集

與王鍾湖

誦千手千眼。何若慎十指十視哉。

答友

與此君談治術。蟬不知雪。空奏號鐘於長耳耳。

寄友人畫梅

花中巢許。世外佳人。俗墨香難彷彿。况僕鈍手。信筆掃圈。豈有合乎。惟其不肖形。或許曰略可。

答諸舜豫

所識書畫。搜笥中。僅得十種。前此尙有十數卷冊。兩載遨遊。悉咀嚼于陳蔡間矣。因想吾夫子皆不及門之嘆。或是飢餓散失。聖賢日爾。何有於微物哉。漫發一笑。

復汪裴仲

兩次來京。卽兩次感病。二豎反似賢。不欲主人之妄出爾。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遯山堂集爽韻居集

答葛童子

村居無賴。郵筒及門。發而讀之。則子近十七歲也。昧昔則進矣。但氣象沉鬱。如走深谷密箐中。山嵐江暉。名花異植。辜負不少。子宜自念。譬之鑄器。易其款。譬之製錦。易其式。斯善矣。三婦食桑。食知所變。正在此時。

答趙卓子

葉使君心耗軍國。猶念及菀屋之眈。可謂劇不忘道。勞而能學也。弟入春來。逐賣菜傭。溷跡城中。不捉筆久矣。足下復以此見託。正鍾離雲房閉關後。猶憶刁斗聲。可笑也。草草復命。恃足下巨靈手在。

與夏蒼壁

兄之官綏寧矣。誦雨天不見雲之句。襟期當何似也。留兵火初定地。須細心經畫。勿只閉門纂集。使彼庸妄輩。謂我輩困於三尺之綬也。

與章載菴先生

段成式易解呈覽。此子橫手書。先生當豎目看也。

又

家兄工騷賦而短於記傳。思齊嫺小牘而困於長幅。長林馬嘶。雷天鵠擊。各有所快也。

胡周燕 再見

與周二爲表兄

昔賢述懷感遇。覽古贈人。不得其平則鳴。同調相憐則和。今其人與事電滅灰寒。而篇章生動。有海風吹之不斷。明月照之欲來者。詩蓋天地一靈物也。吾兄再走京師。應選成均。名益顯。乃益肆力爲古文詞。而發舒其志意。年來石馬荒涼。銅駝蕪沒。悲雲雨於王粲。橫虛笛於馬融。或滄江日晚而停棹。旅館燈殘而賦夢。情彌深。意彌苦。而詩亦彌工。今取吾兄諸體讀之。悲壯有氣。沉鬱多思。波瀾不窮。紀律自細。夫讀離騷者。思善鳥而懷香草。達琴理者。開貞心而贊優德。方吾兄名動輦下時。設謁紫宸。紆獻納。致身青雲之上。猶掇之也。且下詔求賢之日。當途推轂。亦欲得郗說以爲賢良高第矣。卽頃顏闔在野。時來使者之求。曾不肯投步歛肩。順風流響。而人涉叩否。林臥如故。崔駟曰。縈余馬以安行。吾兄之謂也。讀吾兄之詩。能不歎噓長嘆哉。

與錢闈生

吾聞北海徐幹之言曰。幽微者。顯之原也。稽康曰。吾昔讀書。頗得并介之人。然則道映清衷。而後得通人人心。極理契元聲。而後信遇奏之有時。倘舍學而願智。未必達。暢流而捐本。未足貴也。足下載志寧堂。苦辭安雅。緬以年歲。不折不撓。自此而往。贊國華。揚芳祕。如善妻前輩之震爍顯榮。要亦取諸其懷。而足爾。而又何哉。

於遇合之際哉。

與趙振公

讀足下之詩。發函伸紙。朗若披霄。李白霞舉之風。相如凌雲之氣。曠代仰追。軒軒不墮。足下既早照圭璋。跨觀天路。遭逢景運。抒吐英芳。與轡旗貴客。車馬大賓。詠寶刀。銘長鈇。千英萬傑。推讓俊才。而翻與嶸俎之側。覃懷綳圖之內。論古則九品在心。思賢則三秋入賦。玉琴高張。新詞手擊。且驅馬京宛。浮櫂江淮。東眺海岱。南望瀟湘。既入目而登心。輒抽毫而染翰。其風徽雅。尙以視鄴苑清吟。蘭亭觴詠。又何讓焉。山林之士。折菱燔枯。妄謂詩之爲道。窮愁乃工。晚晚乃進。睹茲英華境會之交。全者。猶元圃積玉。炎洲聚桂。不自知其窮涯。而追嘆爲神仙之域矣。

與佛果和尙

讀和尙語錄。擊碎虛空。打翻巢窟。從不思議中。流出玉漿。向大千法界。重迴寶炬。無一語不爲人發。意葉開心香者。所謂豐干坐虎豆圖。收施不過尋常舉動。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古堂赤髯。亦騎得象王獅子。眞爲苦海船師矣。學人輩讀此等語。不能解黏去縛。且傲釋迦嚼六年麻麥。再向不死亭前。指出香樓可也。

與人

吾聞扶風有帳中之祕。江左貴青箱之書。必謂孝經寫本。不須曾子家傳。文舉斯言。亦非通論。

與州守白林九

我公英察內敏。高逸聲黃。宏獎人倫。汲汲於大教之本。視文翁杜翁。敘經飭行。又何多讓焉。仲宣詳論儒史。及覽其荊州文學記。謂劉君建泮立師。五載之間。負書荷器而至者。三百餘人。修爲雅論。今我公裁牒徵科。案無留事。偶迨其暇。開學宮四座之迷。陽博士胡篁之訓。而整襟肅履者。繼踵所執。筆評隨之文。輒已成書。何導化之神速乎。良由真氣淵寒。激天感人。益乎若寒崖之春。湛乎若清川之月。豈徒起敝扶衰。悉悉文治。卽婁江一衣帶水。鮫人龍伯。當亦感公精誠。式廓靈海。委輸地絡。以仰助文瀾矣。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岱遊草

與陳弓良

昨道經萊蕪。土衍沙墳。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爲之宰。何至糜餽魚釜。爲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而窮。不諒於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號人間范史雲。乃知人間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與劉子羽

減齋先生甫至吾邑。卽訊境內風雅。夜半敲門。僮婢錯愕。啓戶而使者踵至。一見權若生平。相知恨晚。贈書贈言。傾筐倒篋。雄辯高談。夜分猶不忍散。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是遇於大賢。乃足貴。弟亦可

以消虞生之恨矣。當此士氣凋喪之秋，不意有此佛位中人爲之調護。

蔡宗襄

漫夫山東濰縣人

與某

以詩文山水爲度日生涯。以辟支聲聞爲逃死後戶。古今來才人名士，大約出此兩法不得。只好一嘆。

程康莊

崑崙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古之爲文者，變如莊周，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如楊雄，皆不相規跡。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大家爲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以爲先輩大家也。惟是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發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以來，少有其敵。天下用其鱗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是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是下所爲古文辭，恢宏肆衍，雅俗間出，則與是下之制舉業，所謂潛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是下之才，卽爲莊周屈宋馬遷楊雄，唐宋八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趨世俗之所趨，是下之於時文，世俗之所矜者，是下不以聽也。是下之所有者，又必世俗之所無也。何獨至於古文，而取世俗之所嗜乎？僕願是下以拂於耳，背於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返乎醇一不偏之理，臻於茂美，天下後

世必有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爲貴耳。彼闕闕藉細之言。豈有當哉。

徐日久

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別集

與秦西汀

前日郎君至此。見英英可畏。作如此父。真是欣喜。小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捉筆學文字。或云又是一徐子卿。彼時弟卽語云。須強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蹉。兩年間便全然失却初況。雖父子至情。奈已言而中矣。前日曾歸考見翻。然弟爲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視令郎稍不能過意耳。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好。安可忽哉。此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

方應祥

孟旋浙江西安人

與錢御冷

朋友之間。性命倚毗。譬之四至之風。鼓於空中。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灑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今夫飢之於食也。渴之於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於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毗其性命於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毗其性命於飢渴。飢渴飲食。分爲四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趨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大毗。於茲出焉。莊生之所謂天

籍相取於所不得已者也。此於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於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陳龍正

惕龍幾亭浙江嘉善人
合集

示人

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於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勳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聞之恩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嗜欲，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爲德，以罪爲功，以誣爲言。

高道素

元期浙江秀水人
景玄堂集

復陳居一

展筵披香雲，閉函讀寶札，不啻如面談矣。所云夏中尊候小劇，旋即清嘉，而里中傳聞不諱，狂走相探，此事大可笑，然亦無他，此乃天明知曠達人，不惡聞此事，故特借此輩浪言，以資吾等笑劇，又仍恐吾輩忘記此事，陰若使此輩提醒我耳，兄以爲然否。

高永清 澄甫徵腑無錫人

將歸與仲弟

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此將到未到之百餘里。反使人心頭閃閃忽忽。尅時袖占卽物取讖。無敢憂嘆之狀。不堪爲吾弟說也。

馮肇杞 幼將會稽人

與減齋先生

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沉瀟。

臧奉集卷之十三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十四

侯方域

朝宗河南商邱人
壯悔堂文集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贊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

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瀟乎。僕僉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特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於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顧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處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夫。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與王氏請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

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款曲。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尋常冒蔭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敏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父遊。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考矣。常自負其學。又聞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又三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栝棊。皆謹守未嘗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局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管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爲御史。奉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緡。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局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哉。或云足下將搆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搆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毀。如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

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擯而藏於其邑之野。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楚。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篇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梵宮。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攜妻引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講譚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閭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纒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尙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卽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祕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祕而祕。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冕論物命書

承示犍兒殺於犬。爲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噫。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爲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背輕言之。孔氏嘗一論命於

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爲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思有以杜絕天下之篡弒力爭者。至於天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爲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爲不可。夫物之隔絕于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通。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爲。物之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豈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子思子所以反覆慎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僮與虧與敗對。凡在以驅除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爲也。僕讀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顥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爲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惰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羣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規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獐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爲友。既死又以爲天命何也。假使足下僅視而還藏之。獐必不死。卽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里。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凡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自言。隨宜區處。而有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故僕不惜與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叨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援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不肖。邀下交。質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子凋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標映如公子者。嘗心口數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伏惟公子聽之。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旣薨。有願公子出於結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體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賂公子也。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貧。勞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爲公子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有道。不可以不辨。有以卿相之子。世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益其祖父者。若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做太保在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真似太保爲宰相也。公子之家。昔爲宰相。今爲秀才。尙可強同。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真似。而必出於不可得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必不似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

與知已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契闊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整饬。必有所以自立。而後森儉一致。足下曩者。左右婁東。嘗犯清溪之不測。蓋名義至重。久不置禍福於胸中矣。持此念以處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况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逮示郎君佳篇。喜其英絕。承命勉爲一序。自慙固陋。雖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少時間之文正公者。還爲郎君述之。冀郎君留心匪勉。異日得以繼文正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滅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至願也。

龔鼎孳

再見

與余澹心

饑驅無賴。復走淮陰。正爾挂瓢。遂虛當牖。筆墨聚首。固有定緣。然佩蕩寒蘭。義同私淑。不待壁壘相望。而已靡靡轍亂矣。佳篇下被。珠玉同輝。雪艷香溫。庚新鮑逸。僕何人斯。獲茲珍贈。便欲倚檣屬和。而一舟如葉。意緒蕭騷。俟有鴻便。或當瓊報。雲子雪兒。千秋絕對。我正耐此媚媚耳。其如逢彼之怒。何。率勒布復。不盡瞻依。

又

正苦河魚無鱸把臂。清秋伏枕。瞻望爲勞。稍閒卽當力疾趨風函丈也。風雅壞圯。正須與海內共推公。謨及小巫。彌令色沮。秋嶽如須。笙簧藝苑。一時吳會。壁壘嶄然。足下執牛耳其間。左提右挈。屹焉葵邱。亦何有於邾莒之賦哉。拜誦長歌。事與辭俱堪千古。黃絹幼婦。不獨曹娥一碑。擅長漢魏也。屢思和韻馳報。正復如黃鶴

樓閣筆不下耳。

余懷 再見

與龔芝麓總憲

前作詩送程翼蒼赴國子任。中有句云。芝麓三年作此官。烏臺松柏擁琅玕。再爲今日再掌憲綱之讖也。伏惟先生負元龍之氣。挺名虎之才。道過張蒼。格高劉瑀。絳騶清路。赤棒橫街。齊高帝云。御史大夫。職爲憲司。以威裁爲本。劉孔明云。居此官者。必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先生爲國棟梁。作時零雨。豈非千載一時耶。古詩六十韻書冊寄奉。雖炫璞鄭氏。獻鳳楚門。而雌霓之辭。必見賞於元禮。江春之句。應手寫于燕公。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楊炯伯

昔梁武好佛。羣臣書疏。稱皇帝菩薩。王莽兵敗。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令天下諸生旦夕會哭。善哭者除爲。吁嗟郎。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拈出以當一噓。

答周櫟園先生

風雨中匆匆判袂。真使西子笑人。到嘉禾了無異人意。因思司馬長卿。生平有三知己。一爲繆爲恭敬之。臨邛令。一爲眉如遠山之卓文君。一爲雄才大略之漢武帝。然三人者。必推臨邛令爲第一。非令之重客。卓王

孫安肯召飲。文君安得私奔。非得卓氏之家財歸成都。楊得意安得薦之武帝。奏賦爲郎哉。今世固有長卿，亦或不乏卓文、漢武。所少者臨卭令耳。秋水畫船，當復念我。

孫汧如 再見

與人三則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其敝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主。一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樸茂如畫。

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至漏舟則水又上行。安在其就下也。蓋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下，所以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梅之煥 長公湖廣麻城人

與蔡君弼

曩在長安與許制臺論故輔江陵事，因知寓內有蔡先生者，當江陵盛時，幾以忤觸得罪，及灰冷烏散，其

子且遠戍炎荒矣。又獨抗疏以排羣喙。而護呵之。卒以此齟齬於時。私心竊歎曰。此天人耶。古人耶。安得當吾世而見之。及入粵而始知老成典型。固伊邇也。善乎谷風先生之言曰。江陵在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論其過。而不敢追其功。皆非公論也。孰知前此爲利。後此爲名。乃深于爲利。而爲豪翁者。反見爲迂闊而遠事情。然世界若無此一種。則人心世道。掃地盡矣。翁自用翁法。甯知後晚。晚進。猶于風馬不及之處。闢發其曙光乎。昔之炙手如某某輩。今安在哉。昔之溺灰如某某輩。又安在哉。而豪翁固獨巍然如魯靈光。則彼輩之所巧竊爲名利者。亦太廉太短矣。冷煖世路。舉目堪悲。安得借臺翁榜樣。爲悠悠者一開眼乎。仰止高山已久。因楊尚老之便。附此代面。相逢何必曾相識哉。

程正揆

瑞伯湖廣孝感人
清溪語

與減齋論老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詘而不知仲。非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卽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士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與減齋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雜乎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盃中瀉。詩中警句。然不過是會說大話耳。亦是一病。三百篇中。何曾得此等句。

又

徒古作昭君怨者多矣。惟王叔一絕云。莫怨工人醜。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一舞人。詠馬鬼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元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妙在說正經話。又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詩。江東子弟如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妙在作不必然之想。皆見用意翻奇之妙。

與夏振叔

足下不遠千餘里。特製此卷索書。意謂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閒故耳。不知閒人忙事更多。每日晨起。灑掃几案。位置花石。客至或棋或歌。天氣和暖。散步尋僧。煮竹笋野蔬。飽食累日。那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燦燦盈庭。坐臥其下。偶憶此未完始信筆爲足下書之。是日微雨。無客過。亦一幸也。

與舒五公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臥遊圖。以拂元規之嘆。約成三十餘卷。皆爲好事者持去。案頭偶存是卷。因題寄吾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烟貼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

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

復何省齋索題石公畫菜芋

石公不向鐘樓上念讚。却要床下種菜。大似穢睡漢思量捉虱子咬。吾兄見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地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只累及不相干人。硬差判斷。無謂無謂。乃勉強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撒珍珠不直錢。一陣菜香芋正熟。五更酒醒却流涎。

朱泰禎

馮仲福建莆田人

與友人

念六日。聞里中有新貴。報者雜選徬徨。竚聽載起載行。兩力輩持全錄至。不覩芳名。輒爲撫案者久之。搔首踟躕。望洋氣縮。天實始才。不應既拔其前。復蹇其後也。然璿壁合菁。終非澤名之祕。桂椒韞馥。不爲園林之實。發芳鬢類。存之其人。詎崑崙大而矐子小。逼目者衆而遠矚者希也。張樂洞庭之野。魚鳥聞之高飛。深入人卒聞之。譟呼舞蹈。豈諛人而逐物。亦殊性而異音。今帖括家纍纍載道。拍肩相隨者。盡魚鳥乎。抑猶有歌呼舞蹈而號曰人者乎。誠有之。亦可無貳無慮於聲氣之交矣。

徐芳

再見

寄木公四

道兄將來大意。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必高座。以舉堂頭之職。則一舉趾。必攜數侍僧。一駐錫。必備諸職事。兼四方之衲子。麈至。六時之賓客。蠅聚。非大叢林之地。不能容。非衆檀施之力。不能給。而時當艱苦。人盡退息。雖有其心。誰敢冒然任之。故弟以爲道兄將來所處。尙宜審擇。道兄今日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道兄不嘗學易乎。易之爲書。原不必多。只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栖谷汲之子。無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外無龍。方外之龍。遂可不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爲龍。方外之龍。而必竟其用。泥沙之困。菹醢之厄。必及之矣。且夫曹谿龍而祖者也。其受衣黃梅。宜可巖然。立見頭角。而四會之隱。韜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然周旋于蝦蟇鱸鮪之間也。可不謂潛乎。懶殘龍而聖者也。其在衡嶽。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執焉而已。而且餐餘之粒。可以療饑。糞污之傍。可以托宿。非深于潛者能如是乎。使其時而有不堪岑寂之心。自號于衆曰。我聖也。譌也。諸方之物色。奔走。必將闕然而至。不但失用晦之意。而其胸次亦淺躁極矣。何以不測而神哉。懶殘之衡嶽。亦懶殘之廡下也。今道兄之人。固懶殘入衡之人。而此日之時。又曹谿韜衣之時。然且峨然高座。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夫高座方外之見。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六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匿影。逃暑于烈日之中。而更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人不敢言。卽弟亦幾番踟躕。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愚忠在。惟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括囊無咎。無譽。夫名者。庸子所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于名。一日千秋。兩得之矣。此避

之弗獲之日。尙近之乎。高士神僧兩傳。其說詳矣。奚庸弟多贅焉。

寄黃維輯

弟嘗有言。科名一途。于人禍福相半。世多咤之。而識者無不韙焉。究之則禍之數多而福之數少。非直半也。且夫科名。亦何能禍人。人自禍之也。名以是立。學以是行。忠孝之志以是成。仁義之施以是溥。如是而科名于人。何可少乎。如直以爲富貴之具而已。小之宮室妻妾輿馬聲色之娛。日蝟集以驕佚其心。汨溺其志氣。使日遠于清虛高曠之域。負才而不克自振。蓋十六七矣。而大之乃至播虐以植殃。黷貨以召寇。干盾醜蕞之氣。蓄極而必發。以自焚其身。波及其子孫。近而鄉里無所容。而遠爲舉世所謬笑。豈不大可惜乎。使是人者無科名以佐之。彼雖有意。將不得自遂焉。如是而曰科名之禍人。奚不可也。且夫貧賤人之爲惡也。及身而已。其罪與獄。可自按也。富貴人之爲不善。一人虎之。百人從而狐焉。其所以窺竊搬弄于不見不聞中。以燭吾之明。而借叢于外者。至不可方物。雖曰取而訓飭之。猶恐門庭之遠于千里。况復倡而翼之。而其怨毒之所注。百人當之。抑一人當之乎。夫以一人之身。而當百人之獄。其又何贖焉。弟故又曰科名之于人。禍數多而福數少也。古今來以富貴取敗者。何可勝道。卽弟之身。生三十六年。觀當世之所謂科名者。幾何人。其興廢喧寂。榮枯得失。善敗是非之故。概可見矣。然則吾輩之所以自處。斷斷在此不在彼也。

鄧汝高

原岳福建侯官人
西樓全集

答同年李子璞孝廉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爲俠者遊。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奔命。視七尺如一骷髏。廓落兮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時於落月停雲。想見顏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節下士。足下據右座。稱上客。醉則擁陳姬。挾一冊高臥。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爲問郭隗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爲之躑躅於橫塘煙雨間。意極惘惘。既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羣。絕無踪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素車白旛。翩而南者卿耶。爲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遽至此。且天既不憖遺。又何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茶酷。豈真有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勅從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骨立。如少年絕粒僧。不至號慟滅性乎。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冊。不能盡了。已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樓藏書。飽噉無餘。昨乃糝其種。聚族而焚之。恨不能極吾兵威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爲吾緘之篋笥。不敢怨也。

與王百穀

不佞由閩入燕。聞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遙。寄懷寫懷。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惜別之什。故題之曰越陞。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便敝帚。而且以災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甌。投之濶。浮沉之水。則實惜資於金玉之言。蒼蠅飛不百步。附驥驥而千里矣。

與陳振狂山人

吳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固知臨叩令不辨此。乃令馬卿幾典鷓鴣裘。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跬步出閭右。今當益就長林。老白龍江上矣。北征稿已竟。今便傳一部去。試科頭讀之。澆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小孺已下車。病後頭顱髡然。髮茸茸如還俗僧。可憐也。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爲喻。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龍臺。僅僅拳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人知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卽東登日觀峯。北登黃金臺。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黎士宏

媿會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與樸園先生

奉上畫冊。係宏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少棄諸生而畫。有聲名郡邑間。宏爲兒時。親見其凡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諦聽終日。懼失其精神。屏息斂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爲。動跳搏擊之狀。聞思趣不屬。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必盡其意而後罷。使古人可信。此生不輸馬腹中。定入蟲胎中。無疑矣。後有陰生者。卒業太學。借往金陵者三年。僅爲勾畫此數紙。陰乘間請益。拍案竟起。曰。不過數十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卽覓舟以歸。陰雅重其人。屬屬致意。生窘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嗟夫。吳生所爲。半生潦倒。於此者。豈不欲有且夕之名哉。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生長僻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訂其可否。而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特爲致此。舉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確乎可傳矣。使其既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以爲不可傳。則必不可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冥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
二幀。

林古度

茂之那子福建福清人家林陵

與邢孟貞

弟庚戌歲客遊燕。與尹澹如論人才之難。澹如曰。天地造化。那得許多功夫。爭出許多才人。只這幾個老。子在上轉。其間聞者大笑。弟獨心是之。以弟所見聞文人才士。不克盡於世者多矣。古人取五色囊。探白玉

環前後影迹灼然。故千百年上之人所撰述行事，千百年下之人猶大相似。禹爲魏武帝尙書僕射，劉公幹目之北土之秀，邵日誦萬言，不甚讎較，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官國子祭酒，象之在唐詩人中，奕奕有聲名。此三子皆非常人，足下豈其轉世耶？何克相肖也。俗人論不過目前，少一尙書祭酒耳。彼禹邵象之傳，至今日者，寧有以官貴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弟於足下，益信澹如之言不謬矣。

李長日

化舒福建長汀人

咏懷堂集

與黎媿曾先生

僕不敢自欺也。歷觀古今垂不朽者，不曰宿根，則曰積學。僕生二十七年，始學爲詩，再三年，復有意於古詞。且汀郡斯道落落如晨星，嗚咽寡和，無所師承，加以疾病飢寒，昏惰交游，種種來敗人意，而欲肆力於詩文，以求合乎古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適自取其詬厲也。常私念此道，非入山數年，發憤向學，以上下千秋爲不朽計，徒俯仰里巷間，而思其可傳也，則自欺實甚。今尙有郝嘉賓其人，肯爲戴安道辦百萬隱賢者乎。此段迂想，每念及不覺哂然自哂也。僕具詩文之癖，又不肯安於固陋，與里巷小兒踰蹕于一時，唯有慚憤無極，行見其與草木同腐耳。此後唯思得東郊數椽，積書數千卷，坐臥其中，手自披剝，然後大肆其力，以成一家言。庶此生精力得稍見其要領，不知能遂如其願否。幸先生之有以教我。

何喬遠 鏡山福建晉江人

與莊應曙

君爲詩將生而對人讀之乎。抑死後任人讀之也。生有莊應曙在旁曰。吾詩如此如此。若死而任人讀之。則必使善之意通於千百世之後。俾觀者自得之。尙可從旁曰。吾詩如此耶。

黃文煥

坤五維章。蔡齋福建永福人。
觥菴集

與陳若孟

觥菴爲頤。心眼具陷。取古人書作盥洗法。公庭之上。不須頭岑岑遠望西方也。

復陳昌箕

從折腰來。舌與心半不復存矣。眼耳神明。交遁而辭去。兄猶以爲是舊維章乎。既已憤憤。而猶敢操筆品文者。自附於不識曲之聽歌聲。亦能點頭視拍鼓舞而起也。噫。懷下問。不可無以對。不敢言文事。請言俗事而已矣。疇昔居鄉。見戲傀儡者。村婦相戒。有孕者勿往。鬼能奪人胎。可懼。深思之用竇爲文戒。夫人亦有胎焉。胎不結。文不湛。既已結矣。胎在於胸。而又懼鬼物以奪之。兄之參破。其已久矣。僕卽欲吐心相商。齒間縮縮。君之餘耳。

答許玉史

生平謂戰勝之業。只有章法。此中山川前後排列於其間。鬼神奔走趨候於其際。一聲號召。水行石立。電走霜飛。莫不爭至。萬舉而萬當焉。世諦茫昧。造作語句。羣兒餅餌。饑嚼相矜耳。

答譚服膺

弟某十年老婦。在此作箇下婢。氣息不得放。賴司李公左右之。以毋隕於溝壑。胸懷約結。自視不復爲人。坐而自念。人生不宜浪享虛名。天地鬼神。實交忌之。冒虛名者。必翻踣於世。攷之千古。往往如是。弟某不幸以八股一道。使世界共知有維章。方將深自懲創。謂此數篇文字。是生平仕宦厄塞之胚胎。乃鼎翰復盛有稱述。誦未竟絨。驚蹶汗浹。悚懼之餘。既復低徊。世人謂我吸川長鯨。先生乃題之曰澄泓潭水。胸之所存。筆之所往。被君道破矣。既志懼。又志感也。

與同年黃可遠

都邸寥落。雖處長安車馬中。縮首自閉。正如空谷。數數往返者。獨老年臺耳。清言旨理。擊此俗吏。載驅蹇就粵。附郭之途。孑然孤處。與影爲兩。呼月成三。僕僕道側。仰面察顏。俯面頤旨。至於簿書之際。窮簷隱痛。兩造微情。靜與之對。以芸窗時校練揣摩之法。嘔血施之。縱不能十發而十中。猶可八九。若調停臣室。奉趨上官。則雖心煎髓竭。眉落髮枯。未易幾也。

答闕允命

台丈惓惓下問。吏骨已俗。文心遁走久矣。其何以復虛懷。少俟好召神識。向高曠處。大叫數聲。乃敢拈筆品題也。文章之道。別無他術。要使五岳可搖。星河如覆。世界民物之中。或掀髯而笑。或放聲而哭。自然通體透亮。滿盤周匝。其不爾者。總是小言耳。

答同年龔鑒猩

本無龍躍虎臥之佳觀。但有鴟塗蚓結之惡道。乃謬見許於年臺。名實乖反。得不握筆心慚耶。米元章字學工深。猶謂做官簽押。便令字有俗氣。况十年老吏。俗障千重。何堪鴻觀。談筆法者曰。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佳綾晃耀。愈令拙筆遜其神采。評字品者曰。如美人臨鏡。滄箋幅上。又深恐惡札之無鹽唐突也。

答倫五知

馬牛下吏。闖入鱗鳳之區。山負則懼。山仰則愉。冰飲則熱。冰競則企。兩者交戰。所日夕以祈者。當代偉人。匡扶其不逮。而翼厥步趨。庶幾無訛。典刑在矚。瞻注無窮。民漠已極。迄可何始。念之神人也。積襟內湧。望風發。復。

復方章敬

胸中萬斛烟霞。一入城市。滾滾遁去。但換數斗塵而已。須向清谿。方堪洗却。客屨雜沓。此助塵者也。元屑則無。塵屑則有。坐側固無玉磬。使有玉磬。便當擊破。有如此景况。安能拈筆商文心哉。

黃

瓚

贊玉希菴福建永福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瓚以爲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卽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鈞初縣。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爲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魯論溫故知新之說。實之吾兄。以爲何如。

林嗣環

起八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茲

崑山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要極多。中心却少不得幾下。予謂鼓心裏。但少不得幾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鼓邊左右時。其下下意。都送到鼓心裏去也。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邊。呆者下下捶心。求其中邊皆甜者。烏有哉。

與樸園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手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續詩選之後。復成吾文集。

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書第一詩。有當其意者。輒用片紙手錄。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學。如是。而世之貴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不傳矣。虞山與君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眼前風雅。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汪懋麟

蛟門江南江都人
百尺梧桐閣集

東周櫟園先生

懋以吳中遊覽一集奉正先生。不蒙擯斥。稱之曰新。夫陳言務去。古人且難。况庸劣如懋耶。今人爲詩。率有意求新。然學步未成。鮮不荊芻而走者矣。嘗讀少陵全集。其摛詞揆藻。如古錦舊甍。精英內涵。縱綺羅珠玉。不敢與之較色澤也。蓋其極朴拙處。正其極新異處也。懋學詩有年矣。近歲以來。專志於杜。學朴拙尙未得。遽言新耶。辱先生教。自愧矣。抑知自勉矣。

東王阮亭先生

揚州六朝繁麗之地。舊蹟百無一存。惟平山一坏土。爲歐陽公游宴之所。堂五楹。高踞蜀岡之巔。古木翳鬱。六月不暑。俯視江南諸山。拱列簷下。一郡之巨觀也。兵戈以來。堂漸圯。有俗僧變堂爲寺。懋竊恨之。而力未能挽會。先生初蒞茲土。振揚騷雅。暇時與賓客載酒紅橋。出乎山下。和歐陽公朝中措詞。有平山堂下又東風。寒食雨濛濛之句。都人傳誦。真不減六一風流。而惜未見此堂也。今倏忽五六年。懋兄弟與郡之同人。力圖修

復爲文以告四方。一時和詞誌盛者接踵而至。又值先生出京師。視權清江。邪溝淮甸。一水盈盈。風雅舊盟。依稀未遠。堂雖未成。可無一言爲諸公倡乎。傳花命妓之遊。已虛左以待矣。

周在浚

雪客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復何匡山年伯

古今至文。雖大有力。妬之終不能斬其傳。其不然者。雖大有力者。極振之。終不能冀其必傳也。長吉之集。投之廁中。僞語耳。其實今傳者。恐卽廁中之別本。文人慧命。非妬者所能斷也。家大人好索宋元祕本。在閩中。得謝在枕先生鈔本宋元集三十餘種。究竟無甚足觀者。卽王元之小畜集十二冊。自竹樓記外。餘皆卑卑不足錄。近日豫章太守。刻千子文子兩先生集。雜本不以古人名。而強爲之搜索。艾所增。非遺稿也。皆其不欲存之稿。而無知者妄爲增益。但欲博搜討遺失之名。豈知地下人。反因之抱愧于永永哉。承老年伯下問。敢以臆對。不知以爲然否。

與鹿峰兄

苦心場屋人。臨期左顧右盼。有許多放不下處。若是省事漢。如赴歡場。如對小敵。則神氣自玉。

示弟龍客

先輩云。光陰快而學力鈍。應酬多而讀書少。深爲可痛。由今觀之。豈不誠可痛哉。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弃集

卷之十五

孫金礪

介夫浙江寧波人

別盧太史書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表正。外相揄揚。故譽譽不起。歸其咎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轉眼誚訕。世兒反覆。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譬猶器也。虛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覆溢焉。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於物無不容。無所不見。適以成其大。見其高。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嘗不知慕。積慕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毒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不一世。譬非求泉。進止存乎其人。已則瘡矣。而怪怒繞梁之人。豈不冤哉。豈不冤哉。未聞鬻桑之餓者。剗刀鼎食之趙宣。軟怯之叔寶。遺恨有力之烏獲也。

與王惟夏

辱足下以近詩見示。僕讀之終帙。有動於中。忽而嬉笑。忽而歎息。忽而叫若號呼。甚且繼以涕泣。塵客見

僕笑亦笑。聞僕歎亦歎。或亦泫然顧僕而泣。詰之云。不知其所以然。惡僕之忽笑。忽歎。甚且泣者。惟足下詩爲之也。座客之或笑或歎。且泣者。僕爲之也。足下之詩。足以移僕於忽笑。忽歎。忽泣。僕之或笑或歎或泣。足以移座客於皆笑。皆歎。皆泣者。皆本乎情爲之也。夫凡物之不足以動人者。雖刀鋸鼎鑊。臨於其前。華袞玩好。陳於其後。執夫人而語之曰。爾試爲之。若是則得諸此。不爲之則得諸彼。有必艱於色。不則披身走耳。旣而存焉者。百不得一也。何也。以夫不足以移其情也。夫情之所移。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嗟乎。以足下之才。名日有於四方。白眉黃口。幾無不知念其姓氏。而時之欲依以揚聲者。載贊致慙。奔走絡繹於道路。四顧足樂已。使之斡筆柱下。風流可觀。而兀坐窮經。孜孜焉取。今天下所謂文章之士。而雌雄而甲乙之。殊可悲也。卽遲其遇已。又出無端之憂患。以撓其志意。使其溼鬱騷憤不平之氣。無所託。而一寄之於詩。以動人之嘻笑。歎息。涕泣。不又誠可恨也夫。雖然。君子之於患難也。不以其道得之。雖與之會。而無所嬰於心。其去而過之也。若疾風怪雨之驟於空庭。若嵐霧瘴霧之翳於深谷。少則開霽焉而已。君子忠夫身之不立。名之不章也。事故之來。無故加之。而何與。所可懼者。名日盛。望日益重。知交日益以衆。廣其抑而指之也。必益求備。吾與足下皇皇戰戰。視聽言動。惟期寡過。斯已耳。筆墨之事。其餘焉者也。惡君子之欲立其身於最上也。夫亦難矣哉。

馮震

青門河南祥符人伯宗子

去除夕七日。守短檠。坐至夜分。寒光慘淡。微風出入樹間。悲鳴悽響。彷彿漸離之筑。無愁人對之亦當愁。况弟愁人乎。因以大白驅之。能無效劉伶頌酒德乎。

答高雨吉

弟學破頭廢筆。笥中所存。未甚老而禿。但欲以一筆易一畫。何如。雖然。同一畫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嘉定四先生集

與會長石編修書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游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元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颿之擲。賞晉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鑄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宏儲 繼起靈巖和尚江南通州人

與石谿師

近因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嘆譽。略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崛強。聞見固不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塌地。一葦可航。正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大嵩 友蒼

與介邱師

峯巒峭異。鶴不停機。水西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開草徑。巖際波引春流。雖水落石出之勢。尙自搖搖。而牛背鐵籬。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人。藪叢相與。品字支錫。掀翻雲霧。便可安心作投老計耳。惟是回望牛頭老子。目朝雲漢。橫臥大唐。真不管苔泥之隔。所苦白紙頻封。千里相寄。實難於問津也。小力旋。附此相聞。並慰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順物。使竹柏交蔭。煙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硯處可也。

賀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蛻龐集

與管君售

裳白君售足下。自斬蛟橋畔。暫得連鱸。射虎墩前。遽成分袂。方期捫鶴之遊。竟爽釣鱸之約。嗣後星霜幾易。尺素尤稀。緬思僕少時與足下輩。一船書畫。常浮笠澤之烟。萬壑松蘿。閒踏鍾山之月。車乘薄笨。接俊士於龍門。擔具樽罍。慰良朋於馬廐。雨中看石。戲被擲葉之簑。寒夜苦吟。互擁蘆花之被。浪笑不休。持杯沒幘。劇談無已。炊飯成糜。共言此樂可常。豈料於今不再。况社中諸子。悉已雲翔。我輩數人。獨嗒霧隱。僕更頻遭歎歲。卒遇悶悶。游債無臺。埋文有塚。頻歌魏武之詩。壺敲已缺。久失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筆畔則苦遇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所幸桑麻雖少。杞菊猶奢。尙得折桂煎泉。牽蘿補屋。半規涼月。偶分隔巷之詩聲。一徑濃陰。久借隣家之樹色。松風晚奏。可代鳴絃。桐露晨流。足供濡墨。適逢名酒。暫慰良宵。嘗想謨書。得消永日。至若讀張水曹之篇什。如聽絲簧。對柳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嘗當飽。近更以藏書不廣。惡札堪羞。更思顧紳帶以紀言。種芭蕉而習字。至於一端純錦。或遭剪授邱遲。然而五色斑毫。尙未付還郭璞。略陳近况。以代晤言。獨憾蘭亭之集無期。竹林之遊不繼。所祈良夜蟾明。重命攀稽之駕。寒溪雪漲。還乘訪戴之舟。授筆酸辛。臨風嗚咽。

與陳生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沉。星光欲滴。對殘燈而盪楫。憑欹案以鋪餐。益漏猶鳴。疎鐘未歇。隕行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廐吏以同驅。露漲津迷。喚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鷺鷥之鳴。荒埜蕭條。未見

牛羊之出。俄而炊烟漾日。酒幟搖風。黍場雀噪。見鞭影以驚飛。麥隴雉潛。聽鈴音而突起。頻經峻坂。屐陟危岡。偶逢紅樹。半响停車。忽見白雲。移時策馬。既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鴉翻落日之中。嚶嚶哀音。雁唳濃雲之下。羨棲禽之先止。怪鶩騎之不前。烟銷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似鬼。欣逢邸肆。得解駝駢。沾醪節旅。況之辛。枕劍作長途之衛。追思在足下齋中。臥披畫帳。坐伴爐熏。聽奔澗之泉聲。賞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更圖聚首。勉益加餐。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祈蠲贖書

某夙遭不造。生觀憫凶。悲類小同。邇昔容而未識。傷如根矩。過學舍而凄其。慈闈聖善。畫書之荻。還以供薪。小子窮愁。燃讀之糠。半將膏釜。仰視星華。髮行屆六旬。頽憐踽踽。孤踪漸臨三十。蒿荆不具。安望牽絲。飭粥何來。惟資拾橡。四壁蕭條。併乏當儲之偶。一囊羞避。兼無露宿之車。就井欄而習字。白石成霜。反衿袂以題書。素衣變皂。偶爾千言之奏。幸邀一日之知。獲廁書遊。俾借棘試。升安定之門堂。式觀禮法。拭龍亢之講席。薰繹德音。誠知鼓篋之儀。當展進艇之敬。其若承筐之志。不酬懸磬之家。矧今擔笈負書。既自感深行李。抑且炊桂食玉。尤先慮切司饗。伏望特賜包荒。曲加軫恤。恕匡勤備之日。貸兒寬都養之時。銜恩膏滅於餐花。報德必期於顧印。敬陳哀悃。佇荷慈函。

與從子天士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爲竹林之遊。始知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

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惠連其父不知。從兄知之。王汝甫其兄不知。閱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尙爾。况外人哉。雜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之璞。豈惟無適而問之者。蓋將駸駸不免。然率爲至奇器。始之詆而辱之者。既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翻覆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臥邱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於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實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狂言之。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文友論文

文章曰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眉之雪。誠遊觀之美。然欲建都會於此。擁千官。朝九譯。共球獄。詭之所受成。條教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人有削其靡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善於進者也。亦有貶其佞倂。以就顯易。而文益奇者。昌黎是也。此善於退者也。僕有常戲論。水莫奇於瀑。然不可以舟。曷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龍。其顯更可以利漕漑。通商販。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僕爲此論。誠井

中之見。冀履高岸者。援而出之。惟足下不吝剖析而教誨焉。

與鄒訐士書

僕僻居一隅。爲文無所師承。惟就紙上得師耳。然其始不知揀擇。猶昧者之登山。其間觸崖壁。墮壑谿者有之。蓋途窮始返者屢矣。後乃知有垣行之徑。而才庸思拙。往往恨手不應心。心不追眼。若足下直如跨鶴而行。一舉遽造其巔頂。摩星辰。雲霞烟靄。出於履舄之下。俯視一切不屑。故事半功倍。始信天授有限。何可企及。僕遊於世久矣。凡當代宗工鉅匠。生平未嘗輕爲褒譽。以此名抑鬱而不彰。然終不能自悔。以隨聲附和。至意所不許。雖古人猶著論非之。今乃折角於足下。願益努力日進。以慰故人之望。

與友人論乞誌書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傳。此當屬之文人。不必定托之高位。計古今地下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幣金以求顯者。其人或不盡能文。或諉之門下士。其門下士亦豈真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襲耳目間熟習語。略參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所竄。封示其子孫。如授拱壁。究其所得。不過葬錄送時人或指而目之曰。此某大僚之文也。旋即棄擲。僅供覆瓶之用。於親何益乎。僕謂其生平不能文者。位雖尊。文亦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無憾。不則甯缺之以待能者耳。

與陳賡明論琴書

琴之爲器也。通於道。然聖賢以此平其性情。後人以此縱其淫靡。如長卿輩。固已失琴之本意矣。然猶心

手相應。至今日所爲琴譜。僕觀其詞皆俚鄙。又有但傳指法。無篇章者。夫情生於文。目無所觸。則心無所感。既無所感。則亦無所思。既無所思。手何所應。徒記其疾徐輕重之繁聲以娛耳。此優伶之事。君子不爲也。如有能傳古調操雅音者。僕亦當就學矣。

堵廷棻

芬本江南無錫人
雪堂自鈔

與王元炤

往從陳老蓮。西湖書畫舫。爲作梅花八幀。粉紅萼綠居其二。紅梅一株。垂古壁。直浸流泉。復蠶而出。作濃花叢。水中有花影。紅豔浮動。泫泫綠漪中。一黃綠小鳥集旁枯枝。斜窺丹蕊。欲啄更停。若聞水鳴而却顧者。萼綠一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作視下態。從以上半朵俱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笑。若明月深竹湘君。對影微聞嘆息聲。正不知商略何語。旋授余水墨疊花法。一瓣作一起伏。用半濃筆勾如鐵線。急用水墨從線外暈開。逐瓣一暈。故無滯筆。蓋手捉兩筆也。外旋用水筆。泫泫淡去。襯出白瓣。淡去。故其花若落墨。若不落墨。有不卽不離之妙。而雪月之光自出。勾瓣須用力。不作呆圓。證此甚難也。華光曰。四十年畫梅。近覺瓣稍圓耳。始知亂抹胡圈。全是野派。家藏徽宗紈扇圖。粉花綠枝。宛轉窺映。而不失老鐵之性。又從項氏見朱篠。瀟灑數株。夾墨梅一株。旁題曰。墨梅朱竹。予竊摹倣。與可跡。亦有漬墨作花者。但枝不畫文。楊補之未見其梅。但見山水小幀。花葉勾折細勁。亦用墨常。嚴整中有氣韻。卽其梅可知也。大抵梅花能而衆卉可遊刃也。

與吳冠五

近人論史有可通之作詩者。其語曰。或一語可當數語。或一字可代數字。或百千言不能形容。而三數言令人擊節。或詳之數千百言。反紆而抹之過半。爽達有餘味。或長言一氣而易盡。或短語不能使人卒讀。至以一字爲句。風雷競起。全體俱疎。則運字之妙。不可窮詰。猶之書法變化成家者。各自得力。不能喻人矣。至於無字句處。往往可以言接。則又以文斷爲佳。如書以燥筆見空爲奇。畫家以虛處養神者也。弟每有此等觸悟。乃信古人觀舞劍鬪蛇。助草法真了不異人言。

汪

琬

茗文鈍菴江南長洲人

與王築夫

琬啓。自去河間以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蘭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數篇。尤有卓見。琬少孤無籍。數年以來。復爲利祿所驅。雖嘗以其餘日。亦有志於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汝汝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不屑教誨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衛。百物之肆。上有珠玉絳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雜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錯。趾相踵。袵袂相聯。各得饜其所欲而去。可謂繁庶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歎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才不足以究古人之微。識不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有簿書以累其心。往來酬酢以勞其力。朝誦夕忘。

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勞。曩敷羨於衢肆之間耳。又安能饜其所欲哉。先生則不然。其才足以究古人之微。其識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無簿書之累。酬酢之勞。故能一志凝神乎此。以求得聖賢之緒言餘旨。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遠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其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慄。琬既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徇旬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而其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一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慄也。文集一冊。并納還。琬再拜不宣。

俞琬綸

君宣江南長洲人
自娛集

與方孩未

幾箇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齊我腸斷。勿斷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奚以我輩爲矣。弟扇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語也。唯兄知情。惟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卽以附去。如新詩嗚咽。不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款誼。獨步百迴。渺焉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蓋

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暗對。巧於夢寐。纔落筆而真失耳。年文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爲知己。乃別來澆墨數升。盡歸椽曹兩廊架上。與屋梁塵。穿堵雨。絮結爲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卷。以當長安蕙纈之贈。家兄名某。倘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別來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絨。躍馬而北。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安紹芳

懋卿江南無錫人
西林集

報友

事遂至此耶。良可慨嘆。費長房失符。當奈衆鬼何。

失名

與沈眉生

古文一道。弟嘗歷覽宏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之經術者淺。而能爲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在。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爲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而駢麗尙不及六朝。動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注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見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不似作論讚。

乎。作論策者。有能條暢根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誥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宏嘉諸君。真有司隸威儀之嘆矣。弟嘗閱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人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卽在此。蓋真與不真。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擬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於八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覈其體制。以歸於清潔。庶幾自成一。然實未能也。

雷士俊

伯顓陝西涇陽人家揚州
艾陵集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弟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道。弟甚疎懶。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杜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翮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

與孫豹人

衰絰而與宴會。賢者所護。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闕別經句。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留坐說禮。

煮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又

曩晤。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偏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觀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缺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瘡痍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

又

樂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盃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又

粧奩過盛。或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壻省。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於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與張六息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元圃輩把酒談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至。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之不止。胸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

家婦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囑。

又

陳言夏詩選。最盛舉也。然郡城人情薄惡。弟與華夫謗議不少。若復行此。又爲詬訕者樹的矣。凡身處泥塗者。不願人之獨潔。人情不共相遠。仁兄亦當鑒此也。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弟器皿簪珥。俱歸之質庫。然弟終不肯向人一言者。仁兄可思其故矣。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裁減一法。竭忠盡數。古人所戒。今日并未嘗思未嘗歡也。察言觀色。自知之耳。

胡介 再見

書誠爾慈

漢書綿密周緻。史記便有單刀直入之意。此卽史所以度越漢處。人之爲人爲文。當學史不當學漢。試觀古成道人。與命世英雄。闔闔落落。一生止辦一事。而其人已千古矣。正有單刀直入之意也。若以有限精神。東塗西抹。成得何用。

與開遠

開遠近讀知味不讀書。要知書味。如人飲食。須知飲食之味也。人生十五六。正是聰明怒發時。此時下得

一分苦心。勝後來萬萬也。常思換肩擦背。都是讀書人。如何便得人頭地。常看人登七層塔者。先人一氣直踞巖頂地。步高眼界闊。晏息早也。念之念之。

與錢允武

頗思扁舟過從。覓古人話言。消此寂寂。會塵網羈人。春夏之交。山翁禪師住道場。當了南園之約。道人中如大雄山翁二老。真今時之古尊宿也。崎菴與同人請其重興道場。比至。兩兄不可不親近之。并出一手。助揚佛事本色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不當輕易放過也。比晤潘天老否。渠四香閣中。亦有掣風顛漢在。曾物色之否。

與費鶴菴

契闊日久。西湖半席話。殊未盡懷端。悵悵長安奕棋。尙未勝着。池館寒梅。又成雪。時序如流。河清雖俟。想同一黯然也。道場之舉。聞之歡慰。我輩腸未盡冷。不能不與人相關。然從空花泡影中。浪糜時日。蟬高名厚實。自道眼觀之。螻蟻展丸耳。視與世外真人。共成多生勝事。其間豈易問道里哉。

陳舒 原舒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我病是貧根。貧不可却。則病不可除。略有升斗。便鱗鱗動盪。若不至鉤鯢乾挂。還可自強。不必憂我死也。

答程司空（爲石谿大師畫）

公此畫所謂人中天。在石公果位上應得者。他人便消受不得也。論某題數字於上。却不帶將貓鼠升天耶。多幸多幸。

黃虞稷 俞節福建晉江人家白門海鶴先生子

與陳孫穀

數年來。坎壈困抑。憂謔畏譏。有累紙不能爲知已告者。兼以兩遭朋足。貧病顛連。幾無人趣。秋風蕭瑟。出愁入愁。年已過壯。顧眎此身。茫無着落。中夜思之。竟夕輟側。遐想先生磨墨盾鼻。拂箋氈面。颯颯作書。意氣飛舉。人生得此。亦足以豪。下眎夫席舍而嚙作。食蠅聲者。真如神龍土蚓之不可齊量語也。

與馮訥生論讀書

宋之議論說事。無過三蘇。簡質平淡。歐曾所擅。此猶世所稱耳。他若後山之澗古。放翁之蒼鬱。同甫之剗。止齋之典實。及元道園。壘石田巴西。皆嚴而有法。未可廢也。論詩者不及宋元。然宋多入情。元多雅調。學者取裁於漢唐。取資於二代。其法也。爲文闡奧於六經史漢八家。而以諸子爲園亭別業。亦何不可。食五穀者。將屏置海物邪。知不然矣。

胡周鼎 再見

與呂賡娛

足下解經析疑。快同割竹。爲古文詩歌。下筆不能自休。所選諸文。學者取正。雖字久漫滅。流傳未已。不啻以駱駝膏打斷碑者。又如瓠盧漢書。海外珍重。視子雲法言。富買僅資錢十萬。願載於書。不足道矣。

與田孫若

讀書在明取舍。舍則吳起臨戰。一劍可以不御。取則歐陽見碑。駐馬三日。未能相忘。然後發爲文章。雅而馴。古而不雜。龍超虎視。氣靜於行間。角吐宮函。律諧於句裏。足下傳矣。

與人

士君子之遇合誠難矣。方其未遇。天下嗷嗷以待之。無舍瑟求工之想。迨其既遇。天下愉愉以依之。亦無戕斃蒙讓之陋。足下勉之哉。僕嘗與足下論列往事。一言忠孝。眉舞色張。一指佞人。索敲呼劍。無違心之吐茹。鮮俗之毀譽。其志行足以易風俗。明人倫。一朝立朝事主。勤公家之憂。而損百姓之害。清畏人知可也。卽惟恐人不知亦可也。世德在前。步趨不遠。且遇於十年以前可也。遇於十年以後亦可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足下勉之哉。

庚辰都門與友

韓昌黎上書宰相。後代議之。不知東方曼倩以上書自舉。待詔公車。拜大中大夫。給事中。枚少孺亦上書。自稱枚乘之子。天子大喜。立拜爲郎。後世封駁有專官。宰相不開館見士面。受諫書。而天下無大言之士。朝廷因少敢以言之官。陽爲人主。悽脂澤。而陰使世道成擁腫。可乎。

與人

儒者稱人之善。於其生也。不敢有隱。於其沒也。不忍有遺。匪係乎言之文不文。太史公自敘極詳。猶忘字曰子長。類濱爲長公。誌甚辨。未言壽六十六。况側聞風。聽者乎。予故以弗克辭爲惴惴也。

與方人文

足下騁六經之奧府。探百史之至蹟。凡西州漆書。羽林遺集。流覽必周。正似彌衡觀碑。非石靈字滅。鮮有漏佚。

庚辰與同年

董仲舒以修春秋爲博士。孔臧得自乞太常。專修家業。不願就御史職。古人辭俸讀書。乞官精學。又或載賜書。開史局。隨官轡以自便。騁朝臣爲掌侍。國家寵除史職。而未有取一代典故。奉詔成書者。何其疎也。

與辛幼推

癸酉之役。弟以黷衽前南國。而足下峨然空冀北之羣。蒼蘧七年。始復潦倒一遇。三都未出。僮父遺譏。卽士龍兄弟。且乏虛懷。甄徐之號。將無感慨係之乎。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復王總戎(玉鑿)

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塞。畫角聲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頓復不一。

與萬水部開來

弟辱怯士耳。不能投石超距。出塞入塞。若許挾五寸弱穎。油素數尺。從諸子揚挖風雅。遜心不朽之圖。則弟方壯。猶是十年前長安酒樓上房十郎也。

復新城王子底

齊賢還。素有遠函。并香奩二冊。快讀之。益歎古道雅懷。鑿色滿紙。離思咏歌。風流未散也。但惜不見令弟。貼上所爲三十章。又續十章。次第聆雙鸞發響。何羨楊柳外曉風殘月哉。

高岑 蔚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櫟園先生

譜牒唐宋以來。畫家源流系次。及其所論著。以爲畫史。如詩話詩品之類。世固不乏。卽董宗伯諸人。亦皆各有編輯。由其所說肆而習之。宜人人虎頭。家家摩詰矣。而及其臨素命筆。則一切詮諦。皆無着處。止是自家

料理自家筆墨。一往與境會者。爲有變化無端之妙耳。譬如學篆家。規規奉昔人典則。如公輪授墨。庖丁奏刀。伯牙進操。聞鐘桴籥。以爲摩畫。豈復有文哉。適足以村學究之傳鉢而已。岑偶與從子雨吉。行雨花木未間。見其山勢逶迤。岡嶺相接。平沙遠樹。互相錯連。最有畫師不可措手處。何必非荆關不傳之秘。因語先生所集近代名家畫冊。極一時之盛。其間千狀萬態。皆從此中悟入。幸假敬冊。與之一觀。將以印其所見。不願守此爲藍本也。

高 遇 兩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馮青門乞筆帖

弟作畫以前離書室。仍慣用湖穎。世兄錦繡之敝帚。即可爲弟丹青之利矛。幸貯以惠我。毋謂中書不中書。遂棄之也。

王 巖 築夫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雷伯顛書

佳集刻成幾何。聞季征欲助刻贊。蚤成固善。但僕有一言。吾兄此事。且宜稍緩。天地間至寶。自有鬼神護持。雖欲沉蠶掩蔽。不可得也。此特就文章一事而言。若吾道所當成就。盛德大業。有不止於文章者。不必沾沾

自見也。芻蕘可采，勿以爲妄。

杜

濬

于皇湖廣黃崗人
茶邨集

復謝仲玉

闊別十年，遠在書間，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蕭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淚，甚矣吾兄之老而善悲也。孔北海云：憂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寬左右。何如？嘗竊以爲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之力，造爲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人焉，登峯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蟻，樓觀臺榭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而下視曠絕之卑，所見但茫茫一氣而已。此茫茫一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變遷，盡人情之悲喜，總不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界。誠窮高視之，除茫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陂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着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擾，忽啼忽笑，說成說敗，舉可憐也。弟流離困苦，殆倍於兄，獨以開得這隻眼，不至罨殺在幾片屋瓦之下。此身尚在，豈偶然哉？非相念之深，不傳此道。聊當千里奉寄一劑寬中順氣散，不須草根木皮也。一笑。

與施尙白學憲

侯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己意。此最文章家無品處，不知先生以爲然不。

與陳伯瓊

維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挈家徑歸西江。弟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爲太愒。諦思始自笑也。尊選評點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朽者。乃因循至今。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率詩名弟所好。懶惰亦弟所好。第好詩名如魚。好懶惰如熊掌。是以相角而懶惰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人頓頓食熊掌。過多生厭。必將有時而取魚。則弟之勉搜敝帶。覓便奉教。有日矣。并發千里一笑。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借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僕性畏熱。避之如仇讎。以市廛喧隘。故逃之舟中。陽烏爲虐。湖水如沸。若大白鷗鄉。幾無安放。四大患。佛閣左側。水檻芙渠。田田與繩床相接。每坐其間。思爲葉下游魚。那可遽得。倘蒙見許。此夜便攜枕簟。信宿清涼。國士須菩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鄴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以花信尙早爲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蕊。辛稼軒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韻都減。故雖怪風疾雨。亦當攜臥具以行。僕已借得葛生寢。期門下於西谿橋下矣。

尺讀新鈔二編

三〇〇

藏書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

卷之十六

曹爾堪

子願。顧菴。浙江嘉善人。

復魯將軍壁山

讀來教。知爲老僧後身。語語參悟。勝於臨濟劈頭一喝矣。況高牙大纛中。爲衆生救苦救難。出諸鋒刃。劍之下。豈非眞實修行。不必坐蒲團。數棗子。枯對佛燈前。而虎頭之爲此者。使人知凌烟閣上。自有如來也。容勉綴數行。以附於合十回向之弟子。不知大法王。肯容笨漢分一席之地否。

與沈禹錫箕陳

漂泊覃懷。淹留匝月。高齋密邇。累夕傳觴。使遊子瘳所依歸。莊烏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岐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而揮涕乎。十五日抵武陟。憩公館。感使君之賢。翼日渡河。屆榮澤。白茅蔽野。黃流嚙岸。回首河北之隰桑。有沃。棊稊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氏水亭。鶯啼柳巷。鶯集蓮陂。解衣幕地。爲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

佛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梁矣。問吹臺之廢趾。呂宋寢於平蕪。歎歎欲泣。况愛患之跡。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惜之填膺也。投旅。聊述遊踪。以慰倦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李萬宗孝廉

炎日滯黍邱。累地主周旋。河朔之會。似適古人。而清泉朱李。冰井甘瓜。未知何年可續。能無邈若河山之嘆耶。辱手函。遠存。鍍篆無斂。當南陽抱膝。梁父高吟之時。而典裘賣裘。捐惠過豐。尤感古人之厚意也。二箋勉繫附正。此中陶泓。不良更甚其拙。擬賦一詩志感。而鴻旋頗遽。從容當踐此言耳。

裴晉卿納言

浪遊匝歲。持捃甚艱。舊冬踉蹌還里。亟爲售產計。而先業甚薄。同於車薪之杯水。不審空中樓閣。亦有遙望如霞之日否。凡有可爲地者。萬望垂如天之翼。

宋荔裳觀察

邯鄲傀儡。聚首達曙。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擲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又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臂西樵鐵崖諸公。詩洵倡和。爲人間樂事。况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之間。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漢。回首不禁惘然。

王猷定 于一江西南昌人
遺稿

與友論文書

足下之言曰。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目敞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且閎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櫺簷檼椽。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燁煌。如紉如綸。詔誥之頒也。簡質嚴厲。觸目驚心。箴銘之誠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陳事之忠也。摻別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廟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巖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也。贈答而杼思。則融融怡懌。鬱然纒綿之靡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經軺陵闕。闌圍殿臺之必蔚瞻也。遊覽而遇意。則鳥阜陂渚。鱗植羽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撼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裨闕之術。擷葩養英。詞必銜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嘶吻棘喉。索隱窮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略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而大旨光明。如陶冶素紉。不可一日而闕。如舖馘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至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

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章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於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其得於天者各有長。而資於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與黃維章

杜老不能庇人。手電萬間。已令千古貧士歡顏。况勤懇篤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勒在岷嶓之第一峯矣。

白玉奇

元美江西金谿人
蘭臺集

與曾首士

蘇子喜人說鬼說夢。算命非鬼非夢。忽生哀樂。誠鬼夢之尤爾。李君去。姑令妄言之。君妄聽之。

與荆石

古人刀劍鉤冠之飾。非通古今。別然不然。尙不能佩。况吾輩以聲氣感天下。欲於數千里外。傾人心臆。苟非有道德文章爲之本。不猶刀劍鉤冠之雜服乎。則得羣無敵。似難卒至。然既有足下呼之。又可徐收矣。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與樸園

尊朱之說極是。朱子晚年謂一部論語直解到死，則其中或有幾微之未安者。後儒一一尊之，非朱子之志也。婁子柔常曰：昔者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夫古尙近，學有承愛，其說決不可盡廢。明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聖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爲宗。若好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子桑醇雅之士，而其言若此，詎好異哉。

復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真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處，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遂隊之士，幾同子厚見累於王叔文矣。此其隘之之繇，雖與王季昌盛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先生不合。翼軒大泌一書，睥睨弇州南溟，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辭片語，貫草點睛，視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云心狠處。莊生之言，兵莫慘於志也。冷之一言，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古人清警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遷贊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此皆是冷處，豈以專近寂寞，不用事不換字爲冷乎？石倉所謂清而有痕，是伯敬癖於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不俗之說，尤爲至言。曾記與楚中曹弱生論書法，衡謂某某今日草書，可謂登峯造極。曹云：我但覺愈登峯造

極愈俗耳。此是禪家三昧。難以言詮。卽來翰見示。愈好愈俗者也。然今人功力未深。遽求不俗。遂流爲李賀盧仝之鬼怪。與夫郊寒島瘦矣。賀之出於離騷。郊之原於漢晉。此豈一切不學者所能然哉。伯敬之究心經史。莊騷。以宦爲隱。以讀書爲宦。其人實不可及。而於友誼尤篤。徐元敷張草臣諸君。絕不師古。附和景陵靈朴之說。日趨俚弱。致伯敬獨受惡名。詞場諸公。無不相習譏刺何哉。蒙采輒生一言。而窮其勝致。豈不令景陵地下愉快。衡非偏有景陵癖。往與牧齋曾面相折衷。尙乞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陳維崧 其年江南宜興人

與余濟心

客冬浪遊三泖。子建尙木諸子。俱勤言念。每嘗文酒之會。衣裳之集。啣栢奮袖。仰而賦詩。未嘗不思濟心。足下也。僕年來落拓萍踪。幽憂奇疾。初明作表。惟解思鄉。向秀陳詞。祇餘感舊。一枝之棲未定。六月之息何從。卒中卽有長水之行。然而閉府江南。不勝哀怨。參軍河北。但益蒼涼。是以過士衡之墓。無暇言愁。讀陸倕之銘。彌工敍恨也。文旌何日東來。姑蘇三月花飛草長。平樂之酒十千。當壚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壘。慨焉疇昔。古人云。雖不得志。亦且快意。僕豈須與忘此者哉。小范初擬卜居陽羨。近因徐淑之水。遂泛鴟夷之棹。足下得一良朋。弟輩失一勝友。能無妬乎。欽遲良翰。以代管蘇。

劉體仁 公戰江南潁州籍河南永城人

與曾庭聞

今之人不知書。却是快事。弟知好之而老鈍廢學。正如桃子不熟。爲枝頭乾身。豈不可歎。所喜時得諸君子不見揜斥。閒聆緒論。雖空虛自愧。亦如金剛經所稱於阿僧祇劫。得值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庶作將來根因耳。讀近文如霜鷹下空。神駿無比。卽茗文亦不敢復強項。倘歸塗憶及不肖弟。當貽一篇。以爲秉燭之勉。將附以不朽。

何

平

公達匡山大興籍江南嘉定人
竹罌齋集

與人

君子內無旁福。外無旁禍。一旁字足爲君子寫照。若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黎遂球

美周廣東南海人
蓮鬢閣集

報謝伯子

別承良規。以弟英風太露爲戒。因住復深思其說。生今之時。謂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遍江淮燕

代。覺比來流氛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逃而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戰鬥而死也。又孰吉孰凶。且夫人身百年間。修短同歸一死。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焉而死。以灌夫罵座焉而死。楊惲種豆爲箕之詩取死。固也。馬援貽書教子誠言人過。卽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亦安能盡得趨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

宗元鼎 定九江南興化籍江都人

與江蛟門

記鴈聲梧葉樓下傳杯。頃刻三素。春雲縹緲。度元君之駕矣。阿太藍橋。遙補玉鏡之賀。須致之雀屏中。

與蕭靈曦

覽蕪城風雨圖。覺烟霧溟濛。隋宮如畫。及讀新詩二闕。又柳陰路曲。流鶯比鄰。那得不聽清歌。喚奈何也。

與人

余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或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幾如溽暑置身赤日下。此其器。沉淪於山林巖谷固宜。而移家於窮鄉僻壤。亦此意也。其居隣亦習知予懶。余間居亦未嘗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几坐草堂而已。昔杜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問之。杜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余未嘗不向慕之。惜乎不能也。

又

性最喜書。值兵火無一全帙。然殘篇斷簡。與古人交。朗頌其佳處。不必問其首尾從來。亦自快人意。

張賁孫

繡武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葬胡彥遠書

今年夏六月三日。錢塘處士胡介死。介年四十九。無子。老親白髮。撫屍而慟。死無以殮也。友人沈生陸生。經理其喪事。計聞吳門。某與前御史姜公哭之慟。伏念介少有高志。立名節。寡雜交。遨遊公卿間。名譽甚盛。所至貴顯士大夫。無不欲爭諱介者。而介獨犇然不屑。以明其孤介絕俗之行。獨稱述合肥大梁兩先生不去口。是介於兩先生有知己之感。非流俗所得同明矣。某又深有動於心。爲之言。夫處士不達。困頓貧賤。天折以死。命也。死無棺槨含殮之具。暴露曠野。莫爲掩埋。亦命也。子孫或斷絕。或有而流離失所。弗克饗祀。祖宗血食斬焉。茫茫幽冥。無邱壠廟社可依之鬼。蓋不知幾千萬矣。何況志節曠達之士。隨風雨上下。飄然江海。何所不自得哉。獨生人繆繆之懷。如送遠客。不勝戀戀耳。况生有盛名。死有傳述。死亦榮焉。或生蒙疾累。毀譽間錯。及其骨已朽矣。後世讀其書。慨然想慕其爲人。恨不生同其世與之交。惜其才而悲其遇。不知涕洟之何從也。是以前年金陵顧與治死。去年南昌王于一死。死之日。伶仃悽楚之狀。與介同。而與治遺文。爲施愚山先生所刻。于一遺文。爲周先生所刻。介獨詩文散失。亡可傳者。其生平筆札。頗有奇氣。無大著作。未能自成一家。不克與

其名相副。是介生有盛名。死竟泯沒也。再遲之十年二十年。故交垂盡。及於後世千古萬年。無復知所爲介者。是介竟死也。兩先生坐間有上客。死而無聞。豈不痛哉。故某以爲言。願兩先生實山間半畝地。助之揜埋。題曰。嗚呼。錢塘處士胡介之墓。俾石碣所垂。不至蕪沒。是兩先生憐才愛士之盛心也。某再拜。

蘇惟霖

潛南湖廣江陵人
西遊札子

與袁孝廉

向來累聆仁兄言句。意其有所恐懼憂患。將落異路門頭。仁兄亦意弟空腹高心。不落在無事甲裏。便流爲無所忌憚。各有深憂。不能出諸口。非不能出。不忍出也。此事非可以口語爭。非可以口爭入。待之而已。弟十年來三回九轉。阿兄不與我說一字。但謂訛處節節微破。相似處節節溫養。甫得箇入路。將大和會一番。舍我而去。弟所爲泣盡繼之以血也。昨者長安夜話。默覺仁兄進此一格。不勝悲喜。河頭一語。便是拈花一會。從此大王路上各各證去。現業有淺深。習氣有厚薄。自行自到。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與寒灰奇公

春初接手書。拈提師子尊者公案。喜師大有活機。非復柳浪相別面孔。遙空頂禮。恨各天南北。不得面承針筍也。雪照來。知師近與諸老禪提唱武林深處。想益精進。桶底脫時。幸通消息來。

與董太史

不佞早年善病，亦復驚心化者。一條爛筋，抽脫不出，而當事者必欲捉鼻從事，居常自念，四大卽不堅牢，大事不得入手，半世心知，才一等待闔鬚子，不肯稍移定本，若使聖人見憐，便與一筆銷除，放此懶牛，歸之大澤，便是萬物一體之洪慈，而今未可必得也，可奈何。

答章衡陽尙璽

鶴林之遊，眞耶夢耶，憶先子瞻閒習貝葉，放鶴綠雪之間，周濂溪掩關獨坐，碧澗自賞，孫過庭大慧諸老，龍蛇蹴蹋，棒喝交加，彼一時也。山光土媚，雪韻呈葩，鬼物在傍，合取狗口，數百年來，嵐翠不改，流風猶存，仰觀俯視，事人感念，蓋古今之不及，而盛事之難再也。孰謂吾兩人者，於震濤澎湃之中，一葉上下，披箕橫掉，上無千古，下無儕類，眞待山鬼夜號，市兒掩口，斯又數百年來之一時矣。吾烏知子瞻諸公之時，其境致人情，不如今日哉。清福而兼不朽之事，上界神仙猶慳之，翁台得無易視也。笑笑。

答李西卿方伯

我輩皆四十歲矣，來日無多，浮名幾何，接手札無次，不致念於知己之難，害己之巧者，以弟論害我則無之，蓋世未能害人者也。一官之滋味無幾，若做了一會，得一相愛之友，作一篇極酷烈文字，祖之春明門外，還餘得幾年栽花養魚，睡起如意，既無炎冷逼心，終鮮穉謾傷胃，豈非上界神仙所不能兼者，而我獨兼之乎。願容易不可得耳。人既割斷我不得，我又自不肯割繼，五六十歲，頭出頭沒，畏首畏尾，有老死他鄉，願妻戀子，眼光不落而已，豈不可痛哉。

熊非伯侍御

客夏在京口。獨坐小樓。於時烟雨濛濛。四山頭白。左顧則鶴林。先子瞻讀書處在焉。右顧則北固。狼石峻。岫其上。孫劉策曹地也。感念今昔。睽懷時事。甘載故人。一時和雨俱到。而肝膽可共。與我同無心者。指不數數。屈也。呼斗酒。憑几自勞。繼以悲歌泣數行下。遂援筆取案頭一箋。作急書數語。淚在眉睫。矣兒相顧愕然。敝郡一老衲云。人生景到真處。情到逼處。而能忍淚作乾眼者。是無熱心。可以作賊。章惇王敦是也。弟之所以思兄念兄。不能置兄。對手札媿媿。知兄之不能無淚也。

與董太史

結念山泉。倍思有道。於明公特甚。偶見蕭民部。亦爲道倦倦不置。故知世間自有此一種相思。既非驛色。終還勢利。則直歸之曰。無事道人。作無意味之想而已。日者理裝而南。收拾松菊已。卽當攜一藥裹。一老衲。一蒼頭。一易。從白門趨三山了。湖上宿僧。明公有聞。應不作生客觀也。羽便先此附訊。并致扇二。拙刻一。爲報。或曰。華亭書畫譟寰宇。布鼓過雷門。今猶昔也。余謂不然。怕人笑語老衲。所以不如弄獼猴者。使明公啓絨一笑。不乃人世難得之會乎。靈山會上。笑的笑。罵的罵。合掌趺坐的。只恁合掌趺坐。各各無礙耳。冗中百不得。何時抖抖屎腸也。

答曾太史

自出春明。病日益甚。且晚請告。必得請而後已。眼底故人。冷落幾半。二馬催進。惟恐不速。烏得不爲是汲。

汲市人所爭馳者。無我輩分。我輩所自恕者。闔老子所按籍而求也。卽今休去便休去。要覓了期。何了期。古人吐心破膽之語。願與仁兄共圖之。

答雷太史

河漕近刻。蓋其分布將吏。節制河臣。已几坐河干。旣無一人可談。又非時刻可以資成功。勞心焦思。計無復之。乃日記其事。若言以遺時日。旋呻吟數語。皆牢騷不平之景。而仁兄以爲法爲禪。慮人盜去。夫衣中之珠。人所具也。我所有者。我之本來。不能以毫釐分人。人本具者。箇箇圓滿。不須借毫釐於我父子兄弟。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而欲盜之也。雖負舟挾欸之手。不能無問探囊之子矣。何也。以此物本是大盜。更無能盜之者。若盡兄之神力。盜得弟三分。則他人可望三釐。倘猶未也。則大地窮子。政恐不能盜也。盜則割截支體。弟談笑而從之矣。

答袁公

弟已差人去乞假。只待北去人回。始得入郡中。并訪仁兄於油河之曲。龍湖蕪甚。一無可觀。歸之次日。卽頓舟其中。惟有芰荷翩翩。鷗鷺上下。猶迎舊主。對之淚盈盈落也。蓋前此北之燕。則惟恐不到燕。南之楚。則惟恐不到楚。爲有人焉。以繫遠懷。而今觸目離索。別出一般現量也。昔人云。別家易。別朋友難。弟今自見哭家易。哭朋友難耳。說得不可說。二詩淒宛之極。情見乎詞。有欲與仁兄談者。雖云兒女子事。却是心大不安了處也。統領面盡。

對雪照澄公

人世朝露轉盼隔境。此中有良友可依。兼之四事粗備。便辦十年之力。解悟修持。雙轂并急。卽未必徹底悟去。再來當不費力耳。吾與師俱壯而將衰矣。學道人不得。未悟爲悟不得。將心待悟不得。謂悟後之人。異於悟前之人。不得。坐在無事甲裏。更不得。拖去。有舉文取高第。成進士。僕去後。足下數易師。輒行行弗服。每憶十二歲童子時。聞僕言與時師異。過於高妙。又從汝兄轉述論文之旨。益神往焉。如秦皇聽徐福言。海外蓬萊三神山可至。神仙可求不得。身至其處。則欣然慕之。僕乃今以爲誤也。昨聞足下言讀時師所爲制舉文。則欲嘔過矣。管子言。惟直木能求直木。曲木又求曲木。今之主司。無直木焉。展轉相求。趨愈下。其爲文求。閱滿庸熟耳。比於物如蜣螂轉糞然。從衢路中求牛糞。轉之爲丸。竭其精力。擇糞之至醇厚者。日夜而守之。以糞爲命。轉之爲丸。自上阪至於下阪。丸旣成。穴土而藏之。環子孫而攻之。聚族而爲之。丸盡然後決寶而出。奮翅而飛翔於青天之下。集於華燈之館。鳴鳴而鳴。以是爲工力之旣充。得吾志而行吾道也。如神龍之守珠然。其不崇朝而澤四海也。同也。今吾子曰。竊聞師言矣。欲如秋蟬。吸清露而棲高樹也。欲如山蜂。采羣花而釀膏蜜也。是大不然。時方求蜣螂之糞。而吾子獨以秋蟬之露。與山蜂之花當之。非不芳薌而馥烈也。與蜣螂之糞大殊矣。足下發前輩之隱。文致古人之罪。不有橫禍。必有奇寤。

謝良琦

石矚獻菴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醉白堂文集

與應仲謀書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援。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尙言此。况世之耽耽於僕。亟欲得其過。以肆其謗訕者哉。就欲作書還答。會遭讒賊。致煩白簡。既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僕與遊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慎取與。不苟爲然諾。然於著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篤好而深慕之。蓄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逮後遊宦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卽士大夫亦類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嘆息失望。便欲獨寤寐歌。不與世交接。願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豈好爲崖異嶄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然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別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嘆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依阿澆恣。挾持涼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恆剽竊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離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

見問。或道塗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白得仕。又相顧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見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著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遭際清時。不忍捐棄。且半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訴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概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皆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輒然而笑耶。

周

荃

靜香江南吳縣人
自香池上集

招櫟園飲

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願青霞宿構。頗爲閒瀟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頭。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縠。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邱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黷。頗能盡夜奉客歡。櫟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談吳中逸事。以佐飲。

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忙亦不得許多。偷半息暇。且過我飲爲是。

袁于令

令昭鐸菴江南吳縣人
音室稿

與人

辱君虛懷好問。謹以四語奉助。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

王士祿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十笏齋集

與林鐵崖書

獨聞先生經營舟車。尙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彊項。自審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審能不吐不茹。乍迎乍拒耶。以先生突兀支離。自審能截鶴續鳧。適時諧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王路。僕且將遺書相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臥方床。烟霞可戀。纓組何物。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之意。不過以一隱處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升沉。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車前八駿之謂耶。古來自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泉下。比於曹蜆李志者。又有短褐不完。黧乾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爲水火所不能傷。魘魅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况舍人爭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儻果有嚮意。一讀僕書。亦可忻然一笑。脫轄而折軸矣。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集

與友人

觀夏畦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右徐渭書夏珪山水卷語極雋遠可思。非特書畫而然也。僕嘗論詩文有句讀而意連文缺而旨屬。故能文者不關組字練句而反於無字句處迴翔。筆墨盤礴意氣噫未可爲尋行數墨者道也。

與汪茗文

頃閱除目乃知足下遷兵馬司爲之罷酒撫膺升沉固無足較。然使我曹得五湖三畝之宅筆床茶澹稱江湖散人假之數年。仲就刪述之業豈不甚盛。卽不然而上林蓬勺聞曹冷署托跡仕隱之間。此復何與人事而造物者必欲挫之簿領勞之冗劇屈指振古以來文章九命未有坎壈若斯之甚者也。前書來欲買屋洞庭此語不遂。靈威丈人固不許注生獨卜鄰邪。仙舟當以何時北發。道路舟車都下食指皆可念。奈何奈何。

紀映鍾

伯紫江南上元人

與樸園先生

遠林易質時以其詩藁付映鍾。兩年來適辜負其意。惟置之案頭不離左右而已。昨先生語及遂欲刻而

傳之。遠林從此不朽矣。然遠林不獨工詩。又善嘯。詩則可藉棗梨以傳。而嘯不可傳。傳其不可傳者。非得先生繪風之筆。不能播其遐徵也。倘以諧聲之字。譜其天籟之鳴。一披楮素。如囀龍吟。阮藉孫登。聞世接武。正使一切聾啞人。從遠林既逝後。聽之如半嶺驚聞。衆山皆嚮矣。此調不彈。惟遠林振之。惟先生揚之。豈獨嘯而已哉。

汪

楫

舟次江南休寧人家廣陵
悔齋集

寄櫟園先生

讀度穆陵以後詩。楫意不欲先生與後人較地。人苦爲氣質所限。塗抹粉飾。都不得當。屈先生爲王李家言。寧不迥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於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怖諸作者。未必不傳。但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於方寸終不愉快耳。

李日華

九疑別號竹懶 再見
李太僕恬忘堂集

答吳臨川本如

世事悠悠忽忽。不知何所底止。日執手板。隨人短長。何如把茅蓋頭。支折足。鑪煮糙米飯。飽餐快嚼。而究幡風話也。丈天機迅利。道眼明白。豈亦以浮虛夢幻爲實境。而置尺寸其間乎。弟於名宦。素如嚼蠟。近因病目。謝絕人事者三月。默坐靜參。極知富之不如貧。貴之不如賤。動之不如靜。有用之不如無用。恨不卽灰心絕念。

豈可復添火益薪哉。昔呂純陽下第而遇雲房翁。翁授度世之訣。白香山煉丹。廬山草堂幾就。忽鼎破爐翻。而翼日忠州之命下徵。召之不及。安知不欲送我於青巖翠壑中。了三生業障耶。且弟之謫劣迂疎。何益於世。年來潦倒。特爲親竊祿身。若文瑰璋淹宏。上人憐念。聞日來兩院有一會揭赴部。以扶公道。丈與金谿丈首列。而弟亦與也。此固爲國斂才者。自致其惓惓。而我輩何所與知也。身爲傀儡。入石火光中。而線索付他人之手。果何欣果何厭也。廬阜天下奇絕處。李生近能折松當塵。爲衲子談。爲道人談。爲無町畦之談。丈過此爲一壘其抱乎。

寄吳沔陽養晦

不佞褊衷如矢。門下坦道如弦。匡廬之遭。自謂一合意。可鳴鏑以破羣邪。不知奸革週遮。讒梧亂下。未虛免筋。而弦斷鏑傷。俱歸淪落。下惠取黜之道。其驗如此。又復何言耶。然不佞細觀物理。百途擾擾。萬變營營。祇是造化一戲。吾輩時常進用。正是其所飯之塗。所棄之塵耳。一旦值其既倦。勢不得不棄遣。而拾瓦礫。此甯可置一念其間哉。門下襟懷廊徹。道眼無瑕。久已覷破此關。不佞方復及此。亦猶談刀貝於貪夫。誇蛾眉於淫士。語頃詐於險流。申明潔於貞女。采椒益蘭。接珠並玉。重增一番歡喜緣耳。不佞仕不期鐘鼎。隱不羞市廛。納屣歸來。實與屠沽爲隣。讀書彈琴之暇。閒出窺里中少年縱飲。攘臂鼓掌。嚼嚼狼籍。迨其既醉。號呼叫罵。恣行胸臆。不復知簡。而人亦其憑酒斂衽避之。然而心弗許也。而鼻銛之狸。尾搖之犬。方潛其几下。偶投一骨。鬥爭猶猖。不佞熟視慨然曰。世態具是矣。然不佞不屑與若輩爲徒。亦不敢與若輩較。何也。以造物者方棄之飯之而

忘其塵與塗也。我兩人意豈有二哉。

東岳水部石帆

作邑吏借事煉心。亦是人心得益處。然徵科敲朴。訊鞠逢迎。件件是一爐猛火。善用則煅鑠日化。不善用則金氣日消。蓋亦魔佛關頭也。安得高明如丈者。日臨其側。爲之鼓舞抽薪。噓寒戢饑。以調自然之火齊乎。丈英靈廓徹。具不世之資。年來堅忍研玩。亦幾至透脫之地。他日一出。必當目無全機。然丈今處無事。切當有事。弟適任事。又當應之以無事。孟子言養氣則曰必有事。言用智則曰行無事。蓋氣用本虛易散。所貴暖性不斷。智用涉實易留。所貴烟繞不着。此古人煉事煉心之密旨也。弟每與文譚。輒不能自禁其狂言。丈又因其狂而取之。故不敢不自竭。以待材擇。

與石夢飛

蘇黃諸君。每讀書得一字異義。必以相告。於食物得一味可口。輒以相哺。蓋爲道誼深重故耳。足下屢修此於不佞。而不佞媿無以報也。

東岳石梁

年兄佩斯文正印。爲八閩司衡。彼中山海諸奇。且爭妍以俟採擇。憶垂髫時。與年兄遊膠庠。捧學使檄。則惕然戒心。得其片語。嗟賞。則欣然志滿。今且身爲此官。視向日景象。何異泗上長縱。觀秦皇帝時也。眞儒生極快心事。藉令兄竟掇京卿。建中丞節。不小紆途轍。何以有此哉。曠隔之久。極欲一把臂。奈病體尙在靜攝。日縱

青芝亦箭間作生活。即蠶簡且絕翻。酒囊則高掛壁耳。知榮發有期。不勝悵結。

